容斋四笔

容斋四笔序

始予作容斋随笔，首尾十八年，二笔十三年，三笔五年，而四笔之成，不费一岁。身益老而著书益速，盖有其说。曩自越府归，谢绝外事，独弄笔纪述之习，不可扫除。故搜采异闻，但绪夷坚志，于议论雌黄，不复关抱。而稚子檴，每见夷坚满纸，辄曰：「随笔、夷坚，皆大人素所游戏。今随笔不加益，不应厚于彼而薄于此也。」日日立案旁，必俟草一则乃退。重逆其意，则裒所忆而书之。檴嗜读书，虽就寝犹置一编枕畔，旦则与之俱兴。而天啬其付付，年且弱冠，聪明殊未开，以彼其勤，殆必有日。丈夫爱怜少子，此乎见之。于是占抒为序，并奖其志云。庆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。

容斋四笔

卷第一(十九则)

孔庙位次

自唐以来，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，故坐祀于庙堂上。其后升颜子配享，则进曾子于堂，居子夏之次以补其阙。然颜子之父路、曾子之父点，乃在庑下从祀之列，子处父上，神灵有知，何以自安？所谓子虽齐圣，不先父食，正谓是也。又孟子配食与颜子并，而其师子思、子思之师曾子亦在下。此两者于礼、于义，实为未然，特相承既久，莫之敢议耳。

周三公不特置

周成王董正治官，立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兹惟三公，而云：「官不必备，惟其人。」以书传考之，皆兼领六卿，未尝特置也。周公既为师，然犹位冢宰，尚书所载召公以太保领冢宰，芮伯为司徒，彤伯为宗伯，毕公以太师领司马，卫侯为司寇，毛公以太傅领司空是已。其所次第惟以六卿为先后，而师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。

周公作金縢

尚书孔氏所传五十九篇皆有序，其出于史官者不言某人作，如虞书五篇，纪一时君臣吁咈都俞及识其政事，如说命、武成、顾命、康王之诰、召诰自「惟二月既望」至「越自乃御事」、洛诰自「戊辰王在新邑」至篇终、蔡仲之命自「惟周公位冢宰」至「邦之蔡」皆然。如指言某人所作，则伊尹作伊训、太甲、咸有一德，盘庚三篇，周公作大诰、康诰、酒诰、梓材、多士、无逸、君奭、多方、立政是也。惟金縢之篇，首尾皆叙事，而直以为周公作。按此篇除册祝三王外，余皆周史之词，如「公乃自以为功」、「公归纳册」、「公将不利于孺子」、「公乃为诗以贻王」、「王亦未敢诮公」、「公命我勿敢言」、「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」、「公勤劳王家」之语，「出郊」、「反风」之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决非周公所自为，今不复可质究矣。

云梦泽

云梦，楚泽薮也，列于周礼职方氏。郑氏曰：「在华容。」汉志有云梦官。然其实云也、梦也，各为一处。禹贡所书：「云土梦作乂。」注云：「在江南。」惟左传得其详，如?夫人弃子文于梦中。注云：「梦，泽名，在江夏安陆县城东南。」楚子田江南之梦。注云：「楚之云、梦，跨江南北。」楚子济江入于云中。注：「入云泽中，所谓江南之梦。」然则，云在江之北，梦在其南也。上林赋：「楚有七泽，尝见其一，名曰云梦，特其小小者耳，方九百里。」此乃司马长卿夸言。今为县，隶德安，询诸彼人，已不能的指疆域。职方氏以「梦」为「瞢」，前汉叙传：子文投于梦中，音皆同。

关雎不同

关雎为国风首，毛氏列之于三百篇之前。大序云：「后妃之德也。」而鲁诗云：「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，周康王后不然，故诗人叹而伤之。」后汉皇后纪序：「康王晏朝，关雎作讽。」盖用此也。显宗永平八年诏云：「昔应门失守，关雎刺世。」注引春秋说题辞曰：「人主不正，应门失守，故歌关雎以感之。」宋均云：「应门，听政之处也。言不以政事为务，则有宣淫之心。关雎乐而不淫，思得贤人与之共化，修应门之政者也。」薛氏韩诗章句曰：「诗人言雎鸠贞洁敬匹，以声相求，隐蔽于无人之处。故人君退朝，入于私宫，后妃御见有度，应门击柝，鼓人上堂，退反燕处，体安志明。今时大人内倾于色，贤人见其萌，故咏关雎之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。」三说不同如此。黍离之诗列于王国风之首，周大夫所作也，而齐诗以为卫宣公之子寿，闵其兄伋之且见害，作忧思之诗，黍离之诗是也。此说尤为可议。

迷痴厥拨

柔词谄笑，专取容悦，世俗谓之「迷痴」，亦曰「迷嬉」。中心有愧见诸颜面者，谓之「缅腼」。举措脱落，触事乖忤者，谓之「厥拨」。虽为俚言，然其说皆有所本。列子云：「墨屎、单至、啴咺、憋敷心，四人相与游于世。」又云：「眠娗、諈诿、勇敢、怯疑，四人亦相与游。」张湛注云：「墨音眉，屎敕夷反，方言：江淮之间谓之无赖；眠音缅，娗音殄，方言：欺谩之语也。郭璞云：谓以言相轻嗤弄也。」所释虽不同，然大略具是矣。曲礼：「衣毋拨，足毋蹶。」郑氏注云：「拨，发扬貌。蹶，行遽貌。」大抵亦指其荒率也。

三馆秘阁

国朝儒馆仍唐制，有四：曰昭文馆，曰史馆，曰集贤院，曰秘阁。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，其次监修国史，其次领集贤。若只两相，则首厅兼国史。唯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秘阁最低，故但以两制判之。四局各置直官，均谓之馆职，皆称学士。其下则为校理、检讨、校勘，地望清切，非名流不得处。范景仁为馆阁校勘，当迁校理，宰相庞籍言：「范镇有异才，恬于进取。」乃除直秘阁。司马公作诗贺之曰：「延阁屹中天，积书云汉连。神宗重其选，谓太宗也。国士比为仙。玉槛钩陈上，丹梯北斗边。帝容瞻日角，宸翰照星躔。职秩曾无贵，光华在得贤。」其重如此。自熙宁以来，或颇用赏劳。元丰官制行，不置昭文、集贤，以史馆入著作局，而直秘阁只为贴职。至崇宁、政、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，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，士大夫不复贵重。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，乃具盛筵，邀见在三馆者宴集，秋日暴书宴，皆得预席，若余日则不许至，随笔有馆职名存一则云。

亭榭立名

立亭榭名最易蹈袭，既不可近俗，而务为奇涩亦非是。东坡见一客云近看晋书，问之曰：「曾寻得好亭子名否？」盖谓其难也。秦楚材在宣城，于城外并江作亭，目之曰「知有」。用杜诗「已知出郭少尘事，更有澄江消客愁」之句也。王仲衡在会稽，于后山作亭，目之曰「白凉」。亦用杜诗「越女天下白，鉴湖五月凉」之句。二者可谓甚新，然要为未当。庐山一寺中有亭颇幽胜，或标之曰：「不更归」，取韩诗末句，亦可笑也。

十十钱

市肆间交易论钱陌者，云十十钱。言其足数满百无跷减也。其语至俗，然亦有所本。后汉书襄楷传引宫崇所献神书，其太平经兴帝王篇云：「开其玉户，施种于中，比若春种于地也，十十相应和而生。其施不以其时，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，十十尽死，固无生者。」其书不传于今，唐章怀太子注释之时，尚犹存也。此所谓十十，盖言十种十生无一失耳，其尽死之义亦然，与钱陌之事殊，然其字则同也。

犀舟

张衡应间云：「犀舟劲楫。」后汉注引前书：「羌戎弓矛之兵，器不犀利。」音义曰：「今俗谓刀兵利为犀。犀，坚也。」「犀舟」，甚新奇，然为文者，未尝用，亦虑予所见之不博也。

毕仲游二书

元佑初，司马温公当国，尽改王荆公所行政事，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数，闻朝廷更化，莫不欢然相贺，唯毕仲游一书，究尽本末。其略云：「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，而患财之不足也，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。盖散青苗、置市易、敛役钱、变盐法者，事也，而欲兴作患不足者，情也。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，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，是以百说而百不行。今遂欲废青苗、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罢市易、蠲役钱、去盐法，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，一扫而更之，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，必不喜矣。不喜之人，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，市易不可罢，役钱不可蠲，盐法不可去，必探不足之情，言不足之事，以动上意，虽致石人而使听之，犹将动也。如是则废者可复散，罢者可复置，蠲者可复敛，去者可复存矣。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！为今之策，当大举天下之计，深明出入之数，以诸路所积之钱粟，一归地官，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。数年之间，又将十倍于今日。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，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，然后所谓新法者，始可永罢而不复行矣。昔安石之居位也，中外莫非其人，故其法能行。今欲救前日之敝，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，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，虽起二三旧臣，用六七君子，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，乌在其势之可为也！势未可为而欲为之，则青苗虽废将复散，况未废乎？市易虽罢且复置，况未罢乎？役钱、盐法亦莫不然。以此救前日之敝，如人久病而少间，其父兄子弟喜见颜色，而未敢贺者，意其病之在也。」

先是东坡公在馆阁，颇因言语文章，规切时政，仲游忧其及祸，贻书戒之曰：「孟轲不得已而后辩，孔子欲无言。古人所以精谋极虑，固功业而养寿命者，未尝不出乎此。君自立朝以来，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，顾直惜其言尔。夫言语之累，不特出口者为言，其形于诗歌、赞于赋颂、托于碑铭、着于序记者，亦言也。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，是其所是，则见是者喜，非其所非，则蒙非者怨。喜者未能济君之谋，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！天下论君之文，如孙膑之用兵、扁鹊之医疾，固所指名者矣，虽无是非之言，犹有是非之疑。又况其有耶？官非谏臣，职非御史，而非人所未非，是人所未是，危身触讳以游其间，殆由抱石而救溺也。」

二公得书耸然，竟如其虑。予顷修史时，因得其集，读二书思欲为之表见，故官虽不显，亦为之立传云。

列子与佛经相参

张湛序列子云：「其书大略明羣有以至虚为宗，万品以终灭为验，神惠以凝寂常全，想念以着物自丧，生觉与梦化等情。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。」予读天瑞篇载林类答子贡之言曰：「死之与生，一往一反。故死于是者，安知不生于彼？故吾知其不相若矣，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？」此一节所谓与佛经相参者也。又云：「商太宰问孔子：『三王五帝三皇圣者欤？』孔子皆曰：『弗知。』太宰曰：『然则孰者为圣？』孔子曰：『西方之人有圣者焉，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，丘疑其为圣。弗知真为圣欤？真不圣欤？』」其后论者以为列子所言，乃佛也，寄于孔子云。

韦孟诗乖疎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汉书韦贤传载韦孟诗二篇及其孙玄成诗一篇，皆深有三百篇风致，但韦孟讽谏云：「肃肃我祖，国自豕韦。总齐羣邦，以翼大商。至于有周，历世会同。王赧听谮，实绝我邦。我邦既绝，厥政斯逸。赏罚之行，非繇王室。庶尹羣后，靡扶靡卫。五服崩离，宗周以队。」应劭曰：「王赧听谗受谮，绝豕韦氏。自是政教逸漏，不由王者。」观孟之自叙乃祖，而乖疎如是，周至赧王仅存七邑，救亡不暇，岂能绝侯邦乎？周之积微久矣，非因绝豕韦一国，然后五服崩离也。其妄固不待攻，而应劭又从而实之，尤为可笑。左传书范宣子之言曰：「匄之祖在商为豕韦氏，在周为唐杜氏。」杜预曰：「豕韦国于东郡白马县，殷末国于唐，周成王灭之。」此最可证，惜颜师古之不引用也。

匡衡守正

汉元帝时，贡禹奏言：天子七庙，亲尽之庙宜毁，及郡国庙不应古礼，宜正定。天子下其议，未及施行而禹卒。后乃下诏先罢郡国庙，其亲尽寝园，皆无复修。已而上寝疾，梦祖宗谴罢郡国庙。诏问丞相匡衡，议欲复之。衡深言不可。上疾久不平，衡皇恐，祷高祖、孝文、孝武庙曰：「亲庙宜一居京师，今皇帝有疾不豫，乃梦祖宗见戒以庙，皇帝悼惧，即诏臣衡复修立，如诚非礼义之中，违祖宗之心，咎尽在臣衡，当受其殃。」又告谢毁庙曰：「迁庙合祭，久长之策，今皇帝乃有疾，愿复修立承祀。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，如不合诸帝后之意，罪尽在臣衡等，当受其咎。今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，臣衡以为天子之祀，义有所断，无所依缘，以作其文。事如失措，罪乃在臣衡。」

予按衡平生佞谀，专附石显以取大位，而此一节独据经守礼，其祷庙之文，殆与金縢之册祝相似，而不为后世所称述，汉史又不书于本传，憎而知其善可也。郊祀志，南山巫祠秦中。秦中者，二世皇帝也。以其强死，魂魄为厉，故祠之。成帝时，匡衡奏罢之，亦可书。

西极化人

列子载周穆王时，西极之国有化人来，王敬之若神。化人谒王同游，王执化人之袪，腾而上者中天乃止，暨及化人之宫，自以居数十年，不思其国。复谒王同游，意迷精丧，请化人求还。既寤，所坐犹向者之处，侍御犹向者之人。视其前，则酒未清、肴未晡。王问所从来，左右曰：「王默存耳。」穆王自失者三月。复问化人，化人曰：「吾与王神游也，形奚动哉？」予然后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、黄粱梦、樱桃、青衣之类，皆本乎此。

诏令不可轻出

人君一话一言不宜轻发，况于诏令形播告者哉！汉光武初即位，既立郭氏为皇后矣，时阴丽华为贵人，帝欲崇以尊位，后固辞，以郭氏有子，终不肯当。建武九年，遂下诏曰：「吾以贵人有母仪之美，宜立为后，而固辞不敢当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列于媵妾。朕嘉其义让，许封诸弟。」乃追爵其父及弟为侯，皆前世妃嫔所未有。至十七年，竟废郭后及太子强，而立贵人为后。盖九年之诏既行，主意移夺，已见之矣。郭后岂得安其位乎？

战国策

刘向序战国策，言其书错乱相揉，莒本字多误脱为半字，以赵为肖，以齐为立，如此类者多。予按今传于世者，大抵不可读，其韩非子、新序、说苑、韩诗外传、高士传、史记索隐、太平御览、北堂书钞、艺文类聚诸书所引用者，多今本所无。向博极羣书，但择焉不精，不止于文字脱误而已。惟太史公史记所采之事九十有三，则明白光艳，悉可稽考，视向为有间矣！

范晔汉志

沈约作宋书谢俨传曰：「范晔所撰十志，一皆托俨。搜撰垂毕，遇晔败，悉蜡以覆车。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，已不复得，一代以为恨。其志今阙。」晔本传载晔在狱中与诸生侄书曰：「既造后汉，欲遍作诸志，前汉所有者悉令备。虽事不必多，且使见文得尽；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，以正一代得失，意复不果。」此说与俨传不同，然俨传所云乃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，今宋书却无，殊不可晓。刘昭注补志三十卷，至本朝干兴元年，判国子监孙奭始奏以备前史之阙，故淳化五年监中所刊后汉书凡九十卷，惟帝后纪十卷，列传八十卷，而无志云。新唐书艺文志：「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。」不知昭为何代人。所谓志三十卷，当在其中也。

缮修犯土

今世俗营建宅舍，或小遭疾厄，皆云犯土。故道家有谢土司章醮之文。按后汉书来历传所载：「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，避幸乳母野王君王圣舍。太子厨监邴吉以为圣舍新缮修，犯土禁，不可久御。」然则古有其说矣。

容斋四笔

卷第二(二十则)

诸家经学兴废

稚子问汉儒所传授诸经，各名其家，而今或存或不存，请书其本末为四笔粍t。乃为采摭班史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并他书，删取纲要，详载于此。

周易传自商瞿始，至汉初，田何以之颛门。其后为施、孟喜、梁丘贺之学，又有京房、费直、高相三家。至后汉，高氏已微，晋永嘉之乱，梁丘之易亡。孟、京、费氏人无传者，唯郑康成、王弼所注行于世。江左中兴，欲置郑易博士，不果立，而弼犹为世所重。韩康伯等十人并注系辞，今唯韩传。

尚书自汉文帝时伏生得二十九篇，其后为大小夏侯之学。古文者，武帝时出于孔壁，凡五十九篇，诏孔安国作传，遭巫蛊事，不获以闻，遂不列于学官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其本殆绝，是以马、郑、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。王肃尝为注解，至晋元帝时，孔传始出，而亡舜典一篇，乃取肃所注尧典，分以续之，学徒遂盛。及唐以来，马、郑、王注遂废，今以孔氏为正云。

诗自子夏之后，至汉兴，分而为四，鲁申公曰鲁诗，齐辕固生曰齐诗，燕韩婴曰韩诗，皆列博士。毛诗者出于河间人大毛公，为之故训，以授小毛公，为献王博士，以不在汉朝，不列于学，郑众、贾逵、马融皆作诗注，及郑康成作笺，三家遂废。齐诗久亡，鲁诗不过江东，韩诗虽在，人无传者，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，今所遵用。

汉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，即今之仪礼也。古礼经五十六篇，后苍传十七篇，曰后氏曲台记，所余三十九篇名为逸礼。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，谓之大戴礼，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，谓之小戴礼。马融、卢植考诸家异同，附戴圣篇章，去其烦重及所缺略而行于世，即今之礼记也。王莽时，刘歆始建立周官经，以为周礼，在三礼中最为晚出。

左氏为春秋传，又有公羊、谷梁、邹氏、夹氏。邹氏无师，夹氏无书。公羊兴于景帝时，谷梁盛于宣帝时，而左氏终西汉不显。迨章帝乃令贾逵作训诂，自是左氏大兴，二传渐微矣。

古文孝经二十二章，世不复行，只用郑注十八章本。

论语三家：鲁论语者，鲁人所传，即今所行篇次是也；齐论语者，齐人所传，凡二十二篇；古论语者，出自孔壁，凡二十一篇。各有章句。魏何晏集诸家之说为集解，今盛行于世。

汉人姓名

西汉名人如公孙弘、董仲舒、朱买臣、丙吉、王褒、贡禹，皆有异世与之同姓名者。战国策及吕氏春秋，齐有公孙弘，与秦王、孟尝君言者。明帝时，又有幽州从事公孙弘，交通楚王英，见于虞延传。高祖时，又有谒者贡禹。梁元帝时，有武昌太守朱买臣、尚书左仆射王褒。后汉安帝时，有太子厨监邴吉。南齐武帝之子巴东王子响为荆州刺史，要直阁将军董蛮与同行，蛮曰：「殿下癫如雷，敢相随耶？」子响曰：「君敢出此语，亦复奇癫。」上闻而不悦曰：「人名『蛮』，复何容得酝藉。」乃改为仲舒。谓曰：「今日仲舒，何如昔日仲舒？」答曰：「昔日仲舒，出自私庭，今日仲舒，降自先帝，以此言之，胜昔远矣。」然此人后不复见。

轻浮称谓

南齐陆慧晓立身清肃，为诸王长史行事，僚佐以下造诣，必起迎之。或曰：「长史贵重，不宜妄自谦屈。」答曰：「我性恶人无礼，不容不以礼处人。」未尝卿士大夫，或问其故，慧晓曰：「贵人不可卿，而贱者乃可卿，人生何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容立轻重于怀抱！」终身常呼人位。今世俗浮薄少年，或身为卑官，而与尊者言话，称其侪流，必曰「某丈」。谈其所事牧伯监司亦然。至于当他人父兄尊长之前，语及其子孙甥壻，亦云「某丈」。或妄称宰相执政贵人之字。皆大不识事分者，习惯以然，元非简傲也。予常以戒儿辈云。

鬼谷子书

鬼谷子与苏秦、张仪书曰：「二足下功名赫赫，但春华至秋，不得久茂。今二子好朝露之荣，忽长久之功；轻乔、松之永延，贵一旦之浮爵。夫女爱不极席，男欢不毕轮，痛哉夫君！」战国策楚江乙谓安陵君曰：「以财交者，财尽而交绝；以色交者，华落而爱渝。是以嬖女不敝席，宠臣不敝轩。」吕不韦说华阳夫人曰：「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爱弛。」诗氓之序曰：「华落色衰，复相弃背。」是诸说大抵意同，皆以色而为喻。士之嗜进而不知自反者，尚监兹哉！

有美堂诗

东坡在杭州作有美堂会客诗，颔联云：「天外黑风吹海立，浙东飞雨过江来。」读者疑海不能立，黄鲁直曰：盖是为老杜所误，因举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云「九天之云下垂，四海之水皆立」以告之。二者皆句语雄峻，前无古人。坡和陶停云诗有「云屯九河，雪立三江」之句，亦用此也。

张天觉小简

张天觉熙宁中为渝州南川宰。章子厚经制夔夷，狎侮州县吏，无人敢与共语。部使者念独张可亢之，檄至夔。子厚询人才，使者以告，即呼入同食，张着道士服，长揖就坐。子厚肆意大言，张随机折之，落落出其上，子厚大喜，延为上客。归而荐诸王介甫，遂得召用。政和六年，张在荆南，与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：「老夫行年七十有四，日阅佛书四五卷，早晚食米一升、（麦丐）五两、肉八两，鱼、酒佐之，以此为常，亦不服暖药，唯以呼吸气昼夜合天度而已。数数梦见先相公，语论如平生，岂其人在天仙间，而老夫定中神游或遇之乎？嗟乎，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，一快吾胸中哉！」此帖藏致平家，其曾孙简刻诸石。予今年亦七十四岁，侄孙偲于长兴得墨本以相示，聊记之云。

城狐社鼠

城狐不灌，社鼠不熏。谓其所栖穴者得所凭依，此古语也，故议论者率指人君左右近习为城狐社鼠。予读说苑所载孟尝君之客曰：「狐者人之所攻也，鼠者人之所熏也。臣未尝见稷狐见攻，社鼠见熏，何则？所托者然也。」稷狐之字，甚奇且新。

用兵为臣下利

富公奉使契丹，虏主言欲举兵。公曰：「北朝与中国通好，则人主专其利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而臣下无所获。若用兵则利归臣下，而人主任其祸。故北朝羣臣争劝举兵者，此皆其自谋，非国计也。胜负未可知，就使其胜，所亡士马，羣臣当之欤？抑人主当之欤？」是时，语录传于四方，苏明允读至此，曰：「此一段议论，古人有之否？」东坡年未十岁，在傍对曰：「记得严安上书云：『今徇南夷，朝夜郎，略薉州，建城邑，深入匈奴，燔其龙城，议者美之，此人臣之利，非天下之长策也。』正是此意。」明允以为然。予又记魏太武时，南边诸将表称宋人大严，将入寇，请先其未发逆击之。魏公卿皆以为当。崔伯深曰：「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将，从陛下征伐，西平赫连，北破蠕蠕，多获美女珍宝。南边诸将闻而慕之，亦欲南钞以取资财。皆营私计，为国生事，不可从也。」魏主乃止。其论亦然。

志文不可冗

东坡为张文定公作墓志铭，有答其子厚之一书云：「志文路中已作得大半，到此百冗未绝笔，计得十日半月乃成。然书大事略小节，已有六千余字，若纤悉尽书，万字不了，古无此例也。知之知之。」盖当时恕之意但欲务多耳。又一帖云：「志文谒告数日方写得了，谨遣持纳。衰病眼眩，辞翰皆不佳，不知可用否？」今志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，铭诗百六十字云。予乡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状九千言，衢州士人诣阙上书二万言，使读之者岂不厌倦，作文者宜戒之。坡帖藏梁氏竹斋，赵晋臣镌石于湖南宪司楚观。

赵杀鸣犊

汉书刘辅传：「谷永等上书曰：『赵简子杀其大夫鸣犊，孔子临河而还。』」张晏注曰：「简子欲分晋国，故先杀鸣犊，又聘孔子。孔子闻其死，至河而还也。」颜师古曰：「战国策说二人姓名云：鸣犊、铎雗。而史记及古今人表并以为鸣犊、窦雗。盖『铎』、『犊』及『窦』，其声相近，故有不同耳。今永等指鸣犊一人，不论窦雗也。」韩退之将归操亦云：「孔子之赵，闻杀鸣犊作。」予按今本史记孔子世家，乃以为窦鸣犊、舜华。说苑权谋篇云：「晋有泽鸣、犊雗。」其不同如此。

五帝官天下

汉盖宽饶奏封事，引韩氏易传言：「五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，家以传子，官以传贤，若四时之运，成功者去。」坐指意欲求禅而死。故或云自后称天子为「官家」，盖出于此。今世无韩氏易，诸家注释汉书，皆无一语。惟说苑至公篇云：「秦始皇帝既吞天下，召羣臣议：五帝禅贤，三王世继，孰是？博士鲍令之对曰：『天下官，则选贤是也；天下家，则世继是也。故五帝以天下为官，三王以天下为家。』始皇帝叹曰：『吾德出于五帝，吾将官天下，谁可使代我后者！』」此说可以为证，辄记之以补汉注之缺。蒋济万机论亦有官天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下、家天下之语。

黄帝李法

汉书胡建传：「黄帝李法。」苏林曰：「狱官名也。天文志：『左角，李；右角，将。』」颜师古曰：「李者，法官之号也，其书曰李法。」唐世系表：「李氏自皋陶为尧大理，历虞、夏、商，世世作此官，以官命族为理氏。至纣之时，逃难于伊侯之墟，食木子得全，遂改『理』为李氏。」予按今本汉书天文志骑官：「左角，理。」乃用「理」字，而史记天官书则为「李」，说苑载胡建事亦为「理法」。然则「理」、「李」一也。故左传数云「行李往来」。杜预注曰：「行李，使人也。」至郑子产与晋盟于平丘，则曰：「行理之命。」注亦云：「行理，使人通聘问者。」其义益明。皋陶作大理，传子孙不改，迨商之季几千二百年，世官久任，仓氏、库氏不足道矣。表系疑不可信。

抄传文书之误

今代所传文书，笔吏不谨，至于成行脱漏。予在三馆假庾自直类文，先以正本点检，中有数卷皆以后板为前，予令书库整顿，然后录之。他多类此。周益公以苏魏公集付太平州镂板，亦先为勘校。其所作东山长老语录序云：「侧定政宗，无用所以为用；因蹄得兔，忘言而后可言。」以上一句不明白，又与下不对，折简来问。予忆庄子曰：「地非不广且大也，人之所用容足尔。然而厕足而垫之致黄泉，知无用而后可以言用矣。」始验「侧定政宗」当是「厕足致泉」，正与下文相应，四字皆误也。因记曾纮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：「形夭无千岁，猛志固常在。」疑上下文义若不贯，遂取山海经参校，则云：「刑天，兽名也，口中好衔干戚而舞。」乃知是「刑天舞干戚」，故与下句相应，五字皆讹。以语友人岑公休、晁之道，皆抚掌惊叹，亟取所藏本是正之。此一节甚类苏集云。

二十八宿

二十八宿，宿音秀。若考其义，则止当读如本音。尝记前人有说如此，说苑辩篇曰：「天之五星，运气于五行，所谓宿者，日月五星之所宿也。」其义昭然。

大观元夕诗

大观初年，京师以元夕张灯开宴。时再复湟、鄯，徽宗赋诗赐羣臣，其颔联云：「午夜笙歌连海峤，春风灯火过湟中。」席上和者皆莫及。开封尹宋乔年不能诗，密走介求援于其客周子雍，得句云：「风生阊阖春来早，月到蓬莱夜未中。」为时辈所称。子雍，汝阴人，曾受学于陈无已，故有句法。则作文为诗者，可无师承乎？

颜鲁公帖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颜鲁公忠义气节，史策略尽。偶阅临汝石刻，见一帖云：「政可守不可不守，吾去岁中言事得罪，又不能逆道苟时，为千古罪人也，虽贬居远方，终身不耻。汝曹当须谓吾之志不可不守也。」此是独赴谪地，而与其子孙者，无由考其岁月。千载之下，使人读之，尚可畏而仰也。

文潞公奏除改官制

自熙宁以来，士大夫资历之法，日趋于坏，岁甚一岁，久而不可复清。近年愈甚，综核之制，未尝能守。偶见文潞公在元佑中任平章军国重事，宣仁面谕，令具自来除授官职次序一本进呈。公遂具除改旧制节目以奏，其一云：「吏部选两任亲民，有举主，升通判。通判两任满，有举主，升知州、军，谓之常调。知州、军有绩效，或有举荐，名实相副者，特擢升转运使、副、判官，或提点刑狱、府推、判官，谓之出常调。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之差。河北、陕西、河东三路为重路，岁满多任三司使、副，或发运使。发运任满，亦充三司副使。成都路次三路，京东西、淮南又其次，江东西、荆湖、两浙又次之，二广、福建、梓、利、夔路为远小。已上三等路分，转运任满，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，或归任省府判官，渐次擢充三路重任。内提点刑狱，则不拘路分轻重除授。」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，今一切荡然矣。京朝官未尝肯两任亲民。纔为通判，便望州郡。至于监司，既无轻重远近之间，不复以序升擢云。

待制知制诰

庆历七年，曾鲁公公亮，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阁待制。时陈恭公独为相，其弟妇王氏，冀公孙女，曾出也。当月旦出拜，恭公迎语之曰：「六新妇，曾三做从官，想甚喜。」应声对曰：「三舅荷伯伯提挈极欢喜，只是外婆不乐。」恭公问故，曰：「外婆见三舅来谢，责之曰：汝第五人及第，当过词掖，想是全废学，故朝廷如此处汝。」恭公默然自失，后竟改知制诰。盖恭公不由科第，不谙典故，致受讥于女子。而此女对答之时，元未尝往外家也，其警慧如此。国家故事，修注官次补必知制诰，惟赵康靖公以欧阳公位在下，而欲先迁，司马公以力辞，三人皆除待制，其杂压先后可见云。

裴行俭景阳

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，讨突厥。大军次单于北，暮已立营，堑壕既周，更命徙营高冈。吏白：「士安堵不可扰。」不听，促徙之。比夜风雨暴至，前占营所，水深丈余，众莫不骇叹。问何以知之，行俭曰：「自今第如我节制，毋问我所以知也。」按战国策云：「齐、韩、魏共攻燕，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。暮舍，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，已植表，景阳怒曰：『女所营者水皆至灭表，此焉可以舍？』乃令徙。明日大雨，山水大出，所营者水皆灭表，军吏乃服。」二事正同，而景阳之事不传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北人重甘蔗

甘蔗只生于南方，北人嗜之，而不可得。魏太武至彭城，遣人于武陵王处求酒及甘蔗。郭汾阳在汾上，代宗赐甘蔗二十条。子虚赋所云：「诸柘巴且。」诸柘者，甘柘也。盖相如指言楚云梦之物。汉郊祀歌「泰尊柘浆」，亦谓取甘蔗汁以为饮。

卷第三(十六则)

韩退之张籍书

韩公集中有答张籍二书，其前篇曰：「吾子所论，排释、老不若著书。若仆之见，则有异乎此，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。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，此吾所以为戏耳。若商论不能下气，或似有之。博塞之讥，敢不承教！」后篇曰：「二氏行乎中土，盖六百年，非可以朝令而夕禁，俟五六十为之未失也。谓吾与人商论不能下气，若好胜者。虽诚有之，抑非好己胜也，好己之道胜也。驳杂之讥，前书尽之。昔者夫子犹有所戏，乌害于道哉？」大略籍所论四事：乞著书、讥驳杂、谏商论好胜及博塞也。今得籍所与书，前篇曰：「汉之衰，浮图之法入中国，黄、老之术，相沿而炽。盍为一书，以兴存圣人之道？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，使人陈之前以为欢，此有累于盛德。又商论之际，或不容人之短，如任私尚胜者，亦有所累也。况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乎？废弃日时，不识其然。愿绝博塞之好，弃无实之谈，宏虑以接士，嗣孟轲、扬雄之作，使圣人之道，复见于唐。」后篇曰：「老、释惑于生人久矣，执事可以任著书之事。君子汲汲于所欲为，若皆待五十六十而后有所为，则或有遗恨矣。君子发言举足，不远于礼，未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以为戏也。执事每见其说，则拊抃呼笑，是挠气害性，不得其正矣。」籍之二书，甚劲而直。但称韩公为执事，不曰先生。考其时，乃云「执事参于戎府」。按韩公以贞元十二年为汴州推官，时年二十有九，十五年为徐州推官，时年三十有二，年位未盛，籍未以师礼事之云。

韩公称李杜

新唐书杜甫传赞曰：「昌黎韩愈于文章重许可，至歌诗，独推曰：『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』诚可信云。」予读韩诗，其称李、杜者数端，聊疏于此。石鼓歌曰：「少陵无人谪仙死，才薄将奈石鼓何？」酬卢云夫曰：「高揖羣公谢名誉，远追甫白感至誠。」荐士曰：「勃兴得李杜，万类困凌暴。」醉留东野曰：「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，长恨二人不相从。」感春曰：「近怜李杜无检束，烂漫长醉多文辞。」并唐志所引，盖六用之。

此日足可惜

韩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，凡百四十句，杂用东、冬、江、阳、庚、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青六韵。及其亡也，籍作诗祭之，凡百六十六句，用阳、庚二韵，其语铿锵震厉，全仿韩体。所谓「乃出二侍女，合弹琵琶筝」者是也。

粉白黛黑

韩退之为文章，不肯蹈袭前人一言一句。故其语曰：「惟陈言之务去，戛戛乎其难哉！」独粉白黛绿四字，似有所因。列子：「周穆王筑中天之台，简郑、卫之处子娥媌靡曼者，粉白黛黑以满之。」战国策张仪谓楚王曰：「郑、周之女，粉白黛黑，立于衢间，见者以为神。」屈原大招：「粉白黛黑，施芳泽只。」司马相如：「靓庄刻饰。」郭璞曰：「粉白黛黑也。」淮南子：「毛嫱、西施，施芳泽，正蛾眉，设笄珥，衣阿锡，粉白黛黑，笑目流眺。」韩公以黑为绿，其旨则同。

李杜往来诗

李太白、杜子美在布衣时，同游梁、宋，为诗酒会心之友。以杜集考之，其称太白及怀赠之篇甚多。如「李侯金闺彦，脱身事幽讨」，「南寻禹穴见李白，道甫问讯今何如」，「李白一（豆斗）诗百篇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」，「近来海内为长句，汝与山东李白好」，「昔者与高李，晚登单父台」，「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阴铿」，「忆与高李辈，论交入酒垆」，「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羣」，「昔年有狂客，号尔谪仙人」，「落月满屋梁，犹疑照颜色」，「三夜频梦君，情亲见君意」，「秋来相顾尚飘蓬，未就丹砂愧葛洪」，「寂寞书斋里，终朝独尔思」，「凉风起天末，君子意如何」，「不见李生久，佯狂真可哀」，凡十四五篇。至于太白与子美诗略不见一句。或谓尧祠亭别杜补阙者是已。乃殊不然，杜但为右拾遗，不曾任补阙，兼自谏省出为华州司功，迤逦避难入蜀，未尝复至东州，所谓「饭颗山头」之嘲，亦好事者所撰耳。

李太白怖州佐「英眄」，馆本作「英盼」。

李太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云：「白窃慕高义，得趋末尘，何图谤言忽生，众口攒毁，将恐投杼下客，震于严威。若使事得其实，罪当其身，则将浴兰沐芳，自屏于烹鲜之地，惟君侯死生之。愿君侯惠以大遇，洞开心颜，终乎前恩，再辱英眄，必能使精诚动天，长虹贯日。若赫然作威，加以大怒，即膝行而前，再拜而去耳。」裴君不知何如人，至誉其贵而且贤，名飞天京，天才超然，度越作者，棱威雄雄，下慑羣物。予谓白以白衣入翰林，其盖世英姿，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，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？盖时有屈伸，正自不得不尔，大贤不偶，神龙困于蝼蚁，可胜叹哉！白此书自叙其平生云：「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，同游于楚，指南死于洞庭之上，白禫服恸哭，炎月伏尸，猛虎前临，坚守不动，遂权殡于湖侧。数年来，观筋骨尚在，雪泣持刃，躬申洗削，裹骨徒步，负之而趋，寝兴携持，无辍身手，遂丐贷营葬于鄂城。」其存交重义如此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。「又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，巢居数年，不迹城市。养奇禽千计，呼皆就掌取食，了无惊猜。」其养高忘机如此。而史传不为书之，亦为未尽。

祝不胜诅

齐景公有疾，梁丘据请诛祝史。晏子曰：「祝有益也，诅亦有损。聊、摄以东，姑、尤以西，其为人也多矣。虽其善祝，岂能胜亿兆人之诅？」晋中行寅将亡，召其太祝欲加罪。曰：「子为我祝，斋戒不敬，使吾国亡。」祝简对曰：「今舟车饰，赋敛厚，民怨谤诅多矣。苟以为祝有益于国，则诅亦将为损，一人祝之，一国诅之，一祝不胜万诅，国亡不亦宜乎，祝其何罪？」此二说若出一口，真药石之言也。

吕子论学

吕子曰：「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闻，不学，其闻则不若聋；使其目可以见，不学，其见则不若盲；使其口可以言，不学，其言则不若喑；使其心可以智，不学，其智则不若狂。故凡学，非能益之也，达天性也，能全天之所生，而勿败之，可谓善学者矣。」此说甚美，而罕为学者所称，故书以自戒。

曾太皇太后

唐德宗即位，访求其母沈太后，历顺宗，及宪宗时为曾祖母，故称为曾太皇太后，盖别于祖母也。旧、新二唐书纪，皆载之。今慈福太皇太后在寿康太上时，已加尊称，若于主上则为曾祖母，当用唐故事加曾字。向者尝以告宰相，而省吏以为典故所无，天子逮事三世，安得有前比，亦可谓不知礼矣。又嗣濮王士歆在隆兴为从叔祖，在绍熙为曾叔祖，庆元为高叔祖矣，而仍称皇叔祖如故。士歆视嗣秀王伯圭为从祖，今圭称皇伯祖，而歆但为皇叔祖，乃是弟尔。礼寺亦以为国朝以来无称曾高者，彼盖不知累朝尊属，元未之有也。

中天之台

中天之台有二：其一，列子曰：「西极化人见周穆王，王为之改筑宫室，土木之功，赭垩之色，无遗巧焉。五府为虚，而台始成。其高千仞，临终南之上，名曰中天之台。」其一，新序曰：「魏王将起中天台，许绾负操锸入，曰：『臣能商台。』王曰：『若何？』曰：『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，今王因而半之，当起七千五百里之台，高既如是，其趾须方八千里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台趾。必起此台，先以兵伐诸侯，尽有其地，又伐四夷，得方八千里，乃足以为台趾。度八千里之外，当定农亩之地，足以奉给王之台者。台具以备，乃可以作。』王默然无以应，乃罢起台。」

实年官年

士大夫叙官阀，有所谓实年、官年两说，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。大抵布衣应举，必减岁数，盖少壮者欲藉此为求昏地；不幸潦倒场屋，勉从特恩，则年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未六十始许入仕，不得不豫为之图。至公卿任子，欲其早列仕籍，或正在童孺，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。然守义之士，犹曰儿曹甫策名委质，而父祖先导之以挟诈欺君，不可也。比者以朝臣屡言，言及七十者不许任监司、郡守，搢绅多不自安，争引年以决去就。江东提刑李信甫，虽春秋过七十，而官年损其五，坚乞致仕，有旨官年未及，与之外祠。知房州章騆六十八岁，而官年增其三，亦求罢去。诸司以其精力未衰，援实为请，有旨听终任。知严州秦乞祠之疏曰：「实年六十五，而官年已逾七十。」遂得去。齐庆胄宁国乞归，亦曰：「实年七十，而官年六十七。」于是实年、官年之字，形于制书，播告中外，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。掌故之野甚矣，此岂可纪于史录哉？

雷公炮炙论

雷公炮炙论，载一药而能治重疾者，今医家罕用之，聊志于此。其说云：「发眉堕落，涂半夏而立生。目辟眼（目虽），有五花而自正。脚生肉栨，裩系菪根。囊皱漩多，夜煎竹木。体寒腹大，全赖鸬鹚。血泛经过，饮调瓜子。咳逆数数，酒服熟雄。遍体（疒轸）风，冷调生侧。肠虚泄利，须假草零。久渴心烦，宜投竹沥。除症去块，全仗硝、硇。益食加觞，须煎芦、朴。强筋健骨，须是苁、鳝。驻色延年，精蒸神锦。知疮所在，口点阴胶。产后肌浮，甘皮酒服。脑痛，鼻投硝末。心痛，速觅延胡。」凡十八项。谓眉发堕落者，炼生半夏茎，取涎涂发落处，立生。五花者，五加皮也，叶有雄雌，三叶为雄，五叶为雌，须使五叶者作末，酒浸用之，目（目虽）者正。脚有肉栨者，取莨菪根，系裩带上，永痊。多小便者，煎萆薢服之，永不夜起。若患腹大如鼓，米饮调鸬鹚末服，立枯如故。血泛行者，捣甜瓜子仁作末去油，饮调服之，立绝。咳逆者，天雄炮过，以酒调一钱，匕服。（疒轸）风者，侧子附子傍生者。作末，冷酒服。虚泄者，捣五倍子末，熟水下之。症块者，以硇砂、硝石二味，乳钵中研作粉，同煅了，酒服，神效。不饮者并饮酒少者，煎逆水芦根并厚朴二味，汤服之。苁蓉并鳝鱼作末，以黄精汁圆服之，可力倍常日也。黄精自然汁拌细研神锦，于柳木甑中，蒸七日了，以蜜圆服，颜貌可如幼女之容色。阴胶即是甑中气垢，点少许于口中，即知脏腑所起，直彻至住处知痛，足可医也。产后肌浮，酒服甘皮立枯。头痛者，以硝石作末，内鼻中，立止。心痛者，以延胡索作散，酒服之。

治药捷法

药有至贱易得，人所常用，而难于修制者，如香附子、菟丝子、艾叶之类。医家昧其节度，或终日疲劳而不能成。本草云：「凡菟丝子，暖汤淘汰去沙土，漉干，暖酒渍，经一宿，漉出，暴微白，捣之，不尽者，更以酒渍，经三五日乃出，更晒微干，捣之须臾悉尽，极易碎。」盖以其颗细难施工，其说亦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殊劳费。然自有捷法，但捻纸条数枚置其间，则驯帖成粉。香附子洗去皮毛，炒之焦熟，然后举投水钵内，候浸渍透彻，漉出，暴日中微燥，乃入捣臼，悉应手糜碎。艾叶柔软不可着力，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，则实时可作细末。「驯帖」，馆本作「顷刻」。

陈翠说燕后

赵左师触龙说太后，使长安君出质，用爱怜少子之说以感动之。予尝论之于随笔中。其事载于战国策、史记、资治通鉴，而燕语中又有陈翠一段，甚相似。云：「陈翠合齐、燕，将令燕王之弟为质于齐，太后大怒曰：『陈公不能为人之国，则亦已矣，焉有离人子母者！』翠遂入见后曰：『人主之爱子也，不如布衣之甚也，非徒不爱子也，又不爱丈夫子独甚。』太后曰：『何也？』对曰：『太后嫁女诸侯，奉以千金。今王愿封公子，羣臣曰，公子无功不当封。今以公子为质，且以为功而封之也。太后弗听，是以知人主之不爱丈夫子独甚也。且太后与王幸而在，故公子贵。太后千秋之后，王弃国家，而太子即位，公子贱于布衣。故非及太后与王封公子，则终身不封矣。』太后曰：『老妇不知长者之计。』乃命为行具。」此语与触龙无异，而史记不书，通鉴不取，学者亦未尝言。

燕非强国

北燕在春秋时最为僻小，能自见于中国者，不过三四，大率制命于齐。七雄之际，为齐所取，后赖五国之力，乐毅为将，然后胜齐，然卒于得七十城不能守也。故苏秦说赵王曰：「赵北有燕，燕固弱国，不足畏也。」燕王曰：「寡人国小，西迫强秦，南近齐、赵，齐、赵强国也。」又曰：「天下之战国七，而燕处弱焉，独战则不能，有所附则无不重。」昭王谓郭隗曰：「孤极知燕弱小，不足以报齐。」苏代曰：「一齐之强，燕犹不能支。」奉阳君曰：「燕弱国也，东不如齐，西不如赵。」赵长平之败，壮者皆死，燕以二千乘攻之，为赵所败。太子丹谓荆轲曰：「燕小弱，数困于兵，何足以当秦？」楚、汉之初，赵王武臣为燕军所得，赵厮养卒谓其将曰：「一赵尚易燕，况以两贤王，灭燕易矣。」彭宠以渔阳叛，实时夷灭。十六国之起，戎狄乱华，称燕称赵者多矣，未尝有只据幽、蓟之地者也。独安禄山以三十年节制之威，又兼领河东，乘天宝政乱，出不意而举兵，史思明继之，虽为天下之祸，旋亦殄灭。至于藩镇擅地，所谓范阳、卢龙，固常受制于天雄、成德也。刘仁恭、守光父子，僭窃一方，唐庄宗遣周德威攻之，克取巡属十余州，如拾地芥。石晋割赂契丹，仍其旧国，恃以为强，然晋开运阳城之战，德光几不免。周世宗小振之，立下三关。但太平兴国，失于轻举，又不治败将丧师之罪，致令披猖以迄于今。若以谓幽燕为用武之地，则不然也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水旱祈祷

海内雨旸之数，郡异而县不同，为守为令，能以民事介心，必自知以时祷祈，不待上命也。而省部循案故例，但视天府为节，下之诸道转运司，使巡内州县，各诣名山灵祠，精洁致祷，然固难以一概论。干道九年秋，赣、吉连雨暴涨。予守赣，方多备土囊，壅诸城门，以杜水入，凡二日乃退。而台符令祷雨，予格之不下，但据实报之。已而闻吉州于小厅设祈晴道场，大厅祈雨。问其故，郡守曰：「请霁者，本郡以淫潦为灾，而请雨者，朝旨也。」其不知变如此，殆为侮惑神天，幽冥之下，将何所据凭哉？俚语笑林谓「两商人入神庙，其一陆行欲晴，许赛以猪头，其一水行欲雨，许赛羊头。神顾小鬼言：『晴干吃猪头，雨落吃羊头，有何不可。』」正谓此耳。坡诗云：「耕田欲雨刈欲晴，去得顺风来者怨。若使人人祷辄遂，造物应须日千变。」此意未易为庸俗道也。

容斋四笔

卷第四(十五则)

今日官冗

元丰中，曾巩判三班院，今侍右也。上疏言：「国朝景德垦田百七十万顷，官万员。皇佑二百二十五万顷，官二万员。治平四百三十万顷，官二万四千员。田日加辟，官日加多，而后之郊费视前一倍。以三班三年之籍较之，其入籍者几七百人，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，是年增岁溢，未见其止，则用财之端，入官之门，当令有司讲求其故，使天下之入如治平，而财之用官之数同景德，以三十年之通，可以余十年之蓄矣。」是时，海内全盛，仓库多有桩积，犹有此惧。庆元二年四月，有朝臣奏对，极言云：「曩在干道间，京朝官三四千员，选人七八千员。绍熙二年，四选名籍，尚左，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，尚右，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员，侍左，选人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员，侍右，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十五员，合四选之数，共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员，冗倍于国朝全盛之际。近者四年之间，京官未至增添，外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员，比绍熙增八百一员。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，比绍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员。小使臣一万八千七百五员，比绍熙增七千四百员。而今年科举，明年奏荐不在焉。通无虑四万三千员，比四年之数增万员矣，可不为之寒心哉！」盖连有覃霈，庆典屡行，而宗室推恩，不以服派近远为间断，特奏名三举，皆值异恩，虽助教亦出官归正，人每州以数十百，病在膏肓，正使俞跗、扁鹊，持上池良药以救之，亦无及已。

栾城和张安道诗

张文定公在蜀，一见苏公父子，即以国士许之。熙宁中，张守陈州南都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辟子由幕府。元丰初，东坡谪齐安，子由贬监筠酒税，与张别，张凄然不乐，酌酒相命，手写一诗曰：「可怜萍梗飘蓬客，自叹匏瓜老病身。从此空斋挂尘榻，不知重扫待何人？」后七年，子由召还，犹复见之于南都。及元符末，自龙川还许昌，因侄叔党出坡遗墨，再读张所赠诗，其薨已十年，泣下不能已，乃追和之曰：「少年便识成都尹，中岁仍为幕下宾。待我江西徐孺子，一生知己有斯人。」两诗皆哀而不怨，使人至今有感于斯文。今世薄夫受人异恩，转眼若不相识，况于一死一生，拳拳如此，忠厚之至，殆可端拜也。

和范杜苏四公

晋相和凝，以唐长兴四年知贡举，取范质为第十三人。唐故事，知贡举者，所放进士，以己及第时名次为重，谓之传衣钵。盖凝在梁贞明中居此级，故以处质，且云：「他日当如我。」后皆至宰相，封鲁国公，官至太子太傅，当时以为荣。凝寿止五十八，质止五十四。三朝史质本传亦书之，而新五代史和凝传误为第五，以登科记考之而非也。杜祁公罢相，以太子少师致仕，后以南郊免陪位恩，连进至太子太师，年八十而薨。苏子容初筮仕为南京判官，杜公方里居，告以平生出处本末，曰：「子异日所至，亦如老夫。」及苏更践中外，名德殊与之相似。集中有谢杜公书，正叙此事。其罢相也，亦以太子少师致仕，进太保，年八十二而薨。昔贤谓贵人往往善相人，以所阅多之故也。此二者并官爵年寿皆前知，异矣。

外台秘要

外台秘要，载制虎方云：「到山下先闭气三十五息，所在山神将虎来到吾前，乃存吾肺中，有白帝出，收取虎两目，塞吾下部中，乃吐肺气，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。于是良久，又闭气三十五息，两手捻都监目作三步，步皆以右足在前，乃止，祝曰：『李耳、李耳，图汝非李耳邪。汝盗黄帝之犬，黄帝教我问汝云何。』毕，便行，一山虎不可得见。若卒逢之者，因正面立，大张左手五指侧之，极势跳，手上下三度，于跳中大唤，咄曰：『虎，北斗君使汝去！』虎即走。」予谓人卒逢虎，魂魄惊怖，窜伏之不暇，岂能雍容步趋，仗咒语七字而脱邪？因读此方，聊书之以发一笑。此书乃唐王珪之孙焘所作，本传云：「焘视母疾，数从高医游，遂穷其术，因以所学作书，讨绎精明，世宝焉。」盖不深考也。

六枳关

盘洲种枳六本，以为藩篱之限。立小门，名曰六枳关。每为人问其所出，倦于酬应。今取冯衍显志赋中语书于此。衍云：「揵六枳而为篱。」按东观汉记作八枳。逸周书小开篇云：「呜呼！汝何敬非时，何择非德？德枳维大人，大人枳维公，公枳维卿，卿枳维大夫，大夫枳维士。登登皇皇，维在国枳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国枳维都，都枳维邑，邑枳维家，家枳维欲无疆。」言上下相维，递为藩蔽也。其数有八，与东观记同。予详考之，乃九枳也。宋景文公贺宰相启：「式维公枳。」盖用此云。

王荆公上书并诗

王荆公议论高奇，果于自用。嘉佑初，为度支判官，上万言书，以为「今天下财力日以困穷，风俗日以衰坏。患在不知法度，不法先王之政故也。法先王之政者，法其意而已。法其意，则吾所改易更革，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，而固已合矣。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财，取天下之财，以供天下之费。自古治世，未尝以不足为公患也，患在治财无其道尔。在位之人才既不足，而闾巷草野之间，亦少可用之材，社稷之托，封疆之守，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，而无一旦之忧乎？愿监苟且因循之敝，明诏大臣，为之以渐，期为合于当世之变。臣之所称，流俗之所不讲，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。」当时富、韩二公在相位，读之不乐，知其得志必生事。后安石当国，其所注措，大抵皆祖此书。又不忍贫民，而深疾富民，志欲破富以惠贫。尝赋兼并诗一篇，曰：「三代子百姓，公私无异财。人主擅操柄，如天持斗魁。赋予皆自我，兼并乃奸回。奸回法有诛，势亦无自来。后世始倒持，黔首遂难裁。秦王不知此，更筑怀清台。礼义日已偷，圣经久堙埃。法尚有存者，欲言时所咍。俗吏不知方，掊克乃为才。俗儒不知变，兼并可无摧。利孔至百出，小人司阖开。有司与之争，民愈可怜哉！」其语绝不工。迨其得政，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，民无贫富，两税之外，皆重出息十二。吕惠卿复作手实之法，民遂大病。其祸源于此诗。苏子由以为昔之诗病未有若此其酷也。痛哉！

左黄州表

唐肃宗时，王玙以祠祷见宠，骤得宰相。帝尝不豫，玙遣女巫乘传，分祷天下名山大川。巫皆盛服，中人护领，所至干托州县，赂遗狼藉。时有一巫美而艳，以恶少年数十自随，尤憸狡不法。驰入黄州，刺史左震晨至馆请事，门鐍不启，震怒，破鐍入，取巫斩廷下，悉诛所从少年，籍其赃得十余万，因遣还中人。玙不能诘，帝亦不加罪。震刚决如此，而史不记其它事。予读元次山集，有左黄州表一篇云：「干元己亥，赞善大夫左振，出为黄州刺史，下车，黄人歌曰：『我欲逃乡里，我欲去坟墓；左公今既来，谁忍弃之去。』后一岁，又歌曰：『吾乡有鬼巫，惑人人不知；天子正尊信，左公能杀之。』盖此巫黄人也。振在州三迁侍御史，判金州刺史，将去，黄人多去思，故为作表。」予谓振即震也。为政宜民，见于歌颂，史官当特书之于循吏中，而仅能不没其实，故为标显于此。己亥者，干元二年。玙以元年五月，自太常少卿拜中书相，二年三月罢，本纪及宰相表同。而新史本传，以为三年自太常卿拜相，明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日罢，失之矣。乃承旧史之误也。

李郭诏书

唐代宗即位，郭汾阳为近昵所摇，惧祸之及，表上自灵武、河北至于绛州，两朝所诒诏书一千余卷。家传载其表语，其多如是。又读韦端符所撰李卫公故物记云：「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，卫公之胄，藏文帝赐书二十通，多言征讨事，厚劳苦，『其兵事节度皆付公，吾不从中治也』。暨公疾，亲诏者数四，其一曰：『有昼夜视公病大老妪令一人来，吾欲熟知公起居状。』权文公视此诏，常泣曰：『君臣之际乃如是耶！』」新史载其事云：「靖五代孙彦芳，大和中，为凤翔司录参军，以高祖、太宗赐靖诏书数函上之，天子悉留禁中。又敕摹诏本还赐彦芳。」即二事观之，唐世之所以眷礼名将相者，绸缪熟复至此。汉、晋以来所不及也。

两道出师

国家用兵行师，异道并出，其胜败功罪，当随其实而处之，则赏信罚明，人知劝戒。汉武帝遣卫青、霍去病伐匈奴，去病以功益封，又封部将四人为列侯，而青不得益封，军吏卒皆无封侯者。宣帝遣田广明等五将军击匈奴，又以常惠护乌孙兵共出，五将皆无功，而广明及田顺以罪诛，独常惠奉使克获封侯。宋文帝伐魏，雍州诸将柳元景等，既拔弘农陕城，戍潼关矣，而上以东军王玄谟败退，皆召还。其后玄谟贬黜，元景受赏。绍兴七年淮西大帅刘少师罢，湖北岳少保以母忧去。累辞起复之命。朝廷以兵部尚书吕安老、侍郎张渊道分使两部。已而正除宣抚，遂掌其军。岳在九江，忧兵柄一失，不容再得，亟兼程至鄂，有旨复故任，而召渊道为枢密都承旨。安老在庐遭变，言者论罢张魏公，渊道亦继坐斥。隆兴中，北虏再动兵，张公为督帅，遣李显忠、邵宏渊攻符离，失利而退，一府皆贬秩。是时，汪庄敏以参知政事督视荆、襄，东西不相为谋，乃亦坐谴。古今不侔如此。

杜韩用歇后语

杜、韩二公作诗，或用歇后语，如「凄其望吕葛」，「仙鸟仙花吾友于」，「友于皆挺拔」，「再接再砺乃」，「僮仆诚自郤」，「为尔惜居诸」，「谁谓贻厥无基趾」之类是已。

唐明皇赐二相物

唐明皇以李林甫为右相，颛付大政，而左相牛仙客、李适之、陈希烈前后同列，皆拱手备员。林甫死，杨国忠代之，其宠遇愈甚。天宝十三载，上御跃龙殿门，张乐宴羣臣，赐右相绢一千五百匹，彩罗三百匹，彩绫五百匹，而赐左相绢三百，罗、绫各五十而已。其多寡不侔，至于五倍。如希烈庸才，知上恩意，安得不奴事之乎？宜其甘心臣于禄山也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一百五日

今人谓寒食为一百五者，以其自冬至之后至清明，历节气六，凡为一百七日，而先两日为寒食故云，他节皆不然也。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对月一篇，江西宗派诗云「一百五日足风雨，三十六峯劳梦魂」，「一百五日寒食雨，二十四番花信风」之类是也。吾州城北芝山寺，为禁烟游赏之地，寺僧欲建华严阁，请予作劝缘疏，其末一联云：「大善知识五十三，永壮人天之仰；寒食清明一百六，鼎来道俗之观。」或问一百六所出，应之曰：「元微之连昌宫词：『初过寒食一百六，店舍无烟宫树绿。』」是以用之。

老杜寒山诗

老杜春日忆李白诗云：「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羣。清新庾开府，俊逸鲍参军。」尝有武弁议其失曰：「既是无敌，又却似庾、鲍。」或折之曰：「庾清新而不能俊逸，鲍俊逸而不能清新。太白兼之，所以为无敌也。」今集别本一作无数，殆好事者更之乎？寒山子诗云：「吾心似秋月，碧潭清皎洁。无物堪比伦，教我如何说？」人亦有言，既似秋月、碧潭，乃以为无物堪比，何也？盖其意谓若无二物比伦，当如何说耳？读者当以是求之。

礜石之毒

读黄伯思东观余论，内评王大令书一节，曰：「静息帖云：『礜石深是可疑事，兄憙患散辄发痈。』散者，寒食散之类。散中盖用礜石，是性极热有毒，故云深可疑也。刘表在荆州，与王粲登障山，见一冈不生百草，粲曰：『此必古冢，其人在世服生礜石，热蒸出外，故草木焦灭。』凿看果墓，礜石满茔。又今洛水冬月不冰，古人谓之温洛，下亦有礜石。今取此石置瓮水中，水亦不冰。又鸛伏卵以助暖气。其烈酷如此，固不宜饵服。子敬之语实然。」淮南子曰：「人食礜石死，蚕食之而不饥。」予仲兄文安公镇金陵，因秋暑减食，当涂医汤三益教以服礜石圆，已而饮啖日进，遂加意服之，越十月而毒作，鼻衄血斗余，自是数数不止，竟至精液皆竭，迨于捐馆。偶见其语，使人追痛，因书之以戒未来者。

会合联句

韵略上声二肿字险窄。予向作汪庄敏铭诗八十句，唯萧敏中读之，曰：「押尽一韵。」今考之，犹有十字越用一董内韵。其词曰：「维天生材，万汇倾竦。侯王将相，曾是有种？公家江东，世绎耕垄。桃溪之涘，是播是（禾恩）。孰丰厥培，蓺此圭珙。公羁未奋，逸驾思騋。沈酣春秋，蹈迪周孔。径策名第，稍辞渫（宄辱）。横经湘沅，士敬如捧。蓬莱方丈，佩饰有琫。应龙天飞，荟蔚云滃。千官在序，摩厉从臾。吾惟片言，藉箸泉涌。正冠霜台，过者卞悚。颜颜殿阼，声气不动。显仁东攒，巫史呼汹。昌言一下，恩浃千冢。獯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粥孔炽，边戒毛氄。媕婀当位，左掣右壅。公云当今，沸渭混湏。天威震耀，谁不愤踊。遂迁中司，西柄是董。出关启旆，筹檄倥偬。业业荆襄，将懦曰拱。投袂电赴，如尊乃勇。邓唐蔡陈，驰捷系踵。佛狸归骴，民恃不恐。玺书赐朝，百揆参总。亚勋赞册，国势尊巩。督军载西，寄责冞重。方规许洛，事援秦陇。符离罔功，奇画胶拲。钧枢建使，宰席亢宠。还临西州，夹道欢拥。有衔未鬯，病癖且尰。曾不憖遗，使我心懵。湘湖高丘，草木蔚蓊。维水容裔，维山巃嵸。矢其铭诗，词费以冗。奈何乎公，万禩毋耸。」若韩、孟、籍、彻会合联句三十四韵，除蝝蛹二字韵略不收外，余皆不出二肿中，雄奇激越，如大川洪河，不见涯涘，非琐琐潢污行潦之水所可同语也。其诗曰：「离别言无期，会合意冞重。病添儿女恋，老丧丈夫勇。剑心知未死，诗思犹孤耸。愁去剧箭飞，讙来若泉涌。析言多新贯，摅抱无昔壅。念难须勤追，悔易勿轻踵。吟巴山荦岿，说楚波堆垄。马辞虎豹怒，舟出蛟鼍恐。狂鲸时孤轩，幽狖杂百种。瘴衣常腥腻，蛮器多疏冗。剥苔吊斑林，角饭饵沈冢。忽尔衔远命，归欤舞新宠。鬼窟脱幽妖，天居觌清拱。京游步方振，谪梦意犹恟。诗书夸旧知，酒食接新奉。嘉言写清越，愈病失肬肿。夏阴偶高庇，宵魂接虚拥。雪弦寂寂听，茗盌纤纤捧。驰辉烛浮萤，幽响泄潜蛬。诗老独何心，江疾有余尰。我家本瀍谷，有地介皋巩。休迹忆沈冥，峩冠惭闟（宂辱）。升朝高辔逸，振物羣听悚。徒言濯幽泌，谁与薙荒茸。朝绅郁青绿，马饰曜珪珙。国仇未销铄，我志荡邛陇。君才诚倜傥，时论方汹溶。格言多彪蔚，县解无梏拲。张生得渊源，寒色拔山冢。坚如撞羣金，眇若抽独蛹。伊余何所拟？跛（上敝下黾）讵能踊。块然堕岳石，飘尔罥巢氄。龙旆垂天衢，云韶凝禁甬。君胡眠安然，朝鼓声汹汹。」其间或有颛句，然众手立成，理如是也。

卷第五(十四则)

土木偶人

赵德甫作金石录，其跋汉居摄坟坛二刻石云：「其一上谷府卿坟坛，其一祝其卿坟坛。曰坟坛者，古未有土木像，故为坛以祀之。两汉时皆如此。」予案战国策所载，苏秦谓孟尝君曰：「有土偶人与桃梗相语。桃梗曰：『子西岸之土也，埏子以为人，雨下水至，则汝残矣。』土偶曰：『子东国之桃梗也，刻削子以为人，雨降水至，流子而去矣。』」所谓土木为偶人，非像而何？汉至寓龙、寓车马，皆谓以木为之，像其真形。谓之两汉未有，则不可也。

饶州风俗

嘉佑中，吴孝宗子经者，作余干县学记，云：「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，宋受天命，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，冠带诗、书，翕然大肆，人才之盛，遂甲于天下。江南既为天下甲，而饶人喜事，又甲于江南。盖饶之为州，壤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土肥而养生之物多，其民家富而户羡，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。又当宽平无事之际，而天性好善，为父兄者，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；为母妻者，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。其美如此。」予观今之饶民，所谓家富户羡，了非昔时，而高甍巨栋连阡亘陌者，又皆数十年来寓公所擅，而好善为学，亦不尽如吴记所言。故录其语以寄一叹。

禽畜菜茄色不同

禽畜、菜茄之色，所在不同，如江、浙间，猪黑而羊白，至江、广、吉州以西，二者则反是。苏、秀间，鹅皆白，或有一斑褐者，则呼为雁鹅，颇异而畜之。若吾乡，凡鹅皆雁也。小儿至取浙中白者饲养，以为湖沼观美。浙西常茄皆皮紫，其皮白者为水茄。吾乡常茄皮白，而水茄则紫。其异如是。

伏龙肝

本草伏龙肝，陶隐居云：「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也。以灶有神，故呼为伏龙肝。并以透隐为名尔。」雷公云：「凡使勿误用灶下土，其伏龙肝，是十年已来灶额内火气积，自结如赤色石，中黄，其形貌八棱。」予尝见临安医官陈舆大夫，言当以砌灶时，纳猪肝一具于土中，俟其积久，与土为一，然后用之，则稍与名相应。比读后汉书阴识传云：「其先阴子方，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。」注引杂五行书曰：「宜市买猪肝泥灶，令妇孝。」然则舆之说亦有所本云。广济历亦有此说，又列作灶忌日，云：「伏龙在不可移作。」所谓伏龙者，灶之神也。

勇怯无常

「民无常勇，亦无常怯，有气则实，实则勇，无气则虚，虚则怯，怯勇虚实，其由甚微，不可不知。勇则战，怯则北，战而胜者，战其勇者也，战而北者，战其怯者也。怯勇无常，倏忽往来，而莫知其方，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。」此吕氏春秋决胜篇之语，予爱而书之。

赵德甫金石录

东武赵明诚德甫，清宪丞相中子也。着金石录三十篇，上自三代，下讫五季，鼎、钟、甗、鬲、盘、匜、尊、爵之款识，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，见于石刻者，皆是正讹谬，去取褒贬，凡为卷二千。其妻易安李居士，平生与之同志，赵没后，愍悼旧物之不存，乃作后序，极道遭罹变故本末。今龙舒郡库刻其书，而此序不见取，比获见元稿于王顺伯，因为撮述大概云：

「予以建中辛巳归赵氏，时丞相作吏部侍郎，家素贫俭，德甫在太学，每朔望谒告出，质衣取半千钱，步入相国寺，市碑文果实归，相对展玩咀嚼。后二年，从宦，宦便有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，传写未见书，买名人书画、古奇器。有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，留信宿，计无所得，卷还之，夫妇相向惋怅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者数日。

「及连守两郡，竭俸入以事铅椠，每获一书，即日勘校装缉，得名画彝器，亦摩玩舒卷，摘指疵病，尽一烛为率。故纸札精致，字画全整，冠于诸家。每饭罢，坐归来堂，烹茶，指堆积书史，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，以中否胜负，为饮茶先后，中则举杯大笑，或至茶覆怀中，不得饮而起。凡书史百家字不刓缺、本不误者，辄市之，储作副本。

「靖康丙午，德甫守淄川，闻虏犯京师，盈箱溢箧，恋恋怅怅，知其必不为己物。建炎丁未，奔太夫人丧南来，既长物不能尽载，乃先去书之印本重大者，画之多幅者，器之无款识者，已又去书之监本者，画之平常者，器之重大者，所载尚十五车，连舻渡淮、江。其青州故第所锁十间屋，期以明年具舟载之，又化为煨烬。

「己酉岁六月，德甫驻家池阳，独赴行都，自岸上望舟中告别。予意甚恶，呼曰：『如传闻城中缓急，奈何？』遥应曰：『从众，必不得已，先弃辎重，次衣衾，次书册，次卷轴，次古器。独宗器者可自负抱，与身俱存亡，勿忘之！』径驰马去。秋八月，德甫以病不起。时六宫往江西，予遣二吏，部所存书二万卷，金石刻二千本，先往洪州，至冬，虏陷洪，遂尽委弃。所谓连舻渡江者，又散为云烟矣！独余轻小卷轴，写本李杜韩柳集、世说、盐铁论、石刻数十副轴，鼎鼐十数，及南唐书数箧，偶在卧内，岿然独存。上江既不可往，乃之台、温，之衢，之越，之杭，寄物于嵊县。庚戌春，官军收叛卒，悉取去，入故李将军家。岿然者十失五六，犹有五七簏，挈家寓越城，一夕为盗穴壁，负五簏去，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。仅存不成部帙残书策数种。

「忽阅此书，如见故人，因忆德甫在东莱静治堂，装褾初就，芸签缥带，束十卷作一帙，日校二卷，跋一卷，此二千卷，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。今手泽如新，墓木已拱！乃知有有必有无，有聚必有散，亦理之常，又胡足道？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，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。」

时绍兴四年也，易安年五十二矣，自叙如此。予读其文而悲之，为识于是书。

韩文公荐士

唐世科举之柄，颛付之主司，仍不糊名。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，谓之通榜，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，多公而审。亦有胁于权势，或挠于亲故，或累于子弟，皆常情所不能免者。若贤者临之则不然，未引试之前，其去取高下，固已定于胸中矣。

韩文公与祠部陆员外书云：「执事与司贡士者相知识，彼之所望于执事者，至而无间，彼之职在乎得人，执事之职在乎进贤，如得其人而授之，所谓两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得矣。愈之知者，有侯喜、侯云长、刘述古、韦羣玉，摭言作纾。此四子者，可以当首荐而极论，期于成而后止可也。沈（木巳）、张茲、科记又作弘。尉迟汾、李绅、张后余、李翊，皆出羣之才，与之足以收人望，而得才实，主司广求焉，则以告之可也。往者陆相公司贡士，愈时幸在得中，所与及第者，皆赫然有声。原其所以，亦由梁补阙肃、王郎中础佐之。梁举八人无有失者，其余则王皆与谋焉。陆相于王与梁如此不疑也，至今以为美谈。」此书在集中不注岁月。案摭言云：「贞元十八年，权德舆主文，陆傪员外通榜，韩文公荐十人于傪，权公凡三榜，共放六人，余不出五年内皆捷。」以登科记考之，贞元十八年，德舆以中书舍人知举，放进士二十三人，尉迟汾、侯云长、韦纾、沈（木巳）、李翊登第。十九年，以礼部侍郎放二十人，侯喜登第。永贞元年，放二十九人，刘述古登第。通三榜，共七十二人，而韩所荐者预其七。元和元年，崔邠下放李绅，二年，又放张后余、张弘。皆与摭言合。

陆傪在贞元间，时名最着，韩公敬重之。其行难一篇为傪作也，曰：「陆先生之贤闻于天下，是是而非非。自越州召拜祠部，京师之人日造焉。先生曰：『今之用人也不详，位于朝者，吾取某与某而已，在下者多于朝，凡吾与者若干人。』」又送其刺歙州序曰：「君出刺歙州，朝廷耆旧之贤，都邑游居之良，赍咨涕洟，咸以为不当去。」则傪之以人物为己任久矣。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，权公发榜时，既以去国，而用其言不替，其不负公议而采人望，盖与陆宣公同。

韩公与书时，方为四门博士，居百寮底，殊不以其荐为犯分。故公作权公碑云：「典贡士，荐士于公者，其言可信，不以其人布衣不用；即不可信，虽大官势人交言，一不以缀意。」又云：「前后考第进士，及庭所策试士，踊相蹑为宰相达官，其余布处台阁外府，凡百余人。」梁肃及傪，皆为后进领袖，一时龙门，惜其位不通显也，岂非汲引善士为当国者所忌乎？韩公又有答刘正夫书云：「举进士者，于先进之门，何所不往？先进之于后辈，苟见其至，宁可以不答其意邪？来者则接之，举城士大夫，莫不皆然，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进名。」以是观之，韩之留意人士可见也。

王勃文章

王勃等四子之文，皆精切有本原。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，盖一时体格如此，而后来颇议之。杜诗云：「王、杨、卢、骆当时体，轻薄为文哂未休。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」正谓此耳。身名俱灭，以责轻薄子。江河万古流，指四子也。韩公滕王阁记云：「江南多游观之美，而滕王阁独为第一。及得三王所为序、赋、记等，壮其文辞。」注谓：「王勃作游阁序。」又云：「中丞命为记，窃喜载名其上，词列三王之次，有荣耀焉。」则韩之所以推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勃，亦为不浅矣。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。

吕览引诗书

吕氏春秋有始览谕大篇，引夏书曰：「天子之德，广运乃神，乃武乃文。」又引商书曰：「五世之庙，可以观怪，万夫之长，可以生谋。」高诱注皆曰：「逸书也。庙者，鬼神之所在，五世久远，故于其所观魅物之怪异也。」予谓吕不韦作书时，秦未有诗、书之禁，何因所引讹谬如此？高诱注文怪异之说，一何不典之甚邪？又孝行览，亦引商书曰：「刑三百，罪莫重于不孝。」今安得有此文，亦与孝经不合。又引周书曰：「若临深渊，若履薄冰。」注云：「周书，周文公所作。」尤妄也。又以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」，为舜自作诗，「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洧，子不我思，岂无他士？」为子产答叔向之诗。不知是时国风、雅、颂何所定也。宁戚饭牛歌，高诱全引硕鼠三章，又为可笑。

蓝田丞壁记

韩退之作蓝田县丞厅壁记，柳子厚作武功县丞厅壁记，二县皆京兆属城，在唐为畿甸，事体正同，而韩文雄拔超峻，光前绝后，以柳视之，殆犹碔砆之与美玉也。莆田方崧卿得蜀本，数处与今文小异，其「破崖岸而为文」一句，继以「丞厅故有记」，蜀本无而字。考其语脉，乃「破崖岸为文丞」是句绝。文丞者，犹言文具备员而已，语尤奇崛，若以丞字属下句，则既是丞厅记矣，而又云「丞厅故有记」，虽初学为文者不肯尔也。此篇之外，不复容后人出手。侄孙倬，顷丞宣城，后生颇有意斯道，自作题名记示予。予晓之曰：「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，至如此记，岂宜犯不韪哉！」倬时已勒石，深悔之。近日亦见有为之者，吾家孙侄多京官调选，再转必为丞，虑其复有效尤者，故书以戒之。

钱武肃三改元

欧阳公五代史叙列国年谱云：「闻于故老，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，而求其事迹不可得，颇疑吴越后自讳之。及旁采诸国书，与吴越往来者多矣，皆无称帝之事。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，称宝正六年辛卯耳。」王顺伯收碑，有临安府石屋崇化寺尊胜幢云：「时天宝四年岁次辛未四月某日，元帅府府库使王某。」又明庆寺白伞盖陀罗尼幢云：「吴越国女弟子吴氏十五娘建。」其发愿文序曰：「十五娘生忝霸朝，贵彰国懿。天宝五年太岁壬申月日题。」顺伯考其岁年，知非唐天宝，而辛未乃梁开平五年，其五月改干化，壬申乃二年。梁以丁卯篡唐，武肃是岁犹用唐天佑，次年自建元也。钱唐湖广润龙王庙碑云：「钱镠贞明二年丙子正月建。」新功臣坛院碑、封睦州墙下神庙敕，皆贞明中登圣寺磨崖，梁龙德元年，岁次辛巳，钱镠建。又有龙德三年上宫诗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是岁梁亡。九里松观音尊胜幢：「宝大二年岁次乙酉建。」衢州司马墓志云：「宝大二年八月殁。」顺伯案，乙酉乃唐庄宗同光三年，其元年当在甲申。盖自壬申以后用梁纪元，至后唐革命，复自立正朔也。又水月寺幢云：「宝正元年丙戌十月，具位钱镠建。」是年为明宗天成。招贤寺幢云：「丁亥宝正二年。」又小昭庆金牛、码碯等九幢，皆二年至五年所刻。贡院前桥柱，刻宝正六年岁在辛卯造。然则宝大止二年，而改宝正。宝正尽六年，次年壬辰，有天竺日观庵经幢，复称长兴三年八月，用唐正朔，其年三月，武肃薨。方寝疾，语其子元瓘曰：「子孙善事中国，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。」于是以遗命去国仪，用藩镇法，然则有天宝、宝大、宝正三名，欧阳公但知其一耳。通鉴亦然。自是历晋、汉、周及本朝，不复建元。今犹有清泰、天福、开运、会同、系契丹年。干佑、广顺、显德石刻，存者三四十种，固未尝称帝也。

黄庭换鹅

李太白诗云：「山阴道士如相见，应写黄庭换白鹅。」盖用王逸少事也。前贤或议之曰：「逸少写道德经，道士举鹅羣以赠之。」元非黄庭，以为太白之误。予谓太白眼高四海，冲口成章，必不规规然，旋检阅晋史，看逸少传，然后落笔，正使误以道德为黄庭，于理正自无害，议之过矣。东坡雪堂既毁，绍兴初，黄州一道士自捐钱粟再营建，士人何颉斯举作上梁文，其一联云：「前身化鹤，曾陪赤壁之游；故事换鹅，无复黄庭之字。」乃用太白诗为出处，可谓奇语。案张彦远法书要录，载褚遂良右军书目，正书有黄庭经云。注：六十行。与山阴道士真迹故在。又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：「武后曝太宗时法书六十余函，有黄庭。」又徐季海古迹记：「玄宗时，大王正书三卷，以黄庭为第一。」皆不云有道德经，则知乃晋传误也。

宋桑林

左传：「宋公享晋侯于楚丘，请以桑林。」注，桑林者，殷天子之乐名。「舞师题以旌夏。晋侯惧而退，及着雍疾，卜桑林见。荀偃、士匄欲奔请祷焉，荀罃不可。」予案吕氏春秋云：「武王胜殷，立成汤之后于宋，以奉桑林。」高诱注曰：「桑山之林，汤所祷也。故使奉之。」淮南子云：「汤旱，以身祷于桑山之林。」许叔重注曰：「桑山之林，能兴云致雨，故祷之。」「桑林」二说不同。杜预注左传不曾引用，岂非是时未见其书乎？

冯夷姓字

张衡思玄赋：「号冯夷俾清津兮，棹龙舟以济予。」李善注文选引青令传曰：「河伯姓冯氏，名夷，浴于河中而溺死，是为河伯。」太公金匮曰：「河伯姓冯名修。」裴氏新语谓为冯夷。庄子曰：「冯夷得之以游大川。」淮南子曰：「冯夷服夷石而水仙。」后汉张衡传注，引圣贤冢墓记曰：「冯夷者，弘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，服八石，得水仙，为河伯。」又龙鱼河图曰：「河伯姓吕名公子，夫人姓冯名夷。」唐碑有河侯新祠颂，秦宗撰，文曰：「河伯姓冯名夷，字公子。」数说不同，然皆不经之传也。盖本于屈原远游篇，所谓「使湘灵鼓瑟兮，令海若舞冯夷。」前此未有用者。淮南子原道训又曰：「冯夷、大丙之御也，乘云车，入云蜺。」许叔重云：「皆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。」此自别一冯夷也。

卷第六(十五则)

韩文公逸诗

唐五窦联珠集载，窦牟为东都判官，陪韩院长、韦河南同寻刘师，不遇，分韵赋诗。都官员外郎韩愈得寻字，其语云：「秦客何年驻，仙源此地深。还随蹑凫骑，来访驭云襟。院闭青霞入，松高老鹤寻。犹疑隐形坐，敢起窃桃心。」今诸本韩集皆不载。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证访赜甚至，犹取联珠中窦庠酬退之登岳阳楼一大篇，顾独遗此，何也？

窦叔向诗不存

窦氏联珠序云，五窦之父叔向，当代宗朝，善五言诗，名冠流辈。时属贞懿皇后山陵，上注意哀挽，实时进三章，内考首出，传诸人口。有「命妇羞苹叶，都人插柰花」，「禁兵环素帟，宫女哭寒云」之句。可谓佳唱，而略无一首存于今。荆公百家诗选亦无之，是可惜也。予尝得故吴良嗣家所抄唐诗，仅有叔向六篇，皆奇作。念其不传于世，今悉录之。夏夜宿表兄话旧云：「夜合花开香满庭，夜深微雨醉初醒。远书珍重何时达，旧事凄凉不可听。去日儿童皆长大，昔年亲友半凋零。明朝又是孤舟别，愁见河桥酒幔青。」秋砧送包大夫云：「断续长门夜，清泠逆旅秋。征夫应待信，寒女不胜愁。带月飞城上，因风散陌头。离居偏入听，况复送归舟。」春日早朝应制云：「紫殿俯千官，春松应合欢。御炉香焰暖，驰道玉声寒。乳燕翻珠缀，祥乌集露盘。宫花一万树，不敢举头看。」过檐石湖云：「晓发鱼门埭，晴看檐石湖。日衔高浪出，天入四空无。咫尺分洲岛，纤毫指舳舻。渺然从此去，谁念客帆孤。」贞懿挽歌二首云：「二陵恭妇道，六寝盛皇情。礼逊生前贵，恩追殁后荣。幼王亲捧土，爱女复连茔。东望长如在，谁云向玉京。」「后庭攀画柳，上陌咽清笳。命妇羞苹叶，都人插柰花。寿宫星月异，仙路往来赊。纵有迎神术，终悲隔绛纱。」第三篇亡。叔向字遗直，仕至左拾遗，出为溧水令。唐书亦称其以诗自名云。

用柰花事

窦叔向所用柰花事，出晋史，云成帝时，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，望之如素柰，传言天公织女死，为之着服。已而杜皇后崩，其言遂验。绍兴五年，宁德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皇后讣音从北庭来，知徽州唐辉使休宁尉陈之茂撰疏文，有语云：「十年罹难，终弗返于苍梧。万国衔冤，徒尽簪于白柰。」是时，正从徽庙蒙尘，其对偶精确如此。

王廖儿良

贾谊过秦论曰：「六国之士，吴起、孙膑、带佗、儿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朋制其兵。」汉书注家皆无所释，颜师古但音儿为五奚反，廖为聊而已。此八人者，带佗、儿良、王廖不知其何国人，独吕氏春秋云：「老聃贵柔，孔子贵仁，墨翟贵廉，关尹贵清，列子贵虚，陈骈贵齐，杨朱贵己，孙膑贵势，王廖贵先，儿良贵后。」而注云：「王廖谋兵事，贵先，建茅也。儿良作兵谋，贵后。」虽仅见二人之名，然亦莫能详也。廖、良列于孔、老之末，而汉四种兵书，有良权谋一篇。又贾谊首称宁越、杜赫为之谋。汉书亦不注。吕氏云孔、墨、宁越，皆布衣之士也。越中牟人也，周威公师之。又称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。则越、赫善谋，可以概见。漫书之以补汉书之缺。

徙木偾表

商鞅变秦法，恐民不信，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。有一人徙之，辄予金，乃下令。吴起治西河，欲谕其信于民，夜置表于南门之外，令于邑中曰：「有人能偾表者，仕之长大夫。」民相谓曰：「此必不信。」有一人曰：「试往偾表，不得赏而已，何伤？」往偾表，来谒吴起，起仕之长大夫。自是之后，民信起之赏罚。予谓鞅本魏人，其徙木示信，盖以效起，而起之事不传。

建武中元续书

随笔所书建武中元一则，文惠公作隶释，于蜀郡守何君阁道碑一篇中，以为不然。比得蜀士袁梦麒应祥汉制丛录，亦以纪、志、传不同为惑，而云近岁雅州荥经县治之西，有得蜀郡治道记于崖壁间者，记末云：「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。」于是千载之疑，涣然冰释。予观何君阁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。袁君所言荥经崖壁之记，盖是此耳。但以出于近岁，恨不得质之文惠，为之恻然。

草驹聋虫

今人谓野牧马为草马，淮南子修务训曰：「马之为草驹之时，跳跃扬蹄，翘尾而走，人不能制。」注云：「马五尺以下为驹，放在草中，故曰草驹。」盖今之所称者是也。下文曰：「形之于马，马不可化，其可驾御，教之所为也。马，聋虫也，而可以通气志，犹待教而成，又况人乎？」注曰：「虫，喻无知也。」聋虫之名甚奇。

记李履中二事

崇宁中，蔡京当国，欲洗邢恕诬谤宗庙之罪，既拔拭用之，又欲令立边功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以进身，于是以为泾原经略使，遂谋用车战法，及造舟五百艘，将直抵兴灵，以空夏国。诏以付熙河漕臣李复。复长安人，久居兵间，习熟戎事，力上疏诋切之。予顷书之于国史恕列传中。比得上饶所刊漓水集，正复所为文，得此两奏，叹其能以区区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。恨史传为不详尽，乃录于此。其乞罢造战车疏云：「奉圣旨，令本司制造战车三百两。臣尝览载籍，古者师行，固尝用车，盖兵不妄动，征战有礼，不为诡遇，多在平原广野，故车可以行。今尽在极边，戎狄乘势而来，虽鸷鸟飞翥，不如是之迅捷，下寨驻军，各以保险为利。其往也，车不及期，居而保险，车不能登，归则虏多袭逐，争先奔趋，不暇回顾，车安能收？非若古昔于中国为用。臣闻此议，出于许彦圭，彦圭因姚麟而献说，朝廷遂然之，不知彦圭剧为轻妄。唐之房管，尝用车战，大败于陈涛斜，十万义军，无有脱者。畿邑平地且如此，况今欲用于峻阪沟谷之间乎？又战车比常车阔六七寸，运不合辙，牵拽不行。昨来兵夫，典卖衣物，自赁牛具，终日方进五七里，遂致兵夫逃亡，弃车于道，大为诸路之患。今乞便行罢造，如别路已有造者，乞更不牵拽前来。」其乞罢造船奏云：「邢恕乞打造船五百只，于黄河顺流放下，至会州西小河内藏放。有旨专委臣监督，限一年了当契勘。本路只有船匠一人，须乞于荆、江、淮、浙和雇。又丁线物料，亦非本路所出。观恕奏请，实是儿戏。且造船五百只，若自今工料并备，亦须数年。自兰州驾放至会州，约三百里，北岸是敌境，岂可容易？会州之西，小河醎水，其阔不及一丈，深止于一二尺，岂能藏船？黄河过会州入韦精山，石峡险窄，自上垂流直下，高数十尺，船岂可过？至西安州之东，大河分为六七道，水浅滩碛，不胜舟载，一船所载，不过五马二十人，虽到兴州，又何能为？又不知几月得至？此声若出，必为夏国侮笑，臣未敢便依旨挥擘画，恐虚费钱物，终误大事。」疏既上，徽宗察其言忠，遂罢二役。复字履中，为关内名儒，官至中大夫、集英殿修撰。李昭尝赠诗云：「结交赖有紫髯翁，鹤骨崭崭烂修目。五言长城屹千丈，万卷书楼聊一读。」可知其人矣。

干宁覆试进士

唐昭宗干宁二年试进士，刑部尚书崔凝下二十五人。发榜后，宣诏翰林学士陆扆、秘书监冯渥入内，各赠衣一副，及毡被，于武德殿前复试，但放十五人。自状头张贻范以下重落，其六人许再入举场，四人所试最下，不许再入，苏楷其一也。故挟此憾，至于驳昭宗「圣文」之谥。崔凝坐贬合州刺史。是时，国祚如赘疣，悍镇强藩，请隧问鼎之不暇，顾惓惓若此。其再试也，诗赋各两篇，内良弓献问赋，以「太宗问工人木心不正，脉理皆邪，若何道理」十七字皆取五声字，依轮次以双周隔句为韵，限三百二十字成。贻范等六人，讫唐末不复缀榜。盖是时不糊名，一黜之后，主司不敢再收拾也。有黄滔者，是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年及第，闽人也，九世孙沃为吉州永丰宰，刊其遗文，初试覆试凡三赋皆在焉。曲直不相入赋，以题中曲直两字为韵。释云：邪正殊途，各有好恶。终篇只押两韵。良弓献问赋，取五声字次第用各随声为赋格。于是第一韵尾句云：「资国祚之崇崇」，上平声也。第二韵：「垂宝祚于绵绵」，下平声也。第三韵：「曾非唯唯」，上声也。第四韵：「露其言而粲粲」，去声也。而阙入声一韵。赋韵如是，前所未有。国将亡，必多制，亦云可笑矣。信州永丰人王正白，时再试中选，郡守为改所居坊名曰「进贤」，且减户税，亦后来所无。

临海蟹图

文登吕亢，多识草木虫鱼。守官台州临海，命工作蟹图，凡十有二种。一曰蝤蛑。乃蟹之巨者，两螯大而有细毛如苔，八足亦皆有微毛。二曰拨棹子。状如蝤蛑，螯足无毛，后两小足薄而微阔，类人之所食者，然亦颇异，其大如升，南人皆呼为蟹，八月间盛出，人采之，与人斗，其螯甚巨，往往能害人。三曰拥剑。状如蟹而色黄，其一螯偏长三寸余，有光。四曰彭蜞。螯微毛，足无毛，以盐藏而货于市，尔雅曰：「彭蠌，小者蟧。」云小蟹也。蠌音泽，蟧音劳，吴人呼为彭越。搜神记言，此物尝通人梦，自称「长卿」，今临海人多以「长卿」呼之。五曰竭朴。大于彭蜞，壳黑斑，有文章，螯正赤，常以大螯障目，小螯取食。六曰沙狗。似彭蜞，壤沙为穴，见人则走，屈折易道不可得。七曰望潮。壳白色，居则背坎外向，潮欲来，皆出坎举螯如望，不失常期。八曰倚望。亦大如彭蜞，居常东西顾睨，行不四五，又举两螯，以足起望，惟入穴乃止。九曰石蜠。大于常蟹，八足，壳通赤，状若鹅卵。十曰蜂江。如蟹，两螯足极小，坚如石，不可食。十一曰芦虎。似彭蜞，正赤，不可食。十二曰彭蜞。大于蜞，小于常蟹。吕君云：「此皆常所见者，北人罕见，故绘以为图。又海商言，海中（上句下黾）鼈岛之东，一岛多蟹，种类甚异。有虎头者，有翅能飞者，有能捕鱼者，有壳大兼尺者，以非亲见，故不画。」李履中得其一本，为作记。予家楚，宦游二浙、闽、广，所识蟹属多矣。亦不悉与前说同。而所谓黄甲，白蟹、蟳、蠟诸种，吕图不载，岂名谓或殊乎？故纪其详以示博雅者。

东坡作碑铭

东坡祭张文定文云：「轼于天下，未尝铭墓，独铭五人，皆盛德故。」以文集考之，凡七篇。若富韩公、司马温公、赵清献公、范蜀公并张公，坡所自作。此外赵康靖、滕元发二志，乃代张公者，故不列于五人之数。眉州小集有元佑中奏稿云：「臣近准敕差撰故同知枢密院事赵瞻神道碑并书者，臣平生本不为人撰行状、埋铭、墓碑，士大夫所共知。只因近日撰司马光行状，盖为光曾为臣亡母程氏撰埋铭，又为范镇撰墓志，盖为镇与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，不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可不撰。及奉诏撰司马光、富弼等墓碑，不可固辞，然终非本志，况臣老病废学，文词鄙陋，不称人子所欲显扬其亲之意，伏望圣慈别择能者，特许辞免。」观此一奏，可印公心。而杭本奏议十五卷中不载。

洗儿金钱

车驾都钱塘以来，皇子在邸生男及女，则戚里、三衙、浙漕、京尹，皆有饷献，随即致答，自金币之外，洗儿钱果，动以十数合，极其珍巧，若总而言之，殆不可胜算，莫知其事例之所起。刘原甫在嘉佑中，因论无故疏决云：「在外羣情，皆云圣意以皇女生，故施此庆，恐非王者之令典也。又闻多作金银、犀象、玉石、琥珀、玳瑁、檀香等钱，及铸金银为花果，赐予臣下，自宰相、台谏，皆受此赐。无益之费，无名之赏，殆无甚于此。若欲夸示奢丽，为世俗之观则可矣，非所以轨物训俭也。宰相、台谏，以道德辅主，奈何空受此赐，曾无一言，遂事不谏！臣愿深执恭俭，以答上天之贶，不宜行姑息之恩，以损政体。」伟哉刘公之论，其劲切如此。欧阳公铭墓，略而不书。予为国史亦不知载于本传，比方读其奏章，故敬纪之。韩偓金銮密记云：「天复二年，大驾在岐，皇女生三日，赐洗儿果子、金银钱、银叶坐子、金银铤子。」予谓唐昭宗于是时尚复讲此，而在庭无一言，盖宫掖相承，欲罢不能也。

告命失故事

祖宗时知制诰六员，故朝廷除授，虽京官磨勘，选人改秩，奏荐门客、恩科助教，率皆命词，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举者，多出时相之意。刘原甫掌外制，以任颛落职，不降诰词，曾奏陈以为非故事，得旨即施行之。已而刘元瑜、王琪降官，直以敕牒。刘又言非朝廷赏罚训诰毖重之意。今观刘集，有太平州文学袁嗣立改江州文学制云：「昔先王简不帅教而不变者，屏之裔土，终身不齿，若尔之行，岂足顾哉！然犹假以仕版，徙之善郡，不赀之恩也。勉思自新，无重其咎。」未几，嗣立又徙洪州，制云：「尔顷冒宪典，迁之寻阳，复以亲嫌，于法当避。夫薄志节、寡廉耻者，固不可使处有嫌之地，益徙豫章，思自湔涤。」嗣立之事微矣，乃费两诰，读此命书，可知其人。漫书之以发一笑。

扁字二义

扁音薄典切，唐韵二义：其一曰扁署门户，其一曰姓也，此外无他说。案鹖冠子云：「五家为伍，十伍为里。四里为扁，扁为之长，十扁为乡。其上为县为郡。其不奉上令者，以告扁长。」盖如遂、党、都、保之称。诸书皆不载。

娑罗树

世俗多指言月中桂为娑罗树，不知所起。案酉阳杂俎云：「巴陵有寺，僧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房床下，忽生一木，随伐而长，外国僧见曰，此娑罗也。元嘉中，出一花如莲。唐天宝初，安西进娑罗枝，状言：『臣所管四镇拔汗那国，有娑罗树，特为奇绝，不比凡草，不止恶禽，近采得树枝二百茎以进。』」予比得楚州淮阴县唐开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罗树碑云：「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，婆娑十亩，蔚映千人。恶禽翔而不集，好鸟止而不巢。深识者虽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，博物者虽沈吟称引而莫辨嘉名。随所方面，颇证灵应，东瘁则青郊苦而岁不稔，西茂则白藏泰而秋有成。尝有三藏义净，还自西域，斋戒瞻叹。于是邑宰张松质请邕述文建碑。」观邕所言，恶禽不集，正与上说同。又有松质一书答邕云：「此土玉像，爰及石龟，一离淮阴，百有余载，前后抗表，尚不能称，赖公威德备闻，所以还归故里，谨遣僧三人，父老七人，赍状拜谢。」宣和中，向子諲过淮阴，见此树，今有二本，方广丈余，盖非故物。蒋颖叔云：「玉像石龟，不知今安在？」然则娑罗之异，世间无别种也。吴兴芮烨国器有从沈文伯乞娑罗树碑古风一首云：「楚州淮阴娑罗树，霜露荣悴今何如？能令草木死不朽，当时为有北海书。荒碑雨侵涩苔藓，尚想墨本传东吴。」正赋此也。欧阳公有定力院七叶木诗云：「伊洛多佳木，娑罗旧得名。常于佛家见，宜在月宫生。扣砌阴铺静，虚堂子落声。」亦此树耳，所谓七叶者未详。

卷第七(十四则)

天　咫

黄鲁直和王定国诗闻苏子由病卧绩溪云：「湔祓瘴雾姿，朝趋去天咫。」蜀士任渊注引「天威不违颜咫尺」。予按国语，楚灵筑三城，使子皙问范无宇，无宇不可，王曰：「是知天咫，安知民则？」韦昭曰：「咫者少也，言少知天道耳。」酉阳杂俎有天咫篇。黄诗盖用此。徐师川喜王秀才见过小酌翫月四言曰：「君家近市，所见天咫。庭户之间，容光能几？菰蒲之中，江湖之涘。一碧万顷，长空千里。」正祖述黄所用云。

县尉为少仙

随笔载县尉为少公，予后得晏几道叔原一帖与通叟少公者，正用此也。杜诗有野望因过常少仙一篇，所谓「落尽高天日，幽人未遣回」者，蜀士注曰：「少仙应是言县尉也。」县尉谓之少府，而梅福为尉，有神仙之称。少仙二字，尤为清雅，与今俗呼为仙尉不侔矣。

杜诗用受觉二字

杜诗所用受觉二字皆绝奇，今摭其受字云：「修竹不受暑」，「勿受外嫌猜」，「莫受二毛侵」，「监河受贷粟」，「轻燕受风斜」，「能事不受相促迫」，「野航恰受两三人」，「一双白鱼不受钓」，「雄姿未受伏枥恩」。其觉字云：「已觉糟床注」，「身觉省郎在」，「自觉成老丑」，「更觉松竹幽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」，「日觉死生忙」，「最觉润龙鳞」，「喜觉都城动」，「更觉老随人」，「每觉升元辅」，「觉而行步奔」，「尚觉王孙贵」，「含凄觉汝贤」，「厨烟觉远庖」，「诗成觉有神」，「已觉披衣惯」，「自觉酒须赊」，「早觉仲容贤」，「城池未觉喧」，「无人觉来往」，「人才觉弟优」，「直觉巫山暮」，「重觉在天边」，「行迟更觉仙」，「深觉负平生」，「秋觉追随尽」，「追随不觉晚」，「熊罴觉自肥」，「自觉坐能坚」，「已觉良宵永」，「更觉彩衣春」，「已觉气与嵩华敌」，「未觉千金满高价」，「梅花欲开不自觉」，「胡来不觉潼关隘」，「自得隋珠觉夜明」，「放筯未觉金盘空」，「东归贪路自觉难」，「更觉良工心独苦」，「始觉屏障生光辉」，「不觉前贤畏后生」，「吏情更觉沧洲远」，「我独觉子神充实」，「习池未觉风流尽」。用之虽多，然每字命意不同，又杂于千五百篇中，学者读之，唯见其新工也。若陈简斋亦好用此二字，未免频复者，盖只在数百篇内，所以见其多，如「未受风作恶」，「不受珠玑络」，「不受折简呼」，「不受人招麾」，「不受安危侵」，「饱受今日闲」，「却扇受景风」，「语闻受远响」，「坐受世故驱」，「庭柏不受寒」，「可复受忧戚」，「宁受此酸辛」，「滔滔江受风」，「坐受世褊迫」，「清池不受暑」，「平池受细雨」，「穷村受春晚」，「不受急景催」，「肯受元规尘」，「了不受荣悴」，「意闲不受荣与辱」，「独自人间不受寒」，「枯木无枝不受寒」，「天马何妨略受鞿」，「来禽花高不受折」，「不受阴晴与寒暑」，「长林巨木受轩轾」。「未觉懒相先」，「未觉壮心休」，「未觉身淹留」，「未觉墉阴迟」，「未觉欠孟嘉」，「未觉有等伦」，「未觉风来迟」，「未觉经旬久」，「欲往还觉非」，「独觉赋诗难」，「稍觉夜月添」，「菰蒲觉风入」，「未觉此计非」，「高处觉眼新」，「意定觉景多」，「未觉徐娘老」，「未觉有荣辱」，「未觉饥肠虚」，「未觉平生与愿违」，「村空更觉水潺湲」，「眼中微觉欠扁舟」，「居夷更觉中原好」，「便觉杯觞耐薄寒」，「墙头花定觉风阑」，可谓多矣。盖喜用其字，自不知下笔所著也。

西太一宫六言

「杨柳鸣蜩绿暗，荷花落日红酣。三十六陂春水，白头想见江南」荆公题西太一宫六言首篇也。今临川刻本以「杨柳」为「柳叶」，其意欲与荷花为切对，而语句遂不佳。此犹未足问，至改「三十六陂春水」为「三十六宫烟水」，则极可笑。公本意以在京华中，故想见江南景物，何预于宫禁哉？不学者妄意涂窜，殊为害也。彼盖以太一宫为禁廷离宫尔。

由与犹同

新唐书藩镇传序云：「其人自视由羌狄然。」据字义，「由」当为「犹」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故吴缜作唐书音训有纠谬一篇，正指其失，彼元不深究孟子也。文惠公顷与予作唐书补过，尝驳其说。予作文每用之，辄为人所疑问，今为详载于此。如「以齐王，由反手也」，「由弓人而耻为弓」，「王由足用为善」，「是由恶醉而强酒」，「由己溺之，由己饥之」，「由射于百步之外」，「见且由不得亟」，其义皆然，盖由与犹通用也。

人焉廋哉

孔子论人之善恶，始之曰：「视其所以。」继之以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」然后重言之曰：「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！」盖以上之三语详察之也。而孟氏一断以眸子，其言曰：「存乎人者，莫良于眸子。眸子不能掩其恶，胸中正，则眸子瞭焉，胸中不正，则眸子眊焉。听其言也，观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！」说者谓：「人与物接之时，其神在目。故胸中正，则神精而明。不正，则神散而昏。心之所发，并此而观，则人之邪正不可匿矣。言犹可以伪为，眸子则有不容伪者。孔圣既已发之于前，孟子知言之要，续为之说，故简亮如此。」旧见王季明云，太学士子尝戏作一论，其略曰：「知人焉廋哉之义，然后知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之义。知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之义，然后知人焉廋哉之义。孔子所云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者，详言之也。孟子所云人焉廋哉者，略言之也。孔子之所谓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，即孟子之所谓人焉廋哉也。孟子之所谓人焉廋哉，即孔子之所谓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也。」继又叠三语为一云：「夫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，虽曰不同，而其所以为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，未始不同。」演而成数百字，可资一笑，亦几于侮圣言矣！

久而俱化

天生万物，久而与之俱化，固其理焉，无间于有情无情，有知无知也。予得双雁于衢人郑伯膺，纯白色，极驯扰可玩，置之云壑，不远飞翔。未几，殒其一，其一块独无俦，因念白鹅正同色，又性亦相类，乃取一只与同处。始也，两下不相宾接，见则东西分背，虽一盆饲谷，不肯并啄。如是五日，渐复相就，逾旬之后，怡然同羣，但形体有大小，而色泽飞鸣则一。久之，雁不自知其为雁，鹅不自知其为鹅，宛如同巢而生者，与之俱化，于是验焉。今人呼鹅为舒雁，或称家雁，其褐色者为雁鹅，雁之最大者曰天鹅。唐太宗时，吐蕃禄东赞上书，以谓圣功远被，虽雁飞于天，无是之速，鹅犹雁也，遂铸金为鹅以献。盖二禽一种也。

黄文江赋

晚唐士人作律赋，多以古事为题，寓悲伤之旨，如吴融、徐寅诸人是也。黄滔字文江，亦以此擅名，有明皇回驾经马嵬坡隔句云：「日惨风悲，到玉颜之死处；花愁露泣，认朱脸之啼痕。」「褒云万叠，断肠新出于啼猿；秦树千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层，比翼不如于飞鸟。」「羽卫参差，拥翠华而不发；天颜怆恨，觉红袖以难留。」「神仙表态，忽零落以无归；雨露成波，已沾濡而不及。」「六马归秦，却经过于此地；九泉隔越，几凄恻于平生。」景阳井云：「理昧纳隍，处穷泉而讵得；诚乖驭朽，攀素绠以胡颜！」「青铜有恨，也从零落于秋风；碧浪无情，宁解流传于夜壑。」「荒凉四面，花朝而不见朱颜；滴沥千寻，雨夜而空啼碧溜。」「莫可追寻，玉树之歌声邈矣；最堪惆怅，金瓶之咽处依然。」馆娃宫云：「花颜缥缈，欺树里之春风；银焰荧煌，却城头之晓色。」「恨留山鸟，啼百草之春红；愁寄垄云，镰四天之暮碧。」「遗堵尘空，几践羣游之鹿；沧洲月在，宁销怒触之涛？」陈皇后因赋复宠云：「已为无雨之期，空悬梦寐；终自凌云之制，能致烟霄。」秋色云：「空三楚之暮天，楼中历历；满六朝之故地，草际悠悠。」白日上升云：「较美古今，列子之乘风固劣；论功昼夜，姮娥之奔月非优。」凡此数十联，皆研确有情致，若夫格律之卑，则自当时体如此耳。

沈季长进言

沈季长元丰中为崇政殿说书，考开封进士，既罢，入见，神宗曰：「论不以智治国，谁为此者？」对曰：「李定所为。」上曰：「闻定意讥朕。」季长曰：「定事陛下有年，顷者御史言定乃人伦所弃，陛下力排羣议，而定始得为人如初，继又擢用不次，定虽怀利，尚当知恩，臣以此敢谓无讥陛下意。诗序曰：『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。』书曰：『小人怨汝詈汝，则皇自敬德。』陛下自视岂任智者，不知何自嫌疑，乃信此为讥也？」上曰：「卿言甚善，朕今已释然矣，卿长者，乃喜为人辩谤。」对曰：「臣非为人辩谤，乃为陛下辩谮耳。」他日，上语及前代君臣，因曰：「汉武帝学神仙不死之术，卿晓其意否？此乃贪生以固位耳，故其晚年举措谬戾，祸贻骨肉，几覆宗社。且人主固位，其祸犹尔，则为人臣而固位者，其患亦何所不至，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轻爵禄者少。」季长曰：「士而轻爵禄，为士言之，则可，为国言之，则非福也。人主有尊德乐道之志，士皆以不得爵禄为耻，宁有轻爵禄者哉？至于言违谏怫，士有去志，故以爵禄为轻。」上曰：「诚如卿言。」按季长虽尝至修起居注，其后但终于庶僚，史不立传。王和甫铭其墓，载此两论，予在史院时未之见也。其子铢为侍从，恨不获附见之，故表出于是。

繁遏渠

国语鲁叔孙穆子曰：「金奏肆夏：繁、遏、渠。天子所以飨元侯也。」韦昭注曰：「繁、遏、渠，肆夏之三也，礼有九夏，皆篇名。」昭虽晓其义，而不详释。按周礼春官：「钟师掌金奏，以钟鼓奏九夏。」郑氏注引吕叔玉云：「肆夏、繁遏、渠，皆周颂也。肆夏，时迈也。繁遏，执竞也。渠，思文也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。」又曰：「繁，多也。遏，止也。言福禄止于周之多也。故执竞曰：『降福穰穰，降福简简。』渠，大也。言以后稷配天，王道之大也。故思文曰：『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。』」予谓此说亦近于凿。

替戾冈

坡公游鹤林、招隐，有冈字韵诗，凡作七首，最后云：「背城借一吾何敢，切勿樽前替戾冈。」小儿问三字所出，按晋书佛图澄传，澄能听铃音以知吉凶，往投石勒。及刘曜攻洛阳，勒将救之，其羣下咸谏，以为不可。勒以访澄，澄曰：「相轮铃音云：『秀支替戾冈，仆谷劬秃当。』此羯语也。秀支，军也。替戾冈，出也。仆谷，刘曜胡位也。劬秃当，捉也。此言军出捉得曜也。」勒遂擒曜。坡公正用此云。

文潞公平章重事

文潞公元丰六年以太师致仕，时七十八岁矣。后二年，哲宗即位，太皇太后垂帘同听政，用司马公为门下侍郎，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，以镇安四海，后遣中使梁惟简宣谕曰：「彦博名位已重，又得人心，今天子幼冲，恐其有震主之威。且于辅相中无处安排，又已致仕，难为复起。」公当时以新入，不敢复言。元佑元年三月，公拜左仆射，乃再上奏曰：「书曰：『人惟求旧。』盖以其历年之多也。彦博沉敏有谋略，知国家治体，能断大事，自仁宗以来，出将入相，功效显著，天下所共知，年逾八十，精力尚强。臣初曾奏陈，寻蒙宣谕。切惟彦博一书生尔，年逼桑榆，富贵已极，夫复何求？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。假使为相，一旦欲罢之，止烦召一学士，授以词头，白麻既出，则一匹夫尔，何难制之？有震主之威，防虑大过。若依今官制用之为相，以太师兼侍中，行左仆射，有何不可？倘不欲以剧务烦老臣，则凡常程文书，只委右仆射以下签书发遣，惟事有难决者，方就彦博咨禀。自古致仕复起，盖非一人，彦博今年八十一，不过得其数年之力，愿急用之，臣但以门下侍郎助彦博，恐亦时有小补。今不以彦博首相，而以臣处之，是犹舍骐骥而策驽骀也，切为朝廷惜之。若以除臣左仆射，难为无故以他人易之，则臣欲露表举其自代。」奏入，不许。给事中范纯仁亦劝乞召致，留为师臣。未几，右仆射韩缜求去，后始赐司马公密诏，欲除彦博兼侍中，行右仆射事，其合行恩礼，令相度条具。公以名体未正，不敢居其上，乞以行左仆射，自守右仆射。诏曰：「使彦博居卿上，非予所以待卿之意，卿更思之。」公执奏言：「臣为京官时，彦博已为宰相，今使彦博列位在下，非所以正大伦也。」于是召赴阙。既而御史中丞刘挚、左正言朱光庭、右正言王觌俱上言：「彦博春秋高，不可为三省长官。」司马公又言：「若令以正太师平章军国重事，亦足以尊老成矣。」四月，遂下制如公言，诏一月两赴经筵，六日一入朝，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朝廷有大政令，即与辅臣共议。潞公此命，可谓郑重费力，盖本不出于主意也。然居位越五年，屡谢病，乃得归，竟坐此贻绍圣之贬。

考课之法废

唐制，尚书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，凡应考之官，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，本司及本州岛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，定为九等考第，然后送省。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，一校京官考，一校外官考，又定给事中、中书舍人各一人，一监京官考，一监外官考，郎中判京官考，员外郎判外官考。凡考课之法，有四善、二十七最。一最以上有四善，为上上。有三善，或无最而有四善，为上中。有二善，或无最而有三善，为上下。其末至于居官谄诈、贪浊有状，为下下。外州则司录、录事参军主之，各据之以为黜陟。国朝此法尚存，庆历、皇佑中，黄亚夫庶佐一府、三州幕，其集所载考词十四篇，黄司理者曰：「治犴狱，岁再周矣，论其罪弃市者五十四，流若徒三百十有四，杖百八十六，皆得其情，无有冤隐不伸，非才也其孰能？其考可书中。」舞阳尉者曰：「舞阳大约地广，它盗往往囊橐于其间，居一岁，为窃与强者凡十一，前件官捕得之，其亡者一而已矣，非才焉固不能，可书中。」法曹刘昭远者曰：「法者，礼之防也。其用之以当人情为得，刻者为之，则拘而少恩。前件官以通经举进士，始掾于此，若老于为法者，每抱具狱，必傅之经义然后处，故无一不当其情，其考可书中。」它皆类此。不知其制废于何时。今但付之士按吏据定式书于印纸，比者又令郡守定县令臧否高下，人亦不知所从出。若使稍复旧贯，似为得宜，虽未必人人尽公得实，然思过半矣。

小官受俸

沈存中笔谈书国初时州县之小官俸入至薄，故有「五贯九百六十俸，省钱且作足钱用」之语。黄亚夫皇佑间自序其所为伐檀集云：「历佐一府、三州，皆为从事，逾十年，郡之政，巨细无不与，大抵止于簿书狱讼而已，其心之所存，可以效于君、补于国、资于民者，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。然月廪于官，粟麦常两斛，钱常七千，问其所为，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，兹素餐昭昭矣，遂以『伐檀』名其集，且识其愧。」予谓今之仕宦，虽主簿、尉，盖或七八倍于此，然常有不足之叹。若两斛、七千，祇可禄一书吏小校耳！岂非风俗日趋于浮靡，人用日以汰，物价日以滋，致于不能赡足乎？亚夫之立志如此，真可重也。山谷先生乃其子云。

卷第八(十七则)

库路真

新唐书地理志：「襄州，土贡漆器库路真二品十乘花文五乘。」库路真者，漆器名也，然其义不可晓。元丰九域志云「贡漆器二十事」是已。于頔传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頔为襄阳节度，襄有髹器，天下以为法。至頔骄蹇，故方帅不法者，称为「襄样节度」。旧唐书职官志，武德七年，改秦王、齐王下领三卫及库真、驱咥真，并为统军。疑是周隋间西边方言也。记白乐天集曾有一说，而未之见。

得意失意诗

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：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见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挂名时。」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：「寡妇携儿泣，将军被敌擒。失恩宫女面，下第举人心。」此二诗，可喜可悲之状极矣。

狄监卢尹

文潞公留守西京，年七十七，为耆英会，凡十有二人。时富韩公年七十九，最长，至于太中大夫张问，年七十，唯司马公方六十四岁，用狄监、卢尹故事，亦预于会。或问狄、卢之说，乃见唐白乐天集，今所谓九老图者。怀州司马胡杲年八十九，卫尉卿吉皎年八十六，龙武长史郑据八十四，慈州刺史刘嘉、侍御史卢贞皆八十二，其年皆在元丰诸公之上。永州刺史张浑、刑部尚书白居易皆七十四。时会昌五年。白公序云：「六贤皆多年寿，予亦次焉。秘书监狄兼謩，河南尹卢贞，以年未七十，虽与会而不及列。」故温公纪韩公至张昌言，而自不书。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，姑志狄、卢二贤，以示儿辈。但唐两卢贞，而又同会，疑文字或误云。

项韩兵书

汉成帝时，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，其权谋中有韩信三篇，形势中有项王一篇，前后艺文志载之，且云：「汉兴，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，凡百八十二家，删取要用，定着三十五家。诸吕用事而盗取之。」项、韩虽不得其死，而遗书可传于后者，汉世不废，今不复可见矣。

承天塔记

黄鲁直初谪戎、涪，既得归，而湖北转运判官陈举，以时相赵清宪与之有小怨，讦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记，以为幸灾，遂除名羁管宜州，竟卒于彼。今豫章集不载其文，盖谓因之兆祸，故不忍著录。其曾孙续编别集，始得见之。大略云：「余得罪窜黔中，道出江陵，寓承天禅院，住持僧智珠方彻旧浮图于地，而属曰：『余成功之后，愿乞文记之。』后六年，蒙恩东归，则七级岿然已立，于是作记。」其后云：「儒者尝论一佛寺之费，盖中民万家之产，实生民谷帛之蠹，虽余亦谓之然。然自省事以来，观天下财力屈竭之端，国家无大军旅勤民丁赋之政，则蝗旱水溢或疾疫连数十州，此盖生人之共业，盈虚有数，非人力所能胜者邪！」其语不过如是，初无幸灾风刺之意，乃至于远斥以死，冤哉！

穆护歌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郭茂倩编次乐府诗穆护歌一篇，引历代歌辞曰：「曲犯角。」其语曰：「玉管朝朝弄，清歌日日新。折花当驿路，寄与陇头人。」黄鲁直题牧护歌后云：「予尝问人此歌，皆莫能说牧护之义。昔在巴、僰间六年，问诸道人，亦莫能说。他日，船宿云安野次，会其人祭神罢而饮福，坐客更起舞，而歌木瓠。其词有云：『听说商人木瓠，四海五湖曾去。』中有数十句，皆叙贾人之乐，末云：『一言为报诸人，倒尽百瓶归去。』继有数人起舞，皆陈述己事，而始末略同。问其所以为木瓠，盖刳曲木状如瓠，击之以为歌舞之节耳。乃悟穆护盖木瓠也。」据此说，则茂倩所序，为不知本原云。且四句律诗，如何便差排为犯角曲，殊无意义。

省试取人额

累举省试，锁院至开院，限以一月。如未讫事，则申展亦不过十日，所奏名以十四人取一为定数，不知此制起于何年。黄鲁直以元佑三年为贡院参详官，有书帖一纸云：「正月乙丑锁太学，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。三月戊申具奏进士五百人。」乃是在院四十四日，而九人半取一人，视今日为不侔也。此帖载于别集。

通印子鱼

鱼通印之语，本出于王荆公送张兵部知福州诗「长鱼俎上通三印」之句。盖以福州濒海多鱼，其大如此，初不指言为子鱼也。东坡始以「通印子鱼」对「披黄雀」，乃借「子」字与「黄」字为假对耳。山谷所云「子鱼通印蚝破山」，盖承而用之。陈正敏遯斋闲览云：「其地有通应庙，庙前港中子鱼最佳。王初寮诗『通应子鱼盐透白』，正采其说。」郡人黄处权云：「兴化子鱼，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为上，所产之处，土人谓之子鱼潭而已，初无通应港之名。」有大神祠，赐额曰「显应」，乃遯斋所指之庙者，亦非「通应」也。潭傍又有小祠一间，庳陋之甚，农家以祀田神，好事欲实遯斋之说，遂粉刷一扁，妄标曰「通应庙」，侧题五小字曰「元佑某年立」，此尤可笑。且用神庙封额以名土物，它处未尝有也。

寿亭侯印

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，有寿亭侯印一钮，其上大环，径四寸，下连四环，皆系于印上。相传云：绍兴中，洞庭渔者得之，入于潭府，以为关云长封汉寿亭侯，此其故物也，故以归之庙中。南雄守黄兑见临川兴圣院僧惠通印图形，为作记。而复州宝相院又以建炎二年，因伐木，于三门大树下土中深四尺余，得此印，其环并背俱有文云：「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。」今留于左藏库。邵州守黄沃叔启庆元二年复买一钮于郡人张氏，其文正同，只欠五系环耳。予以谓皆非真汉物，且汉寿乃亭名，既以封云长，不应去汉字，又其大比它汉印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几倍之。闻嘉兴王仲言亦有其一。侯印一而已，安得有四？云长以四年受封，当即刻印，不应在二十年，尤非也。是特后人为之以奉庙祭，其数必多。今流落人间者，尚如此也。予为黄叔启作辨跋一篇，见赘稿。

茸附治疽漏

时康祖病心痔二十年，用圣惠方治腰痛者鹿茸、附子服之，月余而愈，夷坚已志书其事。予每与医言，辄云：「痈疽之发，蕴热之极也，乌有翻使热药之理？」福州医郭晋卿云：「脉陷则害漏，陷者冷也，若气血温暖，则漏自止，正用得茸、附。」按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：「陷脉为痿，留连肉腠。」注云：「陷脉谓寒气陷缺其脉也，积寒留舍，经血稽凝，久瘀内攻，结于肉理，故发为疡瘘，肉腠相连。」此说可谓明白，故复记于此，庶几或有助于疡医云。

莆田荔枝

莆田荔枝，名品皆出天成，虽以其核种之，终与其本不相类。宋香之后无宋香，所存者孙枝尔。陈紫之后无陈紫，过墙则为小陈紫矣。笔谈谓焦核荔子，土人能为之，取本木，去其大根，火燔令焦，复植于土，以石压之，令勿生旁根，其核自小。里人谓不然，此果形状，变态百出，不可以理求，或似龙牙，或类凤爪，钗头红之可簪，绿珠子之旁缀，是岂人力所能加哉？初，方氏有树，结实数千颗，欲重其名，以二百颗送蔡忠惠公，绐以常岁所产止此。公为目之曰「方家红」，着之于谱，印证其妄。自后华实虽极繁茂，逮至成熟，所存者未尝越二百，遂成语谶。此段已载遯斋闲览中，郡士黄处权复志其详如此。

双陆不胜

新唐书狄仁杰传，武后召问梦双陆不胜，何也？仁杰与王方庆俱在，二人同辞对曰：「双陆不胜，无子也。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？」于是召还庐陵王。旧史不载，资治通鉴但书鹦鹉折翼一事。而考异云：「双陆之说，世传狄梁公传有之，以为李邕所作，而其词多鄙诞，疑非本书，故黜不取。」艺文志有李繁大唐说纂四卷，今罕得其书，予家有之，凡所纪事，率不过数十字，极为简要，新史大抵采用之。其忠节一门曰：「武后问石泉公王方庆曰：『朕夜梦双陆不胜，何也？』曰：『盖谓宫中无子，意者恐有神灵儆夫陛下。』因陈人心在唐之意，后大悟，召庐陵王，复其储位，俾石泉公为宫相以辅翊之。」然则新史兼采二李之说，而为狄为王莫能辨也。通鉴去之，似为可惜。

华元入楚师

左传，楚庄王围宋，宋华元夜入楚师，登子反之床，起之曰：「寡君使元以病告。」子反惧，与之盟，而退三十里。杜注曰：「兵法，因其乡人而用之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、门者之姓名，因而利道之。华元盖用此术，得以自通。」予按前三年晋、楚邲之战，随武子称楚之善曰：「军行，右辕，左追蓐，前茅虑无，中权后劲，军政不戒而备。」大抵言其备豫之固。今使敌人能入上将之幕而登其床，则刺客奸人，何施不得？虽至于王所可也，岂所谓军制乎？疑不然也。公羊传云：「楚使子反乘堙而窥宋城，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。」其说比左氏为有理。

公羊用叠语

公羊传书楚子围宋，宋人及楚人平事，几四百字。其称「司马子反」者八，又再曰「将去而归尔」，「然后而归尔」，「然后归尔」，「臣请归尔」，「吾亦从子而归尔」。又三书「军有七日之粮尔」，凡九用「尔」字，然不觉其烦。

文书误一字

文书一字之误，有绝系利害者，予亲经其三焉，至今思之，犹为汗下。干道二年冬，蒙恩召还，过三衢，郡守何德辅问奏对用几札，因出草稿示之，其一乞蠲减鄱阳岁贡诞节金千两事，言此贡不知起于何时，或云艺祖初下江南，郡库适有金，守臣取以献长春节，遂为故事。误书「长春」为「万春」，乃金主褒节名也。德辅读之，指以相告，予悚然面发赤，亟改之。三年，以侍讲讲毛诗，作发题，引孔子于论语中说诗处云：「不学诗，无以言。」误书「言」为「立」，已写进读正本，经筵吏袁显忠曰：「恐是言字。」予愧谢之。淳熙十三年在翰苑，作赐安南国历日诏云：「兹履夏正，载颁汉朔。」书「夏正」为「周正」，院吏以呈宰执，周益公见而摘其误，吏还以告，盖语顺意同，一时不自觉也。

历代史本末

古者世有史官，其着见于今，则自尧、舜二典。始，周之诸侯各有国史，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，左氏为之传，郑志、宋志、晋齐太史、南史氏之事皆见焉。更纂异同以为国语。汉司马谈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，有述作之意，传其子迁，紬金匮石室之书，罔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述黄帝以来至于元狩，驰骋古今，上下数千载间，变编年之体为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，凡百三十篇。而十篇有录无书，元、成之间，褚先生补缺，作武帝纪、三王世家、龟策、日者列传，张晏以为言辞鄙陋，今杂于书中。而艺文志有冯商续太史公七篇，则泯没不见。司马之书既出，后世虽有作者，不能少紊其规制。班彪、固父子，以为汉绍尧运建帝业，而六世史臣，追述功德，私作本纪，编于百王之末，厕于秦、项之列。故采纂前纪，缀辑旧闻，以述汉书，起于高祖，终于王莽之诛，大抵仍司马氏，第更八书为十志，而无世家，凡百卷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固死，其书未能全，女弟昭续成之，是为前汉书。荀悦汉纪则续所论著者也。后汉之事，初命儒臣著述于东观，谓之汉纪。其后有袁宏纪，张璠、薛莹、谢承、华峤、袁山松、刘义庆、谢沈皆有书。宋范晔删采为十纪、八十列传，是为后汉书，而张璠以下诸家尽废，其志则刘昭所补也。三国杂史至多，有王沈魏书、元行冲魏典、鱼豢典略、张勃吴录、韦昭吴书、孙盛魏春秋、司马彪九州岛春秋、丘悦三国典略、员半千三国春秋、虞溥江表传，今唯以陈寿书为定，是为三国志。晋书则有王隐、虞预、谢灵运、臧荣绪、孙绰、干宝诸家，唐太宗诏房乔、褚遂良等修定为百三十卷，以四论太宗所作，故总名之曰「御撰」，是为晋书，至今用之。南北两朝各四代，而僭伪之国十数，其书尤多，如徐爰、孙严、王智深、顾野王、魏澹、张大素、李德林之正史，皆不传。今之存者，沈约宋书、萧子显齐书、姚思廉梁陈书、魏收魏书、李百药北齐书、令狐德棻周书、魏郑公隋书。其它国则有和包汉赵纪、田融赵石记、范亨燕书、王景晖南燕录、高闾燕志、刘昞凉书、裴景仁秦记、崔鸿十六国春秋、萧方武敏之三十国春秋。李太师延寿父子悉取为南史八十卷，北史百卷。今沈约以下八史虽存，而李氏之书独行，是为南北史。唐自高祖至于武宗，有实录，后唐修为书，刘昫所上者是已，而猥杂无统。国朝庆历中，复诏刊修，历十七年而成，欧阳文忠公主纪、表、志，宋景文公主传，今行于世。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谓之五代，国初监修国史薛居正提举上之。其后欧阳芟为新书，故唐、五代史各有旧新之目。凡十七代，本末如此，稚儿数以为问，故详记之。

贤者一言解疑谮

贤者以单词片言，为人释谤解患，卓卓可书者，予得两事焉。秦氏当国时，先忠宣公、郑亨仲资政、胡明仲侍郎、朱新仲舍人，皆在谪籍，分置广东。方务德为经略帅，待之尽礼。秦对一客言曰：「方滋在广部，凡得罪于朝廷者，必加意护结，得非欲为异日地乎？」客曰：「非公相有云，不敢辄言。方滋之为人，天性长者，凡于人唯以周旋为志，非独于迁客然也。」秦悟曰：「方务德却是个周旋底人。」其疑遂释。当时使一憸巧者承其问，微肆一语，方必得罪，而诸公不得安迹矣。言之者可谓大君子，当求之古人中。严陵王大卞赴曲江守，过南安，谒张先生子韶，从容言：「大卞顷在检院，以罗彦济中丞章去国，其后彦济自吏书出守严，遂迁避于兰溪。彦济到郡，遗书相邀曰：『与君有同年之契，何为尔？』不得已，复还。既见，密语云：『前此台评，乃朱新仲所作，托造物之意以相授，一时失于审思，至今为悔。』此事既往，今适守韶，而朱在彼，邂逅有弗愜，为之奈何？」张揣其必将修怨，即云：「国先为君子为小人，皆在此举。」王悚然曰：「谨受教。」至则降意弥缝，终二年，不见分毫形迹，盖本自相善也。予曩侍张公坐，闻其言，故追纪之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卷第九(十六则)

蒋魏公逸史

蒋魏公逸史二十卷，颖叔所著也，多纪当时典章文物。云旧有数百册，兵火间尽失之，其曾孙芾始攟摭遗稿，而成此书，将以奏御，以其副上之太史，且板行之，传之天下后世，既而不果。蒋公在熙宁、元佑、崇宁时，名为博闻强识，然阅其论述，颇有可议，恨不及丞相在日与之言。其一云：「行、守、试，视其官品之高下，除者必带本官，吕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带金紫光禄大夫者，此翰林之失也，既不带官，不当着『守』字，故晦叔辨之，遂去『守』字，为正司空，议者谓超过特进、东宫三太、仪同矣。」予谓行、守、试必带正官，固也。然自改官制以后，既为司空，自不应复带阶官。吕从金紫迁，只是超特进一级耳，东宫三太，何尝以为宰相官？仪同又系使相也，吕亦无自辨之说。其二云：「文潞公既为真太师矣，其罢也，乃加『守』字，潞公怏怏，诸公欲为去之，议者谓非典故，潞公之意，止欲以真太师致仕耳，诸公曰：『如此可乎？』曰：『不可，为真太师则在宰相之上。』竟不去『守』字，但出札子，令权去之。」案潞公本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，河东节度使致仕，入为平章军国重事，故系衔只云太师。及再致仕，悉还旧称，当时有旨于制词内除去「守」字，以尝正任太师也。所谓札子权去，恐或不然。其三云：「旧制，执政双转，谓自工部侍郎转刑部，刑部转兵部，兵部转工部尚书。惟宰相对转，工部侍郎直转工书，比执政三迁也。」予考旧制，执政转官，与学士等。六侍郎则升两曹，以工、礼、刑、户、兵、吏为叙，至兵侍者，转右丞，至吏侍者，转左丞，皆转工书，然后细迁。今言兵侍即转工书，非也。宰相为侍郎者，升三曹，为尚书者，双转。如工侍转户侍，礼侍转兵侍，若系户侍，当改二丞，而宰相故事不立丞，故直迁尚书。今言工侍对转工书，非也。其四云：「杨察为翰林学士，一夜当三制，刘沆以参知政事，富弼以宣徽使，皆除宰相。宣徽在参政下，则富当在刘下，乃误以居上，人皆不觉其失，惟学士李淑知之，扬言其事，遂贴麻改之。」予考国史，至和元年八月，刘沆以参知政事拜集贤相。二年六月，以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文彦博为昭文相，位第一，刘沆迁史馆相，位第二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为集贤相，位第三，其夕三制是已。而刘先一年已在相位，初无失误贴改之说。其五云：「有四仪同：一曰开府仪同三司，二曰仪同三司，三曰左仪同三司，四曰右仪同三司。」案自汉邓骘始为仪同三司，魏、晋以降，但有开府仪同三司之目，周、隋又增上字为一阶，又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，又有开府、上开府，仪同、上仪同，班列益卑，未尝有左右之称也。后进不当辄议前辈，因孙偃有问，书以示之。

沈庆之曹景宗诗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宋孝武尝令羣臣赋诗，沈庆之手不知书，每恨眼不识字，上逼令作诗，庆之曰：「臣不知书，请口授师伯。」上即令颜师伯执笔，庆之口授之曰：「微生遇多幸，得逢时运昌。朽老筋力尽，徒步还南冈。辞荣此圣世，何愧张子房？」上甚悦，众坐并称其辞意之美。梁曹景宗破魏军还，振旅凯入，武帝宴饮联句，令沈约赋韵，景宗不得韵，意色不平，启求赋诗，帝曰：「卿伎能甚多，人才英拔，何必止在一诗？」景宗已醉，求作不已。时韵已尽，唯余竞、病二字，景宗便操笔，其辞曰：「去时儿女悲，归来笳鼓竞。借问行路人，何如霍去病？」帝叹不已，约及朝贤，惊嗟竟日。予谓沈、曹二公，未必能办此，疑好事者为之，然正可为一佳对，曰：「辞荣圣世，何愧子房？借问路人，何如去病？」若全用后两句，亦自的切。

蓝尾酒

白乐天元日对酒诗云：「三杯蓝尾酒，一楪胶牙饧。」又云：「老过占他蓝尾酒，病余收得到头身。」「岁盏后推蓝尾酒，春盘先劝胶牙饧。」荆楚岁时记云：「胶牙者，取其坚固如胶也。」而蓝尾之义，殊不可晓。河东记载申屠澄与路傍茅舍中老父、妪及处女环火而坐，妪自外挈酒壶至曰：「以君冒寒，且进一杯。」澄因揖，逊曰：「始自主人翁，即巡澄，当婪尾。」盖以蓝为婪，当婪尾者，谓最在后饮也。叶少蕴石林燕语云：「唐人言蓝尾多不同，蓝字多作啉，出于侯白酒律，谓酒巡匝，末坐者连饮三杯，为蓝尾，盖末坐远，酒行到常迟，故连饮以慰之，以啉为贪婪之意。或谓啉为燖，如铁入火，贵其出色，此尤无稽。则唐人自不能晓此义。」叶之说如此。予谓不然，白公三杯之句，只为酒之巡数耳，安有连饮者哉？侯白滑稽之语，见于启颜录。唐艺文志，白有启颜录十卷、杂语五卷，不闻有酒律之书也。苏鹗演义亦引其说。

欧阳公辞官

欧阳公自亳州除兵部尚书知青州，辞免至四，云：「恩典超优，迁转颇数。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转左丞，未逾两月，又超转三资，除刑部尚书。今纔逾岁，又超转两资。尚书六曹，一岁之间，超转其五。」累降诏不从其请。此是熙宁元年未改官制时，今人多不能晓。盖昔者左右丞在尚书下，所谓左丞超三资除刑书者，谓历工、礼乃至刑也。下云又超两资者，谓历户部乃至兵也。其上唯有吏部，故言尚书六曹，超转其五云。

南北语音不同

南北语音之异，至于不能相通，故器物花木之属，虽人所常用，固有不识者。如毛、郑释诗，以梅为枏，竹为王刍，蒌为翘翘之草是矣。颜师古注汉书亦然。淮南王安谏武帝伐越书曰：「舆轿而隃领。」服虔曰：「轿音桥，谓隘道舆车也。」臣瓒曰：「今竹舆车也，江表作竹舆以行。」项昭曰：「陵绝水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曰轿，音旗庙反。」师古曰：「服音、瓒说是也，项氏谬矣。此直言以轿过领耳，何云陵绝水乎？旗庙之音，无所依据。」又武帝纪：「戈船将军。」张晏曰：「越人于水中负人船，又有蛟龙之害，故置戈于船下，因以为名。」瓒曰：「伍子胥书有戈船，以载干戈，因谓之戈船也。」师古曰：「以楼船之例言之，则非为载干戈也。此盖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鼍水虫之害。张说近之。」二说皆为三刘所破，云：「今南方竹舆，正作旗庙音，项亦未为全非。颜乃西北人，随其方言，遂音桥。」又云：「船下安戈戟，既难厝置，又不可以行。且今造舟船甚多，未尝有置戈者，颜北人，不知行船。瓒说是也。」予谓项音轿字是也，而云陵绝水则谬，故刘公以为未可全非。张晏云「越人于水中负船」，尤可笑。

南舟北帐

顷在豫章，遇一辽州僧于上蓝，与之闲谈，曰：「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，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，盖土俗然也。」法苑珠林云：「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，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。胡人见锦，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。吴人身在江南，不信有千人毡帐，及来河北，不信有二万硕船。」辽僧之谈合于此。

魏冉罪大

自汉以来，议者谓秦之亡，由商鞅、李斯。鞅更变法令，使民不见德，斯焚烧诗书，欲人不知古，其事固然。予观秦所以得罪于天下后世，皆自挟诈失信故耳。其始也，以商于六百里啖楚绝齐，继约楚怀王入武关，辱为藩臣，竟留之至死。及其丧归，楚人皆怜之，如悲亲戚。诸侯由是不直秦，未及百年，「三户亡秦」之语遂验。而为此谋者，张仪、魏冉也。仪之恶不待言，而冉之计颇隐，故不为士君子所诛。当秦武王薨，诸弟争立，唯冉力能立昭王。冉者，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。昭王少，太后自治事，任冉为政，威震秦国，才六年而诈留楚王，又怒其立太子，复取十六城。是时，王不过十余岁，为此者必冉也。后冉为范雎所间而废逐。司马公以为冉援立昭王，除其灾害，使诸侯稽首而事秦，秦益强大者，冉之功也。盖公不细考之云。又尝请赵王会渑池，处心积虑，亦与诈楚同，赖蔺相如折之，是以无所成，不然，与楚等耳！冉区区匹夫之见，徒能为秦一时之功，而贻秦不义不信之名万世不灭者，冉之罪诚大矣！

辩秦少游义倡

夷坚己志载潭州义倡事，谓秦少游南迁过潭，与之往来，后倡竟为秦死，常州教授锺将之得其说于李结次山，为作传。予反复思之，定无此事，当时失于审订，然悔之不及矣。秦将赴杭倅时，有妾边朝华，既而以妨其学道，割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爱去之，未几罹党祸，岂复眷恋一倡女哉？予记国史所书温益知潭州，当绍圣中，逐臣在其巡内，若范忠宣、刘仲冯、韩川原伯、吕希纯子进、吕陶元钧，皆为所侵困。邹公南迁过潭，暮投宿村寺，益实时遣州都监将数卒夜出城，逼使登舟，竟凌风绝江去，几于覆舟。以是观之，岂肯容少游款昵累日？此不待辩而明，己志之失着矣！

姓源韵谱

姓氏之书，大抵多谬误。如唐贞观氏族志，今已亡其本。元和姓纂，诞妄最多。国朝所修姓源韵谱，尤为可笑。姑以洪氏一项考之，云：「五代时有洪昌、洪杲，皆为参知政事。」予按二人乃五代南汉僭主刘龑之子，及晟嗣位，用为知政事，其兄弟本连「弘」字，以本朝国讳，故五代史追改之，元非姓洪氏也。此与洪庆善序丹阳弘氏云：「有弘宪者，元和四年尝跋辋川图。」不知弘宪乃李吉甫之字耳。其误正同，三笔已载此说。

誉人过实

称誉人过实，最为作文章者之疵病，班孟坚尚不能免。如荐谢夷吾一书，予盖论之于三笔矣。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：「三辱生书，书皆逾千言，抵吾必曰周、孔，周、孔安可当也？儗人必于其伦。生来柳州，见一刺史即周、孔之，今而去我，道连而谒于潮，又得二周、孔。去之京师，京师显人，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，又宜得周、孔千百。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、孔哉？」是时，刘梦得在连，韩退之在潮，故子厚云然。此文人人能诵，然今之好为谀者，固自若也。予表出之，以为子孙戒。张说贺魏元忠衣紫曰：「公居伊、周之任。」即为二张所谗，几于陨命。此但形于语言之间耳。

作文句法

作文旨意句法，固有规仿前人，而音节锵亮不嫌于同者。如前汉书赞云：「竖牛奔仲叔孙卒，郈伯毁季昭公逐，费忌纳女楚建走，宰嚭谮胥夫差丧，李园进妹春申毙，上官诉屈怀王执，赵高败斯二世缢，伊戾坎盟宋痤死，江充造蛊太子杀，息夫作奸东平诛。」新唐书效之云：「三宰啸凶牝夺辰，林甫将蕃黄屋奔，鬼质败谋兴元蹙，崔、柳倒持李宗覆。」刘梦得因论儆舟篇云：「越子膝行吴君忽，晋宣尸居魏臣怠，白公厉剑子西哂，李园养士春申易。」亦效班史语也。然其模范，本自荀子成相篇。

书简循习

近代士人，相承于书尺语言，浸涉奇猥，虽有贤识，不能自改。如小简问委，自言所在，必求新异之名。予守赣时，属县兴国宰诒书云：「潋水有驱策，乞疏下。」潋水者，彼邑一水耳，郡中未尝知此，不足以为工，当言下邑、属邑足矣。为县丞者，无不采蓝田壁记语云，「负丞某处」，「哦松无补」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「涉笔承乏」，皆厌烂陈言。至称丞曰「蓝田」，殊为可笑。初赴州郡，与人书，必言「前政颓靡，仓库匮乏，未知所以善后」，沿习一律。正使真如所陈，读者亦不之信。予到当涂日，谢执政书云：「郡虽小而事简，库钱仓粟，自可枝梧，得坐啸道院，诚为至幸。」周益公答云：「从前得外郡太守书，未有不以窘冗为词，独创见来缄如此。」盖觉其与它异也。此两者皆狃熟成俗，故纪述以戒子弟辈。

健讼之误

破句读书之误，根着于人，殆不可复正。在易彖之下，先释卦义，然后承以本名者凡八卦。蒙卦曰「蒙，山下有险，险而止，蒙」，以「止」字为句绝，乃及于「蒙」，始系以「蒙亨，以亨行」。讼卦曰「讼，上刚下险，险而健，讼」，以「健」字为句绝，乃及于「讼」，始系以「讼有孚」。豫卦「刚应而志行，顺以动，豫」，随卦「刚来而下柔，动而说，随」，蛊卦「刚上而柔下，巽而止，蛊」，恒卦「巽而动，刚柔皆应，恒」，解卦「解，险以动，动而免乎险，解」，井卦「巽乎水而上水，井」，皆是卦名之上为句绝。而童蒙入学之初，其师点句，辄混于上，遂以「健讼」相连，此下「说随」二字，尚为有说，若「止蒙」、「动豫」之类，将如之何？凡谓顽民好讼者，曰「嚚讼」，曰「终讼」，可也，黄鲁直江西道院赋云「细民险而健，以终讼为能。筠独不嚚于讼」，是已。同人卦：「柔得中而应乎干曰同人，同人曰，同人于野，亨。」据其文义，正与诸卦同，但多下一「曰」字，王弼以为「干之所行，故特曰『同人曰』」，程伊川以为衍三字，恐不然也。

用史语之失

今之牵引史语者，亦未免有失。张释之言便宜事，文帝曰：「卑之，毋甚高论，令今可行也。」遂言秦、汉之间事，帝称善。颜师古云：「令其议论依附时事。」予谓不欲使为甚高难行之论，故令少卑之尔。而今之语者，直以言议不足采为「无甚高论」。又文帝问上林令禽兽簿，不能对，虎圈啬夫从旁代对，帝曰：「吏不当如此邪？」薛广德谏元帝御楼船，曰：「宜从桥。」且有血污车轮之讦。张猛曰：「乘船危，就桥安。」上曰：「晓人不当如是邪？」师古谓「谏争之言，当如猛之详婉也。」按两帝之语皆是褒嘉之词，犹云「独不当如是乎？」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「晓人不当如是」。又韩公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：「邺侯家多书，插架三万轴。一一悬牙签，新若手未触。为人强记览，过眼不再读。伟哉羣圣文，磊落载其腹。」邺侯盖谓李繁，时为随州刺史，藏书既多，且记性警敏，故签轴严整如是。今人或指言虽名为收书而未尝过目者，辄曰：「新若手未触。」亦非也。

文字书简谨日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作文字纪月日，当以实言，若拘拘然必以节序，则为牵强，乃似麻沙书坊桃源居士辈所跋耳。至于往还书问，不可不系日，而性率者，一切不书。予有婿生子，遣报云：「今日巳时得一子。」更不知为何日。或又失之好奇。外姻孙鼎臣，每致书，必题其后曰：「某节」，至云「小暑前一日」、「惊蛰前两日」之类。文惠公常笑云：「看孙鼎臣书，须着置历日于案上。」盖自元正、人日、三元、上巳、中秋、端午、七夕、重九、除夕外，虽寒食、冬至，亦当谨识之，况于小小气候？后生宜戒。

更衣

雅志堂后小室，名之曰「更衣」，以为姻宾憩息地。稚子数请所出，因录班史语示之。灌夫传：「坐乃起更衣。」颜注：「更，改也。凡久坐者皆起更衣，以其寒暖或变也。」「田延年起，至更衣。」颜注：「古者延宾必有更衣之处，」卫皇后传：「帝起更衣，子夫侍，尚衣。」

卷第十(十七则)

过所

刑统卫禁律云：「不应度关而给过所，若冒名请过所而度者。」又云：「以过所与人。」又关津疏议：「关谓判过所之处，津直度人，不判过所。」释名曰：「过所，至关津以示之。」或曰：「传，传转也，转移所在，识以为信。」汉文帝十二年，「除关无用传。」张晏曰：「传，信也，若今过所也。」「两行书缯帛，分持其一，出入关，合之乃得过，谓之传也。」魏志，仓慈为敦煌太守，西域杂胡欲诣洛者，为封过所。廷尉决事曰：「广平赵礼诣雒治病，门人赍过所诣洛阳，责礼冒名渡津，受一岁半刑。」徐铉稽神录：「道士张谨好符法，客游华阴，得二奴，曰德儿、归宝，谨愿可凭信。张东行，凡书囊、符法、过所、衣服，皆付归宝负之，将及关，二奴忽不见，所赍之物，皆失之矣。时秦陇用兵，关禁严急，客行无验，皆见刑戮，既不敢东度，复还，主人乃见二儿，因掷过所还之。」然过所二字，读者多不晓，盖若今时公凭引据之类，故裒其事于此。

露布

用兵获胜，则上其功状于朝，谓之露布。今博学宏词科以为一题，虽自魏、晋以来有之，然竟不知所出，唯刘勰文心雕龙云：「露布者，盖露板不封，布诸观听也。」唐庄宗为晋王时，擒灭刘守光，命掌书记王缄草露布，缄不知故事，书之于布，遣人曳之，为议者所笑。然亦有所从来，魏高祖南伐，长史韩显宗与齐戍将力战，斩其裨将。高祖曰：「卿何为不作露布？」对曰：「顷闻将军王肃获贼二三人，驴马数匹，皆为露布，私每哂之。近虽得摧丑虏，擒斩不多，脱复高曳长缣，虚张功捷，尤而效之，其罪弥甚，臣所以敛毫卷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帛，解上而已。」以是而言，则用绢高悬久矣。

东坡题潭帖

潭州石刻法帖十卷，盖钱希白所镌，最为善本。吾乡程钦之待制，以元符三年帅桂林，东坡自儋耳移合浦，得观其藏帖，每册各题其末。第二卷云：「唐太宗作诗至多，亦有徐、庾风气，而世不传，独于初学记时时见之。」第四卷云：「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，曰：『浪得名耳！』已而坐卧其下，三日不能去。庾征西初不服逸少，有家鸡野鹜之论，后乃以为伯英再生。今观其书，乃不逮子敬远甚，正可比羊欣耳。」第六卷云：「『宰相安和，殷生无恙。』宰相当是简文帝，殷生则渊源也邪？」第八卷云：「希白作字，自有江左风味，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，世俗不察，争访阁下本，误矣。此逸少一卷，尤妙。庚辰七夕，合浦官舍借观。」第九卷云：「谢安问献之：『君书何如尊公？』答曰：『故自不同。』安曰：『外人不尔。』曰：『人那得知！』」已上所书，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。案庾亮及弟翼俱为征西将军，坡所引者翼也。坡又有诗曰：「暮年却得庾安西，自厌家鸡题六纸。」盖指翼前所历官云。此帖今藏予家。

山公启事

晋书山涛传：「涛再居选职，十有余年，每一官缺，辄启拟数人，诏旨有所向，然后显奏，随帝意所欲为先。故帝之所用，或非举首，众情不察，以涛轻重任意。或谮之于帝，涛行之自若。一年之后，众情乃寝。涛所奏甄拔人物，各为题目，时称山公启事。」此语今多引用，然不得其式，法帖中乃有之，云：「侍中、尚书仆射、奉车都尉、新沓伯臣涛言，臣近启崔谅、史曜、陈准可补吏部郎，诏书可尔。此三人皆众所称，谅尤质正少华，可以崇教，虽大化未可仓卒，风尚所劝，为益者多，臣以为宜先用谅。谨随事以闻。」观此一帖，可以概见。然所启三人，后亦无闻，既云皆众所称，当不碌碌也。旧潭帖为识者称许，以为贤于他本，然于此奏「未可仓卒」之下，乃云「风笔恻然」，全无意义。今所录者，临江本也。

亲王回庶官书

随笔中载亲王与侍从往还礼数，又得钱丕行年杂纪云：「升王受恩命，丕是时为将作少监，亦投贺状，王降回书签子启头。继为皇太子，三司判官并通榜子，诣内东门参贺。通入后，中贵出传令旨传语。及受册宝讫，百官班贺，又赴东宫贺，宰相亲王阶下班定，太子降阶，宰相前拜，致词讫，又拜。太子皆答拜，亦致词叙谢。」一时之仪如此。

责降考试官

天禧二年九月，敕差屯田员外郎判度支计院任布、著作郎直史馆徐奭、太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子中允直集贤院麻温其，并充开封府发解官。十月，差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杨侃、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丁度，并国子监发解官。十一月，解一百四人，解元郭稹。十六日，宣翰林学士钱惟演、盛度，枢密直学士王晦叔，龙图阁待制李虚己、李行简，覆考开封举人，为落解举人有讼不平者。及奏名，郭稹依旧，其余覆落，并却考上人数甚多。十二月，发解官并降差遣，任布邓州，徐奭洪州，杨侃江州，丁度齐州，并监税。此事见于钱丕杂纪。用五侍从覆考解试，前后未之有也。

青莲居士

李太白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序云：「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，往往有乳窟。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，枝叶如碧玉，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。余游金陵，见宗僧中孚，示予茶数十片，其状如手，名为『仙人掌茶』，盖新出乎玉泉之山，旷古未觌，因持以见遗，兼赠诗，要予答之，遂有此作。后之高僧大隐，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。」太白之称，但有「谪仙人」尔，「青莲居士」，独于此见之，文人未尝引用，而仙人掌茶，今池州九华山中亦颇有之，其状略如蕨拳也。

闽俗诡秘杀人

奸凶之民，恃富逞力，处心积虑，果于杀人。然揆之以法，盖有敕律所不曾登载，善治恶者，当原情定罪，必致其诛可也。闽中习俗尤甚，每执缚其仇，穷肆残虐。或以酒调锯屑逼之使饮，欲其黏着肺腑，不能传化，驯致痰渴之疾。或炒沙镕蜡灌注耳中，令其聋聩。或以湿荐束体，布裹卵石痛加殴棰，而外无痕伤。或按擦肩背，使皮肤宽皱，乃施针刺入肩井，不可复出。或以小钓钩藏于鳅鱼之腹，强使吞之，攻钻五脏，久而必死。凡此术者，类非一端，既痕肿不露于外，检验不得而见情犯，巨蠹功意两恶而法所不言。颜度鲁子为转运使，尝揭榜禁约。予守建宁，亦穷治一两事，吴、楚间士大夫宦游于彼者，不可不察也。

富公迁官

富韩公庆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诰报聘契丹，还，除吏部郎中、枢密直学士，不受。寻除翰林学士，又不受。三年，除右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，力辞。乃改资政殿学士，而谏议如初，公受之。又五月，复为副枢。盖昔时除目纔下，实时命词给告，及其改命，但不拜执政，而犹得所进官。用今日官制言之，是承议郎、旧为正言。中书舍人旧知制诰。而为太中大夫、旧为谏议。资政殿学士也。

唐藩镇行墨敕

池州铜陵县孚贶侯庙，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，其词云：「敕宣、歙、池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等州都团练、观察使牒。当道先准诏旨，许行墨敕授管内诸州有功刺史、大将等，宪官具件如后：晋朝故晋阳太守兼扬州长史张宽牒。奉处分，当道先准诏旨，许行墨敕，奖劝功勋，虽幽显不同，而褒升一致。神久标奇绝，早揖英风，灵迹屡彰，神逵不昧。夫宠赠之典，非列藩宜为，神功既昭，乃军都颙请，是行权制，用副人心。谨议褒赠游击将军宣州都督。」后云：「使、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裴押。」邑人以为裴休，秋浦志亦然，予考之，非也。张魏公宣抚川、陕，便宜封爵诸神，实本诸此。

吏部循资格

唐开元十八年四月，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。先是，选司注官，惟视其人之能否，或不次超迁，或老于下位，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。又州县亦无等级，或自大入小，或初近后远，皆无定制。光庭始奏用循资格，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，官高者选少，卑者选多，无问能否，选满则注，限年蹑级，毋得逾越，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。其庸愚沉滞者皆喜，谓之「圣书」，而材俊之士，无不怨叹，宋璟争之，不能得。二十一年，光庭薨，博士孙琬议光庭用循资格，失劝奖之道，请谥曰「克」。是年六月制，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，委吏部临时擢用。虽有此制，而有司以循资格便于己，犹踵行之。盖今日吏部四选，乃其法也。予案元魏肃宗神龟二年，官员既少，应选者多，尚书李韶铨注不行，大致怨嗟。崔亮代之，奏为格制，不问士之贤愚，专以停解月日为断，沉滞者皆称其能。亮甥刘景安与书曰：「商、周以乡塾贡士，两汉由州郡荐材，魏、晋中正，虽未尽美，应什收六七。而朝廷贡材，止求其文，不取其理，察孝廉唯论章句，不及治道，立中正不考材行，空辨姓氏。舅属当铨衡，宜须改张易调，反为停年格以限之，天下士子，谁复修厉名行哉？」洛阳令薛琡上书言：「黎元命系长吏，若选曹惟取年劳，不简能否，义均行雁，次若贯鱼，执簿呼名，一人足矣，数人而用，何谓铨衡？乞令王公贵人荐贤以补郡县。」诏公卿议之。其后甄琛等继亮，利其便己，踵而行之。魏之选举失人，自亮始也。至孝静帝元象二年，以高澄摄吏部尚书，始改亮年劳之制，铨擢贤能，当是自此一变。光庭又祖亮故智云。然后人罕有谈亮、澄事者。

五行纳音

六十甲子纳音之说，术家多不能晓。原其所以得名，皆从五音所生，有条不紊，端如贯珠。盖甲子为首，而五音始于宫，宫土生金，故甲子为金，而乙丑以阴从阳。商金生水，故丙子为水，而丁丑从之。角木生火，故戊子为火。征火生土，故庚子为土。羽水生木，故壬子为木。而己丑、辛丑、癸丑各从之。至于甲寅，则纳音起于商，商金生水，故甲寅为水。角木生火，故丙寅为火。征火生土，故戊寅为土。羽水生木，故庚寅为木。宫土生金，故壬寅为金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而五卯各从之。至甲辰，则纳音起于角，角木生火，故甲辰为火。征火生土，故丙辰为土。羽水生木，故戊辰为木。宫土生金，故庚辰为金。商金生水，故壬辰为水。而五巳各从之。宫、商、角既然，惟征、羽不得居首。于是甲午复如甲子，甲申如甲寅，甲戌如甲辰，而五未、五酉、五亥，亦各从其类。

五行化真

五行运化，如甲、己化真土之类，若推求其义，无从可得，盖祇以五虎元所生命之。如「甲、己之年丙作首」，谓丙寅月建也，丙属火，火生土，故甲、己化真土。「乙、庚之岁戊为头」，谓戊寅月建也，戊属土，土生金，故乙、庚化真金。「丙、辛寄向庚寅去」，庚属金，金生水，故丙、辛化真水。「丁、壬壬位顺行流」，壬属水，水生木，故丁、壬化真木。「戊、癸但向甲寅求」，甲属木，木生火，故戊、癸化真火。此二说皆得之莆田郑景实。顷在馆中，见魏几道谈五行纳音，亦然。

钱忠懿判语

王顺伯家有钱忠懿一判语，其状云：「臣赞宁，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，今进呈，乞给下，取设斋日五更前上塔，臣自宣却欲重建，乞于仁政殿前夜间化却，不然便向塔前化，并取圣旨。判曰：便要吾人宣读后，于真身塔前焚化。二十七日。」而在前花押。予谓钱氏固尝三改元，但或言其称帝，则否也。此状内「进呈」、「圣旨」等语，盖类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，故自贻僭帝之议，想它所施行皆然矣。

王逸少为艺所累

王逸少在东晋时，盖温太真、蔡谟、谢安石一等人也，直以抗怀物外，不为人役，故功名成就，无一可言，而其操履识见，议论闳卓，当世亦少其比。公卿爱其才器，频召不就。殷渊源辅政，劝使应命，遗之书曰：「足下出处，正与隆替对，岂可以一世之存亡，必从足下从容之适？」逸少报曰：「吾素自无廊庙，王丞相欲内吾，誓不许之，手迹犹存，由来尚矣，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。自儿娶女嫁，便怀尚子平之志，数与亲知言之，非一日也。」及殷侯将北伐，以为必败，贻书止之。殷败后，复图再举，又遗书曰：「以区区江左，所营综如此，天下寒心久矣。自寇乱以来，处内外之任者，疲竭根本，各从所志，竟无一功可论，一事可纪。任其事者，岂得辞四海之责哉！若犹以前事为未工，故复求之于分外，宇宙虽广，何所自容！」又与会稽王笺曰：「今虽有可欣之会，内求诸己，而所忧乃重于所欣，以区区吴、越，经纬天下十分之九，不亡何待！愿令诸军皆还保淮，须根立势举，谋之未晚。」其识虑精深，如是其至，恨不见于用耳。而为书名所盖，后世但以翰墨称之。晋书本赞，标为唐太宗御撰，专颂其研精篆素，尽善尽美，至有「心慕手追」之语，略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无一词论其平生，则一艺之工，为累大矣。献之立志，亦似其父。谢安欲使题太极殿榜，以为万代宝，而难言之，试及韦仲将凌云榜事，即正色曰：「使其若此，有以知魏德之不长。」遂不之逼。观此一节，可以知其为人，而亦以书名之故，没其盛德。二王尚尔，况于他人乎！

鄂州南楼磨崖

庆元元年，鄂州修南楼，剥土有大石露于外，奇崛可观。郡守吴琚见而爱之，命洗剔出圭角，即而谛视，乃磨崖二碑。其一刻两字，上曰「柳」，径二尺四寸，笔势清劲，下若翻书「天」字，唯存人脚，不可复辨，或以为符，或以为花押，邦人至褾饰置神堂，香火供事。或云道州学侧虞帝庙内亦有之，云柳君名应辰，是唐末五代时湖北人也。其一高丈一尺，阔如其高而加五寸，刻大字八十五，凡为九行，其文曰：「干正元年，荆襄寇乱，大吴将军出陈武昌，诏太守杨公出镇。」后云：「荆、江、京、汉推忠、辅国、侍卫将军吴居中记。」案杨行密之子溥嗣吴王位，是岁，唐明宗天成二年，溥以十一月僭帝，改元干贞，宋莒公纪年通谱书为「干正」，云避仁宗嫌名，通鉴亦同。而此直以为「干正」，一时所立，不应有误也。

赏鱼袋出处

随笔书衡山唐碑别驾赏鱼袋，云「名不可晓」，今按唐职林鱼带门叙金玉银铁带，及金银鱼袋云：「开元敕，非灼然有战功者，余不得辄赏鱼袋。」斯明文也。

卷第十一(十八则)

京丞相转官

庆元二年朝廷奉上三宫徽称册宝，继又进敕令、玉牒、实录，大臣迁秩，于再于三，盖自崇宁至于绍熙，未之有也。于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册宝赏，由正议转宣奉。十二月用敕局赏，当得两官，以一回授、一转光禄。三年二月，用提举玉牒实录院及礼仪使赏，有旨三项各转两官，辞之至四五。诏减为四官，其半回授，其二遂转金紫。四月之间，陟五华资，仍回授三帙。在法宰执转官与除拜同，故得给使恩。百二十年而入流者二十有四。迈记淳熙十四年，王左相进玉牒，并充国史礼仪使；梁右相进四朝史传、国朝会要，并充玉牒礼仪使。诏各与转两官。所谓各者，指二相也。时梁公误认为三者各两官，已系特进，谓如此则序进太师矣。中批只共为两官，复辞之，诏许回授，又辞，但令加恩，亦辞。适已罢相在经筵，讫于分毫不受，唯王公独加恩。今日之事全相类，而又已有去冬二赏矣。有司不谙练故实，径准昔年中旨行出，闻京公殊不自安，然无说可免，惜乎东合贤宾客不告以十年内亲的故事，以成其美。迈顷居翰苑，答王、梁诸诏，尝上章开析论列，是以窃识其详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熙宁司农牟利

熙宁、元丰中，聚敛之臣，专务以利为国，司农遂粥天下祠庙。官既得钱，听民为贾区，庙中慢侮秽践，无所不至。南京有阏伯、微子两庙，一岁所得不过七八千，张文定公判应天府，上言曰：「宋王业所基也，而以火王。阏伯封于商丘，以主大火，微子为宋始封，此二祠者独不可免乎！乞以公使库钱代其岁入。」神宗震怒，批出曰：「慢神辱国，无甚于斯！」于是天下祠庙皆得不粥。又有议前代帝王陵寝，许民请射耕垦，司农可之，唐之诸陵，因此悉见芟刈。昭陵乔木，翦伐无遗。御史中丞邓润甫言：「熙宁着令，本禁樵采，遇郊祀则敕吏致祭，德意可谓远矣。小人掊克，不顾大体，使其所得不赀，犹为不可，况至为浅鲜者哉！愿绌创议之人，而一切如故。」于是未耕之地仅得免。二者可谓前古未有，一日万几，盖无由尽知之也。

文与可乐府

今人但能知文与可之竹石，惟东坡公称其诗骚，又表出「美人却扇坐，羞落庭下花」之句。予常恨不见其全，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渊集，盖其遗文也。于乐府杂咏，有秦王卷衣篇曰：「咸阳秦王家，宫阙明晓霞。丹文映碧镂，光采相钩加。铜螭逐银猊，压屋惊蟠拏。洞户锁日月，其中光景赊。春风动珠箔，鸾额金窠斜。美人却扇坐，羞落庭下花。闲弄玉指环，轻冰扼红牙。君王顾之笑，为驻七宝车。自卷金缕衣，龙鸾蔚纷葩。持以赠所爱，结欢期无涯。」其语意采入骚人阃域。又有王昭君三绝句云：「绝艳生殊域，芳年入内庭。谁知金屋宠，只是信丹青。」「几岁后宫尘，今朝绝国春。君王重恩信，不欲遣他人。」「极目胡沙满，伤心汉月圆。一生埋没恨，长入四条弦。」令人读之，缥缥然感慨无已也！

讥议迁史

大儒立言着论，要当使后人无复拟议，乃为至当，如王氏中说谓：「陈寿有志于史，依大议而削异端，使寿不美于史，迁、固之罪也。」又曰：「史之失自迁、固始也，记繁而志寡。」王氏之意，直以寿之书过于汉、史矣，岂其然乎？元经续诗、书，犹有存者，不知能出迁、固之右乎？苏子由作古史，谓：「太史公易编年之法，为本纪、世家、列传，后世莫能易之，然其人浅近而不学，疏略而轻信，故因迁之旧，别为古史。」今其书固在，果能尽矫前人之失乎？指司马子长为浅近不学，贬之已甚，后之学者不敢谓然。

常何

唐太宗贞观五年，以旱，诏文武官极言得失。时马周客游长安，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。何武人，不学，不知所言，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。上怪其能，以问何。对曰：「此非臣所能，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。」上即召周与语，甚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悦，以何为知人，赐绢三百匹。常何后亦不显，莫知其所以进。予案李密传，密从翟让与张须陁战，率骁勇常何等二十人为游骑，遂杀须陁，常何之名盖见于此。唐史亦采于刘仁轨行年河洛记也。

李密诗

李密在隋大业中，从杨玄感起兵被获，以计得脱。变姓名为刘智远，教授诸生自给，郁郁不得志，哀吟泣下。唐史所书如此。刘仁轨行年河洛记，专载密事，云：「密往来诸贼帅之间，说以举大计，莫肯从者，因作诗言志，曰：『金风荡初节，玉露垂晚林。此夕穷途士，郁陶伤寸心。平野葭苇合，荒村葵藿深。眺听良多感，徙倚独沾襟。沾襟何所为？怅然怀古意。秦、洛既未平，汉道将何冀？樊哙市井屠，萧何刀笔吏。一朝逢时会，千载传名谥。寄言世上雄，虚生真可愧！』诸将见诗渐敬之。」予意此篇，正其哀吟中所作也。

寺监主簿

自元丰官制行，九寺、五监各置主簿，专以掌钩考簿书为职，它不得预。绍圣初，韩粹彦为光禄主簿，自言今辄预寺事，非先帝意也，请如元丰诏书。从之。如玉牒修书，主簿不预，见于王定国旧录，予犹及见。绍兴中，太府寺公状文移，惟卿丞系衔，后来掌故之吏，昧于典章，遂一切与丞等。今百官庶府，背戾官制，非特此一事也。

温大雅兄弟名字

新唐书，温大雅字彦弘，弟彦博字大临、大有字彦将，旧史不载彦博字，它皆同。三温，兄弟也，而两人以大为名，彦为字，一以彦为名，大为字。宰相世系表则云彦将字大有。而博、雅与传同，读者往往致疑。欧阳公集古录引颜思鲁制中书舍人彦将行，证表为是，然则惟彦博异耳，故或以为误。予少时因文惠公得欧率更所书虞恭公志铭，乃彦博也，其名字实然。后见大唐创业起居注，大雅所撰，其中云：「炀帝遣使夜至太原，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，首先见之。报兄彦弘，驰以启帝，帝方卧，闻而惊起，执彦弘手而笑。」据此，则三温之名皆从彦，而此书首题乃云大雅奉敕撰。不应于其间敢自称字。已而详考之，高宗太子弘为武后所酖，追尊为孝敬皇帝，庙曰义宗，列于太庙，故讳其名。如弘文馆改为昭文，弘农县改为恒农，徐弘敏改为有功，韦弘机但为机，李含光本姓弘，易为李，曲阿弘氏易为洪，则大雅之名，后人追改之也。颜鲁公作颜勤礼碑，叙颜、温二家之盛，曰：思鲁、大雅，愍楚、彦博，游秦、彦将。以雅为名，亦由避讳耳。钱闻诗在太学，以此为策问，而言欧阳作传，戾于闻见，彼盖不察宋子京之作云。

册府元龟

真宗初，命儒臣编修君臣事迹，后谓辅臣曰：「昨见宴享门中录唐中宗宴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饮，韦庶人等预会和诗，与臣寮马上口摘含桃事，皆非礼也。已令削之。」又曰：「所编事迹，盖欲垂为典法，异端小说，咸所不取，可谓尽善。」而编修官上言：「近代臣僚自述扬历之事，如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、李石开成承诏录、韩偓金銮密记之类，又有子孙追述先德叙家世，如李繁邺侯传、柳氏序训、魏公家传之类，或隐己之恶，或攘人之善，并多溢美，故匪信书。并僭伪诸国，各有着撰，如伪吴录、孟知祥实录之类，自矜本国，事或近诬。其上件书，并欲不取。余有三十国春秋、河洛记、壶关录之类，多是正史已有；秦记、燕书之类，出自伪邦；殷芸小说、谈薮之类，俱是诙谐小事；河南志、邠志、平剡录之类，多是故吏宾从述本府戎帅征伐之功，伤于烦碎；西京杂记、明皇杂录，事多语怪；奉天录尤是虚词。尽议采收，恐成芜秽。」并从之。及书成，赐名册府元龟，首尾十年，皆王钦若提总，凡一千卷，其所遗弃既多，故亦不能暴白。如资治通鉴则不然，以唐朝一代言之：叙王世充、李密事，用河洛记；魏郑公谏争，用谏录；李绛议奏，用李司空论事；睢阳事，用张中丞传；淮西事，用凉公平蔡录；李泌事，用邺侯家传；李德裕太原、泽潞、回鹘事，用两朝献替记；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，用林恩后史补；韩偓凤翔谋画，用金銮密记；平庞勋，用彭门纪乱；讨裘甫，用平剡录；记毕师铎、吕用之事，用广陵妖乱志。皆本末粲然，然则杂史、琐说、家传，岂可尽废也！

汉高帝祖称丰公

前汉书高祖纪赞云：「刘氏自秦获于魏。秦灭魏，迁大梁，都于丰。故周市说雍齿曰：『丰，故梁徙也。』是以颂高祖云：『汉帝本系，出自唐帝。降及于周，在秦作刘。涉魏而东，遂为丰公。』丰公，盖太上皇父。」案上六句皆韵语，不知何人作此颂，诸家注释，大抵阙如。予自少时读班史，今六七十年，何啻百遍，用朱点句，亦须十本，初不记忆高帝之祖称丰公，比再阅之，恍然若昧平生，聊表见于此。旧书不厌百回读，信哉！

枢密行香

唐世枢密使专以内侍为之，与它使均称内诸司，五代以来始参用士大夫，遂同执政。案实录所载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，中书、枢密院文武百官，并赴相国寺行香。初枢密院言：「旧例国忌行香，惟枢密使、副依内诸司例不赴，恐有亏恭恪。今欲每遇大忌日，与中书门下同赴行香。」从之。枢密使副、翰林、枢密直学士并赴，自兹始也。然则枢密之同内诸司久矣。隆兴以来，定朝臣四参之仪，自宰臣至于郎官、御史，皆班列殿庭拜舞，惟枢密立殿上不预，亦此意云。

船名三翼

文选张景阳七命曰：「浮三翼，戏中沚。」其事出越绝书，李善注颇言其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略，盖战船也。其书云：「阖闾见子胥，问船运之备。对曰：『船名大翼、小翼、突胃、楼船、桥船。大翼者当陵军之车，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。』」又水战兵法内经曰：「大翼一艘，广一丈五尺三寸，长十丈；中翼一艘，广一丈三尺五寸，长九丈；小翼一艘，广一丈二尺，长五丈六尺。」大抵皆巨战船，而昔之诗人，乃以为轻舟。梁元帝云「日华三翼舸」，又云「三翼自相追」，张正见云「三翼木兰船」，元微之云「光阴三翼过」。其它亦鲜用之者。

东坡诲葛延之

江阴葛延之，元符间，自乡县不远万里省苏公于儋耳，公留之一月。葛请作文之法，诲之曰：「儋州虽数百家之聚，而州人之所须，取之市而足，然不可徒得也，必有一物以摄之，然后为己用。所谓一物者，钱是也。作文亦然，天下之事散在经、子、史中，不可徒使，必得一物以摄之，然后为己用。所谓一物者，意是也。不得钱不可以取物，不得意不可以用事，此作文之要也。」葛拜其言，而书诸绅。尝以亲制龟冠为献，公受之，而赠以诗曰：「南海神龟三千岁，兆叶朋从生庆喜。智能周物不周身，未死人钻七十二。谁能用尔作小冠，岣嵝耳孙创其制。今君此去宁复来，欲慰相思时整视。」今集中无此诗。葛常之，延之三从弟也，尝见其亲笔。

用书云之误

今人以冬至日为书云，至用之于表启中，虽前辈或不细考，然皆非也。左氏传：「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，日南至，公既视朔，遂登观台以望，而书，礼也。凡分、至、启、闭，必书云物，为备故也。」杜预注云：「周正月，今十一月。分，春秋分也；至，冬夏至也；启者，立春、立夏；闭者，立秋、立冬；云物者，气色灾变也。」盖四时凡八节，其礼并同。汉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，宗祀光武毕，登灵台观云物，尤可为证。而但读左传前两三句，故遂颛以指冬至云。今太史局官，每至此八日，则为一状，若立春则曰风从艮位上来，春分则曰风从震位上来，它皆仿此，只是定本，元非摭实。起居注随即修入，显为文具，盖古之书云意也。

张鹭讥武后滥官

武后革命，滥授人官，故张鹭为谚以讥之曰：「补阙连车载，拾遗平斗量，杷推侍御史，椀脱校书郎。」唐新、旧史亦载其语，但泛言之。案天授二年二月，以十道使所举人石艾县令王山辉等六十一人，并授拾遗、补阙；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，并授侍御史；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，授著作郎；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，授卫佐校书。凡百三十二人，同日而命，试官自此始也。其滥如此！刘子玄传：「武后诏九品以上陈得失，子玄言：『君不虚授，臣不虚受。今羣臣无功，遭遇辄迁，至都下有车载、斗量、杷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推、椀脱之谚。』」正为此设，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职，非所谓辄迁，子玄之言失之矣。

唐王府官猥下

唐自高宗以后，诸王府官益轻，惟开元二十三年，加荣王以下官爵，悉拜王府官属。浸又减省，仅有一傅一友一长史，亦但备员，至与其府王不相见。宝历中，琼王府长史裴简求具状言：「诸王府本在宣平坊，多年摧毁，后付庄宅使收管，遂为公局。每圣恩除授，无处礼上。王官为众所轻，府既不存，官同虚设，伏乞赐官宅一区。」乃诏赐延康坊宅。予因阅九经字样一书，开成中唐玄度所纂，其官阶云朝议郎知沔王友，充翰林待诏。沔王名恂，宪宗之子，而以书吏为友，其余可知。案文、武、宣、昭四宗，皆自藩王登大位，刚明果断，为史所称，盖出于天性，然非资于师友成就也。

御史风闻

御史许风闻论事，相承有此言，而不究所从来，以予考之，盖自晋、宋以下如此。齐沈约为御史中丞，奏弹王源曰：「风闻东海王源。」苏冕会要云：「故事，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，有词状在门，御史采状有可弹者，即略其姓名，皆云风闻访知。其后疾恶公方者少，递相推倚，通状人颇壅滞。开元十四年，始定受事御史，人知一日劾状，遂题告事人名，乖自古风闻之义。」然则向之所行，今日之短卷是也。二字本见尉佗传。

唐御史迁转定限

唐元和中，御史中丞王播奏：「监察御史，旧例在任二十五月转，准具员不加，今请仍旧；其殿中侍御史，旧十二月转，具员加至十八月，今请减至十五月；侍御史，旧十月转，加至十三月，今请减至十二月。」从之。案唐世台官，虽职在抨弹，然进退从违，皆出宰相，不若今之雄紧，观其迁叙定限可知矣。国朝未改官制之前，任监察满四年而转殿中，又四年转侍御史，又四年解台职，始转司封员外郎。元丰五年以后，升沉迥别矣。

卷第十二(十三则)

小学不讲

古人八岁入小学，教之六书，周官保氏之职，实掌斯事，厥后浸废。萧何着法，太史试学童，讽书九千字，乃得为吏。以六体试之。吏人上书，字或不正，辄有举劾。刘子政父子校中秘书，自史籀以下凡十家，序为小学，次于六艺之末。许叔重收集篆、籀、古文诸家之学，就隶为训注，谓之说文。蔡伯喈以经义分散、传记交乱、讹伪相蒙，乃请刊定五经，备体刻石，立于太学门外，谓之石经。后有吕忱，又集说文之所漏略，着字林五篇以补之。唐制，国子监置书学博士，立说文、石经、字林之学，举其文义，岁登下之。而考功、礼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部课试贡举，许以所习为通，人苟趋便，不求当否。大历十年，司业张参纂成五经文字，以类相从。至开成中，翰林待诏唐玄度又加九经字样，补参之所不载。晋开运末，祭酒田敏合二者为一编，并以考正俗体讹谬。今之世不复详考，虽士大夫作字，亦不能悉如古法矣。韩子曰：「凡为文辞，宜略识字。」又云：「阿买不识字，颇知书八分。」安有不识字而能书，盖所谓识字者，如上所云也。予采张氏、田氏之书，择今人所共昧者，漫载于此，以训子孙。本字从木，一在其下，今为大十者非。休字象人息于木阴，加点者非。美从羊从大，今从犬从火者非。（勹内车）字古者以车战，故军从勹下车，后相承作军，义无所取。看字从手，凡视物不审，则以手遮目看之，作（上乎下目）者非。扬州取轻扬之义，从木者非。梁从木，作梁者非。干有干、虔二音，为字一体，今俗分别作乾字音虔，而干音干者非。尊从酋下寸，作（上酋中一下寸）者非。奠从酋从丌，作（上酋中一下八）者非。夷从弓从大，作夷者讹。耆从旨，作老下目者讹。漆、泰、黍、黎，下并从水，相承省作氵，今从小，从（小者讹。决、冲、况、凉、盗并从水，作氵者讹。饥、饥二字，上谷不熟，下饿也，今多误用。至于果、刍、韭之加草，冈加山，携之作携，鉏作锄，恶作（上亚下心），霸作覇，笋作笋，（左上彡下止右页）作髭，须加髟或从水，秘从禾，（上竹下闲）作蔺，宝从尔，趋从多，衡合从角从大而从鱼，启从又及弋，肇从文，彻从去，麤作（鹿上丶作勹），虫作虫，堕许规反，俗作隳，又以为惰，幡作（巾番），怪为恠，关为（關之灬为大），炙从夕，闲从日，功从刀，兹合从二玄而作兹，升作（廾左上右下加丶），辈从北，妒从（后去一），奸为（左上女下女右干），纛从毒，吝作（上乂下厹），冤上加点，邻作隣，牟从午，互作（牙之撇作捺），元从点，舌从千，盖作盖，京作亰，皎从日，次从氵，鼓从皮，潛、（左言右上兟下曰）、（左亻右上兟下曰）从替，出作二山，觉从与，游、于以方为才，皁为皂，曷为（是曰下勾），匹为疋，收作（丬又），叙作叙，卧从臣从人，而以人为卜，改从戊己之己而以为卫，凡作（上丶下几），允作（允之上丶作丿去下丿），馆作馆，览作（上左臣右丿二下见），祭合从月从又而作（癸下作示），瞻作（瞻之言作上工下口），緤从衣，淫从（上个下正），徧作遍，徼作侥，漾作（漾之永作水），琴瑟之弦从系，轻作（軿之平下加一），如是者皆非也。

主臣

汉文帝问陈平决狱、钱谷，平谢曰：「主臣！」史记、汉书皆同。张晏曰：「若今人谢曰『惶恐』也。」文颖曰：「惶恐之辞，犹今言死罪也。」晋灼曰：「主，击也。臣，服也。言其击服，惶恐之辞。」马融龙虎赋曰：「勇怯见之，莫不主臣。」正用此意。文选载梁任昉奏弹曹景宗，先叙其罪，然后继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之曰「景宗即主臣」，仍继之曰「谨案某官臣景宗」，又弹刘整亦曰「整即主臣」。齐沈约弹王源文亦然。李善舍汉、史所书，而引王隐晋书庾纯自劾以谓然，以主为句，则臣当下读，殊为非是。不知所谓某人即主，有何义哉？

景华御苑

崔德符坐元符上书邪党，困于崇宁。后监洛南稻田务，尝送客于会节园，是时冬暮，梅花已开。明年春，监修大内，阉官容佐取以为景华御苑，德符不知也。至春晚，复骑瘦马与老兵游园内，坐梅下赋诗。其词曰：「去年白玉花，结子深枝间。小憩藉清影，低颦啄微酸。

故人不可见，春事今已阑。绕树寻履迹，空余土花斑。」次日，佐入园，见地上马粪，知为德符。是时，府官事佐如不及，而德符未尝谒之。佐即具奏，劾以擅入御苑作践。有旨勒停。家素贫，传食于诸贤之舍，久乃归阳翟。德符没于靖康，官卑不应立传，予详考本末为特书之，颇忆此段事，拟载于传中，以悼君子之不幸。且知马永卿懒真录中有之，而求不可得，漫纪于此。

州升府而不为镇

州郡之名，莫重于府，虽节镇不及焉，固未有称府而不为节度者。比年以来，升蜀州为崇庆府，剑州为隆庆府，恭州为重庆府，嘉州为嘉定府，秀州为嘉兴府，英州为英德府。蜀、剑既有崇庆、普安军之额，而恭、嘉以下独未然，故幕职官仍云某府军事判官、推官，大与府不相称，皆有司之失也。信阳军一小垒耳，而司户参军衔内带兼节推，尤为可笑。顷在中都时，每为天官主者言之，云亦不必白朝廷，只本案检举改正申知足矣。乃曰：「久例如此。」竟相承到今。文安公尝为左选侍郎，是时，未知此也。

汉唐三君知子

英明之君，见其子有材者，必爱而称之。汉高祖谓赵王如意类己，欲以易孝惠，以大臣谏而止。宣帝以淮阳王钦壮大，好经书、法律，聪达有材，数嗟叹曰：「真我子也！」常有意欲立为嗣，而用太子起于微细，且早失母，故弗忍。唐太宗以吴王恪英果类我，欲以代雉奴。其后如意为吕母所戕，恪为长孙无忌所害，钦陷张博之事，殆于不免。此三王行事无由表见。然孝惠之仁弱，几遭吕氏之覆宗；孝元之优柔不断，权移于阉寺，汉业遂衰；高宗之庸懦，受制凶后，为李氏祸尤惨。其不能继述固已灼然。高祖、宣帝、太宗盖本三子之材而言之，非专指其容貌也，可谓知子矣。彼明崇俨谓英王哲即中宗也。貌类太宗，张说谓太宗画像雅类忠王，即肃宗也。此惟取其形似也。若以材言之，中宗之视太宗，天壤相隔矣！汉成帝所幸妾曹宫产子，曰：「我儿额上有壮发，类孝元皇帝。」使其真是孝元，亦何足道？而况于婴孺之状邪！

当官营缮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元丰元年，范纯粹自中书检正官谪知徐州滕县，一新公堂吏舍，凡百一十有六间，而寝室未治，非嫌于奉己也，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。是时，新法正行，御士大夫如束湿，虽任二千石之重，而一钱粒粟，不敢辄用，否则必着册书。东坡公叹其廉，适为徐守，故为作记。其略曰：「至于宫室，盖有所从受，而传之无穷，非独以自养也。今日不治，后日之费必倍。而比年以来，所在务为俭陋，尤讳土木营造之功，欹仄腐坏，转以相付，不敢擅易一椽，此何义也！」是记之出，新进趋时之士，媢疾以恶之。恭览国史，开宝二年二月诏曰：「一日必葺，昔贤之能事。如闻诸道藩镇、郡邑公宇及仓库，凡有隳坏，弗即缮修，因循岁时，以至颓毁，及僝工充役，则倍增劳费。自今节度、观察、防御、团练使、刺史、知州、通判等罢任，其治所廨舍，有无隳坏及所增修，着以为籍，迭相符授。幕职州县官受代，则对书于考课之历，损坏不全者，殿一选，修葺、建置而不烦民者，加一选。」太祖创业方十年，而圣意下逮，克勤小物，一至于此！后之当官者不复留意。以兴仆植僵为务，则暗于事体、不好称人之善者，往往翻指为妄作名色，盗隐官钱，至于使之束手讳避，忽视倾陋，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。殊不思贪墨之吏，欲为奸者，无施不可，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？

治历明时

易革之彖曰：「天地革而四时成。汤、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」魏、晋而降，凡及禅代者，必据以为说。案汉辕固与黄生争论汤、武于景帝前，但评受命之是非，不引易为证。卦之象曰：「君子以治历明时。」其义了不相涉。偃孙颇留意历学，云按唐一行大衍历日度议曰：「颛帝历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，七曜皆直艮维之首，汤作殷历，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为上元，周人因之。」此谓治历也。至于三统之建，夏以寅为岁首，得人统；殷以丑，为得地统；周武王改从子，为得天统。此谓明时也。其革命之说，刘歆作三统历及谱，引革彖「汤、武革命」，又曰「治历明时，所以和人道也」，如是而已。其前又引逸书曰：「先其革命。」颜师古曰：「言王者统业，先立算数，以命百事也。」推此而伸之，所云革命，盖谓是耳，非论其取天下也。况大衍之用四十有九，一行以之起历，而革卦之序，在周易正当四十九，然则专为历甚明。考其上句，尤极显白，然诸儒赞易，皆不及此，王弼亦无一言。

仕宦捷疾

唐傅游艺以期年之中，历衣青、绿、朱、紫，时人谓之「四时仕宦」，言其速也。国朝惟绿、绯、紫三等。而紫袍者，除武臣外，文官之制其别有六：庶僚黑角带，佩金鱼；未至侍从，而特赐带者，为荔枝五子，不佩鱼；中书舍人、谏议、待制、权侍郎，红鞓黑犀带，佩鱼；权尚书、御史中丞、资政、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端明殿阁学士、直学士、正侍郎、给事中，金御仙花带，不佩鱼，谓之横金；翰林学士以上正尚书，御仙带，佩鱼，谓之重金；执政官宰相，方团球文带，俗谓之笏头者是也。其叙如此。若猛进躐得者则不然。绍兴中，宋朴自侍御史迁中丞，施巨自中书检正、郑仲熊自右正言，并迁权侍郎，三人皆受告日易服，以正谢日拜执政。朴、巨以绯，仲熊以绿，服紫之次日，而赐球文带。盖侍从以下，俟正谢乃易带，而执政命才下，即遣中使赍赐，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职，可谓捷疾矣。若李纲则又异于是，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，未谢间，靖康元年正月四日，胡骑将至京城，纲以边事求见。宰执奏事未退，纲语知合门事朱孝庄曰：「有急切公事，欲与宰执廷辩。」孝庄曰：「旧例，未有宰执未退而从官求对者。」纲曰：「此何时，而用例邪！」孝庄即具奏。诏引纲立于执政之末。时宰执议欲奉銮舆出狩襄、邓，纲请固守，上曰：「谁可将者？」纲曰：「愿以死报；第人微官卑，恐不足以镇服士卒。」白时中乞以为礼部尚书，纲曰：「亦只是侍从。」即命除尚书右丞。纲曰：「臣未正谢，犹衣绿，非所以示中外。」即面赐袍带并笏，纲服之以谢，且言：「方时艰难，臣不敢辞。」此为不经绯紫而极其服章，未之有也。

词臣益轻

治平以前，谓翰林学士及知制诰为两制，自翰林罢补外者，得端明殿学士，谓之换职。熙宁之后，乃始为龙图，绍兴以来愈不及矣。修起居注者序迁知制诰，其次及辞不为者，乃为待制，赵康靖、冯文简、曾鲁公、司马公、吕正献公是也。学士阙，则次补，或为宰相所不乐者，犹得侍读学士，刘原甫是也。在职未久而外除者，为枢密直学士，韩魏公是也；亦为龙图直学士，欧阳公是也。后来褒擢者，仅得待制，王时亨是也。余以善去者，集英修撰而止耳。

夏英公好处

夏英公既失时誉，且以庆历圣德颂之故，不正之名愈彰，然固自有好处。夏羌之叛，英公为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，韩魏公副之。贼犯山外，韩公令大将任福自怀远城趋得胜寨，出贼后，如未可战，即据险置伏，要其归，戒之至再。又移檄申约，苟违节度，虽有功亦斩。福竟为贼诱，没于好水川，朝论归咎于韩。英公使人收散兵，得韩檄于福衣带间，言罪不在韩，故但夺一官。英公此事贤矣，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，予是以表出之。

祖宗用人

祖宗用人，进退迟速，不执一端，苟其材可任，则超资越级，曾不少靳，非拘拘于爱惜名器也。宋琪自员外郎以正月擢拜谏议大夫，三月参知政事。太宗将用李昉，时昉官工部尚书，七月特迁琪刑书，遂并命为相。而琪居昉上，自外郎岁中至此。石熙载以太平兴国四年正月，自右补阙今朝奉郎。为兵部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员外郎、今朝请郎。枢密直学士，才七日，签书院事，四月拜给事中，今通议大夫。为副枢，十月迁刑部侍郎，今正议。六年迁户部尚书，今银青光禄。为使，八年罢为右仆射，今特进。从初至此五岁，用今时阶秩言之，乃是朝奉郎而为特进也。当日职名，唯有密直多从庶僚得之，旋即大用。张齐贤、王沔皆自补阙、直史馆，迁郎中，充学士，越半岁并迁谏议、签枢。温仲舒、寇准皆自正言、今承议郎。直馆，迁郎中，充职二年，并为枢密副使。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本官充职，越三月同知密院。钱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馆，逾年擢知制诰，二年除翰林学士，遂以谏议同知密院，首尾五年。

至道九老

李文正公昉罢相后，只居京师，以司空致仕。至道元年，年七十一矣，思白乐天洛中九老之会。适交游中有此数，曰太子中允张好问，年八十五；太常少卿李运，年八十；故相吏部尚书宋琪、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，皆七十九；吴僧赞宁，年七十八；郢州刺史魏丕，年七十六；左谏议大夫杨徽之，年七十五；水部郎中朱昂与昉，皆七十一。欲继其事为宴集，会蜀寇起而罢。其中两宰相乃着一僧，唐世及元丰耆英所无也。次年，李公即世，此事竟不成。耋老康宁，相与燕嬉于升平之世，而雅怀弗遂，造物岂亦吝此耶！

李文正两罢相

宰相拜罢，恩典重轻，词臣受旨者，得以高下其手。李文正公昉，太平兴国八年，以工部尚书为集贤、史馆相。端拱元年，为布衣翟马周所讼。太宗召学士贾黄中草制，罢为右仆射，令诏书切责。黄中言：「仆射百寮师长，今自工书拜，乃为殊迁，非黜责之义。若以均劳逸为辞，斯为得体。」上然之，其词略云：「端揆崇资，非贤不授。昉素高闻望，久展谟猷，谦和秉君子之风，纯懿擅吉人之美。辍从三事，总彼六卿，用资镇俗之清规，式表尊贤之茂典。」其美如此。淳化二年，复归旧厅。四年又罢，优加左仆射，学士张洎言：「近者霖霪百余日，昉职在燮和阴阳，不能决意引退。仆射之重，右减于左，位望不侔，因而授之，何以示劝？」上批洎奏尾，止令罢守本官。洎遂草制峻诋，脑词云：「燮和阴阳，辅相天地，此宰相之任也。苟或依违在位，启沃无闻，虽居廊庙之崇，莫着弥纶之效。宜敷朝旨，用罢鼎司。昉自处机衡，曾无规画。拥化源而滋久，孤物望以何深！俾长中台，尚为优渥。可依前尚书右仆射，罢知政事。」历考前后制麻，只言可某官，其云罢知政事者，洎创增之也。国史昉传云：昉厚善洎，及昉罢，洎草制乃如此。绍兴二十九年，沈该罢制，学士周麟之于结句后，添入可罢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，盖用此云。

卷第十三(二十四则)

科举之弊不可革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法禁益烦，奸伪滋炽，唯科场最然，其尤者莫如铨试。代笔有禁也，禁之愈急，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。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，正使得之，元未尝致法。吏部长贰帘试之制，非不善也，而文具儿戏，抑又甚焉。议论奉公之臣，朝夕建明，然此风如决流偃草，未尝少革。或以谓失于任法而不任人之故。殊不思所任之人，渠肯一意向方，见恶辄取，于事无益，而祸谤先集于厥身矣！开宝中，太子宾客边光范掌选，太庙斋郎李宗讷赴吏部铨，光范见其年少，意未能属辞，语之曰：「苟援笔成六韵，虽不试书判，可入等矣。」宗讷曰：「非唯学诗，亦尝留心词赋。」即试诗赋二首，数刻而就。甚嘉赏之，翌日拟授秘书省正字。今之世，宁复有是哉！

宰执子弟廷试

太宗朝，吕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举进士，礼部高等荐名。既廷试，与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谔，并以父兄在中书罢之。国史许仲宣传云，仲宣子待问，雍熙二年举进士，与李宗谔、吕蒙亨、王扶并预廷试。宗谔即宰相昉之子，蒙亨参知政事蒙正之弟，扶盐铁使明之子。上曰：「斯并势家，与孤寒竞进，纵以艺升，人亦谓朕有私也。」皆下第，正此事也。仲宣时为度支使。仁宗朝，韩忠宪公亿为参知政事，子维以进士奏名礼部，不肯试大廷，受荫入官。唐质肃公介参政，子义问锁厅试礼部，用举者召试秘阁，介引嫌罢之。旧制，严于宰执子弟如此，与夫秦益公柄国，而子熺、孙埙皆于省殿试辄冠多士者异矣！

国初救弊

国朝削并僭伪，救民水火之中，然亦有因仍旧弊，未暇更张者，故须赖于贤士大夫昌言之。江左初平，太宗选张齐贤为江南西路转运使，谕以民间不便事，令一一条奏。先是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，缘路非理而死者，常十五六。齐贤至蕲州，见南剑州吏送罪人者，索得州帖视之。二人皆逢贩私盐者，为荷盐笼得盐二斤，又六人皆尝见贩盐而不告者，并黥决传送，而五人已死于路。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，经过寄禁罪人，计三百二十四人。建州民二人，本田家客户，尝于主家塘内，以锥刺得鱼一斤半，并杖脊、黥面，送阙下。齐贤上言：「乞俟至京，择官虑问，如显有负屈者，本州岛官吏量加惩罚。自今只令发遣正身。」及虔州，送三囚，尝市得牛肉，并家属十二人悉诣阙，而杀牛贼不获，齐贤悯之，即遣其妻子还。自是江南送罪人者减大半。是皆相循习所致也，齐贤改为，其利民如此。齐贤以太平兴国二年方登科，六年为使者，八年还朝，由密学拜执政，可谓迅用也。

房玄龄名字

旧唐书目录书房元龄，而本传云房乔字玄龄，新唐书列传房玄龄字乔，而宰相世系表玄龄字乔松，三者不同。赵明诚金石录得其神道碑，褚遂良书，名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字与新史传同。予记先公自燕还，有房碑一册，于志宁撰，乃玄龄字乔松，本钦宗在东宫时所藏，其后犹有一印，曰「伯志西斋」。今亦不存矣。

二朱诗词

朱载上，舒州桐城人，为黄州教授，有诗云：「官闲无一事，胡蝶飞上阶。」东坡公见之，称赏再三，遂为知己。中书舍人新仲翌，其次子也，有家学，十八岁时，戏作小词，所谓「流水泠泠，断桥斜路梅枝亚」者。朱希真见而书诸扇，今人遂以为希真所作。又有折折扇词云：「宫纱蜂赶梅，宝扇鸾开翅。数折聚清风，一捻生秋意。摇摇云母轻，袅袅琼枝细。莫解玉连环，怕作飞花坠。」公亲书稿固存，亦因张安国书扇，而载于于湖集中。其咏五月菊词云：「玉台金盏对炎光。全似去年香。有意庄严端午，不应忘却重阳。菖蒲九节，金英满把，同泛瑶觞。旧日东篱陶令，北窗正傲羲皇。」渊明于五六月高卧北窗之下，清风飒至，自谓羲皇上人。用此事于五月菊，诗家叹其精切云。

金刚经四句偈

今世所行金刚经，用姚秦鸠摩罗什所译，其四句偈曰：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」又曰：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」予博观它本，颇有不同。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译云：「一切有为法，如星翳灯幻，露泡梦电云，应作如是观。」而「不能见如来」之下更有四句云：「彼如来妙体，即法身诸佛，法体不可见，彼识不能知。」陈天竺三藏真谛译云：「如如不动，恒有正说，应观有为法，如暗翳灯幻，露泡梦电云。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应得见我。由法应见佛，调御法为身，此法非识境，法如深难见。」唐三藏玄奘译云：「诸和合所为，如星翳灯幻，露泡梦电云，应作如是观。诸以色见我，以音声寻我，彼生履邪断，不能当见我。应观佛法性，即导师法身，法性非所识，故彼不能了。」唐沙门义净译前四句，与魏菩提本同，而后云：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起邪观，不能当见我。」后四句与玄奘本同。予案今人称六如，东坡以名堂者，谓梦幻泡影露电也。而此四译，乃知有九如。大般若经，第八会世尊颂，第九会能断金刚分二颂，亦与玄奘所译同。

四莲华之名

嗢钵摩华，青莲华也；钵特摩华，亦云波头摩，赤莲华也；拘毋陁华，亦云俱物头，亦云俱牟陁，红莲也；奔荼利华，亦云芬陁利，白莲也。堵罗绵，柳絮之类，即兜罗绵也。

黑法白法

安立黑法，感黑异熟，所谓地狱傍生鬼界。安立白法，感白异熟，所谓人天。安立黑白法，感黑白异熟，所谓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。安立非黑非白法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感非黑非白异熟，所谓预留果，或一来果，或不还果。

多心经偈

多心经偈曰：「揭帝揭帝，波罗揭帝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摩诃。」又有大明呪经，鸠罗什所译，曰：「竭帝竭帝，波罗竭帝，波罗僧竭帝，菩提僧莎呵。」

天宫宝树

「行行相值，茎茎相望。枝枝相准，叶叶相向。华华相顺，实实相当。」此无量寿经所言，天宫宝树，非尘世所有也。

白分黑分

月盈至满，谓之白分；月亏至晦，谓之黑分。白前黑后合为一月。又曰，日随月后行，至十五日覆月都尽，是名黑半；日在月前行，至十五日具足圆满，是名白半。「都尽」一作「都亏」。

月双闰双

十五夜为半月，两半月为一月，三月为一时，两时为一行，两行为一年，二年半为一双。此由闰，故以闰月兼本月，此谓月双，非闰双也，以五年再闰为闰双。

踰缮那一由旬

数量之称，谓踰缮那，四十里也。毗昙论四肘为一弓，五百弓为一拘卢舍，八拘卢舍为一由旬，一弓长八尺，五百弓长四百丈，一拘卢舍有二里，十六里为一由旬。

七极微尘

七极微尘成一阿耨池上尘，七阿耨尘为铜上尘，七铜上尘为水上尘，七水上尘为兔毫上尘，七兔毫上尘为一羊毛上尘，七羊毛上尘为一牛毛上尘，七牛毛上尘成一向游尘，七向游尘成一虮，七虮成一虱，七虱成一穰麦，七穰麦为一指，二十四指为一肘，四肘为一弓。

宰相赠本生父母官

封赠先世，自晋、宋以来有之，迨唐始备，然率不过一代，其恩延及祖庙者绝鲜，亦未尝至极品。郭汾阳二十四考中书令，而其父赠止太保；权德舆位宰相，其祖赠止郎中。唐末五季，宰辅贵臣，始追荣三代，国朝因之。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，出继从叔绍。昉再入相，表其事求赠所生父、祖官封，诏赠祖温太子太保，祖母权氏莒国太夫人，父超太子太师，母谢氏郑国太夫人。可谓异数，后不闻继之者。

执政赠三代不同

文臣封赠三代，自初除执政外，凡转厅皆不再该，唯知枢密院及拜相乃复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得之。然旧法又不如是。欧阳公作程文简公琳父神道碑，历叙恩典曰：「琳参知政事，赠为太子少师。在政事迁左丞，系转一官。又赠太子太师。罢为资政殿学士，又赠太师、中书令。为宣徽北院使，又赠兼尚书令。」则是转官与罢政亦褒赠，而自宫师得太师中令，更为超越。它或不然。

唐孙处约事

新唐书来济传云：「初，济与高智周、郝处俊、孙处约客宣城石仲览家，仲览衍于财，有器识，待四人甚厚。私相与言志。处俊曰：『愿宰天下。』济及智周亦然。处约曰：『宰相或不可冀，愿为通事舍人足矣。』后济领吏部，处约始以瀛州书佐入调，济遽注曰：『如志。』遂以为通事舍人。后皆至公辅。」高智周传云：「智周始与郝处俊、来济、孙处约共依江都石仲览。仲览倾产结四人欢，因请各语所期。处俊曰：『丈夫惟无仕，仕至宰相乃可。』智周、济如之。处约曰：『得为舍人，在殿中周旋吐纳可也。』后济居吏部，处约以瀛州参军入调，济曰：『如志。』拟通事舍人。毕，降阶劳问平生。」案两传相去才一卷，不应重复如此，可谓冗长。本出韩琬所撰御史台记，而所载自不实。处约传：「贞观中，为齐王佑记室。佑多过失，数上书切谏。王诛，太宗得其书，擢中书舍人。」是岁十七年癸卯。来济次年亦为中书舍人，永徽三年拜相，六年检校吏部尚书，是岁丁巳，去癸卯首尾十五岁。若如两传所书，大为不合，韩琬之说诚谬，史氏又失于不考。仲览乡里，一以为宣城，一以为江都，岂宣城人而家于广陵也？

夏侯胜京房两传

汉书儒林传，欲详记经学师承，故序列唯谨，然夏侯胜、京房，又自有传。儒林云：「胜其先夏侯都尉，以尚书传族子始昌。始昌传胜，胜又事同郡简卿。传兄子建，建又事欧阳高。」而本传又云：「从始昌受尚书。后事简卿，又从欧阳氏。从子建，师事胜及欧阳高。」儒林言：「房受易梁人焦延寿。以明灾异得幸，为石显所谮，诛。」凡百余字，而本传又云：「治易，事梁人焦延寿。其说长于灾变，房用之尤精。为石显告非谤政治，诛。」此两者近于重复也。若其它张禹、彭宣、王骏、倪宽、龚胜、鲍宣、周堪、孔光、李寻、韦贤、玄成、薛广德、师丹、王吉、蔡谊、董仲舒、眭孟、贡禹、疏广、马宫、翟方进诸人，但志姓名及所师耳。

汉人坐语言获罪

汉昭帝时，有大石自立，僵柳复起。眭孟上书，言：「有从匹夫为天子，宜求索贤人，禅以帝位而退，自封百里。」霍光恶之，论以祆言惑众伏诛。案孟之妄发，其死宜矣。宣帝信任宦官，盖宽饶奏封事，言：「五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。家以传子，官以传贤。」执金吾议以指意欲求禅，亦坐死。考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其所引，亦不为无罪。杨恽之报孙会宗书，初无甚怨怒之语，其诗曰：「田彼南山，芜秽不治，种一顷豆，落而为萁。」张晏释以为言朝廷荒乱，百官谄谀。可谓穿凿。而廷尉当以大逆无道，刑及妻子。予熟味其词，独有所谓「君父至尊亲，送其终也，有时而既」。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。严助论汲黯辅少主守成，武帝不怒，实系于一时祸福云。贾谊、刘向谈说痛切无忌讳，文、成二帝未尝问焉，随笔纪之矣。

枢密书史

景德四年，命宰臣王旦监修两朝正史；知枢密院王钦若、陈尧叟，参知政事赵安仁并修国史。后来执政入枢府，皆不得提举修书，非故事也。

知州转运使为通判

今世士大夫既贵不可复贱。淳化中，北戎入寇，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，时赵安易官宗正少卿，以知州遂就徙通判。同时有罗延吉者，既知彭、祁、绛三州，而除通判广州；滕中正知兴元府而通判河南。袁郭知楚、郓二州，会秦王廷美迁置房州，诏崇仪副使阎彦进知州，而以郭通判州事。范正辞既知戎、淄二州，而通判棣、深。又陈若拙历知单州、殿中侍御史、西川转运使，召归，会李至守洛都，表为通判；久之，柴禹锡镇泾州，复表为通判。连下迁而皆非贬降，近不复有矣。

范正辞治饶州

范正辞太平兴国中，以饶州多滞讼，选知州事。至则宿系皆决遣之，胥史坐淹狱停职者六十三人。会诏令料州兵送京，有王兴者，怀土惮行，以刃故伤其足，正辞斩之。兴妻上诉，太宗召见正辞，庭辩其事。正辞曰：「东南诸郡，饶实繁盛，人心易动，兴敢扇摇。苟失控驭，则臣无待罪之地矣。」上壮其敢断，特迁官，充江南转运副使。饶州民甘绍者，为羣盗所掠，州捕系十四人，狱具将死。正辞案部至，引问之，囚皆泣下。察其非实，命徙他所讯鞫。既而民有告盗所在者，正辞潜召监军掩捕之。盗觉遁去，正辞即单骑出郭二十里追及之。贼控弦持来逼，正辞大呼，以鞭击之，中贼双目，仆之。余贼渡江散走。被伤者尚有余息，旁得所弃赃，按其奸状伏法，十四人皆得释。此吾乡里事，而郡人多不闻之。

荣王藏书

濮安懿王之子宗绰，蓄书七万卷。始与英宗偕学于邸，每得异书，必转以相付。宗绰家本有「岳阳」记者，皆所赐也，此国史本传所载。宣和中，其子淮安郡王仲糜进目录三卷，忠宣公在燕得其中袂，云：「除监本外，写本、印本书籍计二万二千八百三十六卷。」观一袂之目如是，所谓七万卷者为不诬矣。三馆秘府所未有也，盛哉！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秦杜八六子

秦少游八六子词云：「片片飞花弄晚，蒙蒙残雨笼晴。正销凝，黄鹂又啼数声。」语句清峭，为名流推激。予家旧有建本兰畹曲集，载杜牧之一词，但记其末句云：「正销魂，梧桐又移翠阴。」秦公盖效之，似差不及也。

卷第十四(十四则)

祖宗亲小事

太宗朝，吕端自谏议大夫、开封判官左迁卫尉少卿。时羣官有负宿谴者，率置散秩，会置考课院，每引对，多泣涕，以不免饥寒为请。至端，即前奏曰：「臣罪大而幸深，苟得颍州副使，臣之愿也。」上曰：「朕自知卿。」无何，复旧官。逾月，拜参知政事。上留意金谷之务，一日尽召三司吏李溥等对于崇政殿，询以计司利害。溥等愿给笔札，于是二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。诏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，十九事下盐铁使陈恕等，议其可否，遣知杂御史监议，赐溥等白金缗钱，悉补侍禁、殿直，领其职。谓宰相曰：「溥等条奏事，亦颇有所长。朕尝语恕等，若文章稽古，此辈固不可望卿，钱谷利病，彼自幼至长寝处其中，必周知根本。卿但假以颜色，引令剖陈，必有所益。」恕不肯降意询问，旋以职事旷废，上召而责之，始顿首谢。王宾以供奉官充亳州监军，妻极妬悍。时监军不许挈家至任所，妻擅至亳州，宾具以白上。上召见其妻诘责，俾卫士交捽之，杖一百，配为忠靖卒妻，一夕死。陈州民张矩，杀里中王裕家两人，知州田锡未尝虑问，又诣阙诉冤。遣二朝士鞫之，皆云：「非矩所杀。」裕家冤甚，其子福应募为军，因得见，曰：「臣非欲隶军，盖家冤求诉耳！」太宗怒，付御史府治之，置矩于法，二朝士皆坐贬，锡洎通判郭渭，谪为海、郢州团练副使。饶州卒妻诉理夫死，至召知州范正辞庭辩。且夫引见散秩庶僚，而容其各各有请；三司胥吏而引对正殿，命以官爵，听其所陈；一州都监而得自上奏，至召其妻责辱之；一卒应募，而得入见，遂伸家冤，为贬责吏。万几如是，安得不理？今之言典故者，盖未能尽云。

王居正封驳

绍兴五、六年间，王居正为给事中，时王继先方以医进，中旨以其壻添监浙江税务，录黄过门下，居正封还。高宗批三省将上，及二相进呈，圣训云：「卿等亦尝用医者否？」对曰：「皆用之。」曰：「所酬如何？」曰：「或与酒，或与钱，或与缣帛，随大小效验以答其劳。」上曰：「然则朕宫中用医，反不得酬谢邪？文字未欲再付出，可以喻居正使之书读。」丞相退，即语居正曰：「圣意如此，是事亦甚小，给事不必固执。」居正唯唯，遂请对，上语如前，而玉色颇厉。居正对曰：「臣庶之家，待此辈与朝廷有异，量功随力，各致陈谢之礼。若朝廷则不然，继先之徒，以技术庸流，享官荣，受禄俸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果为何事哉？一或失职，重则有刑，轻则斥逐。使其应奉有效，仅能塞责而已，想金帛之赐，固自不少。至于无故增创员阙，诚为未善，臣不愿陛下辄起此门。」上悟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即日下其奏，前降指挥更不施行。居正之直谅有守，高宗之听言纳谏，史录中恐不备载，故敬书之。迈顷闻之于张九成。

王元之论官冗

省官之说，昔人论之多矣，唯王元之两疏，最为切当。其一云：「臣旧知苏州长洲县，自钱氏纳土以来，朝廷命官，七年无县尉，使主簿兼领之，未尝阙事。三年增置尉，未尝立一功。以臣详之，天下大率如是。诚能省官三千员，减俸数千万，以供边备，宽民赋，亦大利也。」其二云：「开宝中，设官至少，臣占籍济上，未及第时，止有刺史一人，李谦溥是也，司户一人，孙贲是也。近及一年，朝廷别不除吏。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，毕士安是也。太平兴国中，臣及第归乡，有刺史、通判、副使、判官、推官、监军，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，曹官之外更益司理。问其租税，减于曩日也，问其人民，逃于昔时也，一州既尔，天下可知。冗兵耗于上，冗吏耗于下，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。」观此二说，以今言之，何止于可为长太息哉！

梁状元八十二岁

陈正敏遁斋闲览：「梁灏八十二岁，雍熙二年状元及第。其谢启云：『白首穷经，少伏生之八岁；青云得路，多太公之二年。』后终秘书监，卒年九十余。」此语既着，士大夫亦以为口实。予以国史考之，梁公字太素，雍熙二年，廷试甲科，景德元年，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，暴疾卒，年四十二。子固亦进士甲科，至直史馆，卒年三十三。史臣谓：「梁方当委遇，中途夭谢。」又云：「梁之秀颖，中道而摧。」明白如此，遁斋之妄不待攻也。

太宗恤民

曾致尧为两浙转运使，尝上言：「去岁所部秋租，惟湖州一郡督纳及期，而苏、常、润三州，悉有逋负，请各按赏罚。」太宗以江、淮频年水灾，苏、常特甚。致尧所言，刻薄不可行，因诏戒之，使倍加安抚，勿得骚扰。是事必已编入三朝宝训中，此国史本传所载也。

潘游洪沈

绍兴十三年，敕令所进书删定官五员，皆自选人改秩。潘良能季成、游操存诚、沈介德和伯、兄景伯，皆拜秘书省正字，张表臣正民以无出身，除司农丞，四正字同日赴馆供职。少监秦伯阳于会食之次，谓坐客言，一旦增四同舍，而姓皆从水傍，熺有一句，愿诸君为对之，以成三馆异日佳话，即云：「潘游洪沈泛瀛洲。」坐客合词赏叹，竟无有能对者。予因记笔谈所载，元厚之绛少时，曾梦人告之曰：「异日当为翰林学士，须兄弟数人同在禁林。」厚之自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思，素无兄弟，疑为不然。及熙宁中除学士，同时相先后入院者，韩维持国、陈绎和叔、邓绾文约、杨绘元素，名皆从纟，始悟兄弟之说。欲用「绎绎绘维绾纶綍」为对，然未暇考之史录，岁月果同否也。

舞鸥游蜻

战国时，诸子百家之书，所载绝有同者。列子黄帝篇云：「海上之人有好沤音鸥。鸟者，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，沤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。其父曰：『吾闻沤鸟皆从汝游，汝取来吾玩之。』明日之海上，沤鸟舞而不下也。」吕览精喻篇云：「海上人有好蜻蜻蜓也。者，每朝居海上从蜻游，蜻之至者百数而不止，前后左右尽蜻也，终日玩之而不去。其父告之曰：『闻蜻皆从汝居，取而来，吾将玩之。』明日之海上，蜻无至者矣。」此二说如出一手也。

郎中用资序

国朝官制既行，除用职事官，不问资序高下，但随阶品，而加行、守、试以赋禄，郎中、员外郎亦自为两等，颇因履历而授之。后来相承，必欲已关升知州资序者为郎中，于是拜员外郎者具改官后实历岁月申吏部，不以若干任，但通理细满八考则升知州，乃正作郎中，别命词给告。顷尝有旨，初除郎官者，虽资历已高，且为员外，候吏部再申，然后升作郎中。近岁掌故失之，故李大性自浙东提刑除吏部，时佐自大理正除刑部，徐门元自大府丞除都官，岳震自将作少监除度支，其告内即云郎中，与元指挥戾矣。

台谏分职

台、谏不相见，已书于续笔中，其分职不同，各自有故实。元丰中，赵彦若为谏议大夫，论大臣不以道德承圣化，而专任小数，与羣有司较计短长，失具瞻体。因言门下侍郎章子厚、左丞王安礼，不宜处位。神宗以彦若侵御史论事，左转秘书监。盖许其论议，而责其弹击为非也。元佑初，孙觉为谏议大夫，是时谏官、御史论事有分限，毋得越职。觉请申唐六典及天禧诏书，凡发令造事之未便，皆得奏陈。然国史所载，御史掌纠察官邪，肃正纲纪；谏官掌规谏讽谕，凡朝政阙失，大臣至百官，任非其人，三省至百司，事有失当，皆得谏正。则盖许之矣。唐人朝制，大率重谏官而薄御史。中丞温造道遇左补阙李虞，恚不避，捕从者笞辱。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：「故事，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，造弃蔑典礼，辱天子侍臣。遗、补虽卑，侍臣也；中丞虽高，法吏也。侍臣见陵，法吏自恣，请得论罪。」乃诏台官、供奉官共道路，听先后行，相值则揖。然则居此二雄职者，在唐日了不相谋云。

贞元朝士

刘禹锡听旧宫人穆氏唱歌一诗云：「曾陪织女度天河，记得云间第一歌。休唱贞元供奉曲，当时朝士已无多。」刘在贞元任郎官、御史，后二纪方再入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朝，故有是语。汪藻始采用之，其宣州谢上表云：「新建武之官仪，不图重见；数贞元之朝士，今已无多。」汪在宣和间为馆职符宝郎，是时，绍兴十三、四年中，其用事可谓精切。迈尝四用之，谢侍讲修史表云：「下建武之诏书，正尔恢张于治具；数贞元之朝士，独怜流落之孤踪。」以德寿庆典，曾任两省官者迁秩，蒙转通奉大夫，谢表云：「供奉当时，敢齿贞元之朝士；颂歌大业，愿赓至德之中兴。」充永思陵桥道顿递使，转宣奉大夫，谢表云：「武德文阶，愧三品维新之泽；贞元朝士，动一时既往之悲。」主上即位，明堂礼成，谢加恩云：「考皇佑明堂之故，操以举行；念贞元朝士之存，今其余几。」亦各随事引用。近者单夔以知绍兴府进文华阁直学士，谢表云：「数甘泉法从之旧，真贞元朝士之余。」夔当淳熙中虽为侍郎，然一朝名臣尚多，又距今才十余岁，似为未稳贴也。

表章用两臣字对

表章自叙以两「臣」字对说，由东坡至汪浮溪多用之。然须要审度君臣之间情义厚薄，及姓名眷顾于君前如何，乃为合宜。坡湖州谢表云：「知臣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臣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」登州表云：「于其党而观过，谓臣或出于爱君；就所短以求长，知臣稍习于治郡。」侍读谢表云：「谓臣虽无大过人之才，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实，欲使朝夕与于讨论。」颍州表云：「意其忠义许国，故暂召还；察其老病畏人，复许补外。」汪谢徽州云：「谓臣不改岁寒，故起之散地；察臣素推月旦，故付以本州岛。」为陆藻谢给事中云：「知臣椎钝无他，故长奉贤王之学；悯臣践扬滋久，故亟升法从之班。」为汪枢密谢子自虏中归不令入城降诏奖谕表云：「知臣齿发已凋，常恐邓攸之无后；怜臣肺肝可见，有如去病之辞家。」凡此所言，皆可自表于君前者。刘梦得代窦羣容州表，有「察臣前任事实，恕臣本性朴愚」之句，坡公盖本诸此。近年后生假倩作文，不识事体，至有碌碌常流，乍得一垒，亦辄云知臣察臣之类，真可笑也。

刘梦得谢上表

郡守谢上表，首必云：「伏奉告命授臣某州，已于某月某日到任上讫。」然后入词。独刘梦得数表不然，和州者曰：「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书，授臣使持节和州诸军事，守和州刺史。臣自理巴、賓，不闻善最，恩私忽降，庆抃失容。臣某中谢。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宝祚，光阐鸿猷，有汉武天人之姿，禀周成叡哲之德。发言合古，举意通神，委用得人，动植咸悦，理平之速，从古无伦。微臣何幸，获睹昌运。臣业在辞学，早岁策名。德宗尚文，擢为御史。出入中外，历事五朝，累承恩光，三换符竹。分忧之寄，禄秩非轻，而素蓄所长，效用无日。臣闻一物失所，前王轸怀，今逢圣朝，岂患无位。臣即以今月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讫。伏以地在江、淮，俗参吴、楚，灾旱之后，绥抚诚难。谨当奉宣皇风，慰彼黎庶，久于其道，冀使知方。伏乞圣慈俯赐昭鉴。」首尾叙述皆与他人表不同。其夔州、汝州、同州、苏州，诸篇一体。迈长子木莘常称诵之。及为太平州，遂拟其体，代作一表。其词云：「臣迈言：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书，授臣知太平州者。一麾出守，方切兢危，三命滋共，弗容控避。仰皇天之大造，扣丹地以何言！中谢。恭惟皇帝陛下叡知有临，神武不杀，慕舜之孝，见尧于墙，德冠古今而独尊，仁并清宁而遍覆。明见万里，将大混于车书；子来庶民，更精求于岳牧。臣家本儒素，时无令名，滥竽宏博之科，税驾清华之地，瀛山抱椠，郎省握兰。在绍兴之季年，污记注于右史。龙飞应运，凤历纪祥，不遗细微，兼取愚钝，遂以词赋之职，获侍清闲之欢。虽宿命应仙，许暂来于天上，而尘心未断，旋即堕于人间。一去十八年之中，三叨二千石之寄，末繇金华郡，还紬石室书，从珍台闲馆之游，劝广厦细旃之讲。真拜学士，号名私人，受九重知己之殊，极三入承明之幸，使与大议，不专斯文。而臣弱羽不足以当雄风，蹇步不足以胜重任。上恩惜其终弃，左符宠其余生。李广数奇，徒羡侯于校尉；汲黯妄发，敢叹薄于淮阳。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讫。伏以郡在江东，昔称道院；地邻淮右，今谓壮藩。谨当宣布恩威，奉行宽大，求民之瘼，问俗所宜。缓带轻裘，虽弗贤长城于李绩；清心省事，敢不避正堂于盖公。庶几固结本根，少复报酬知遇。」全规模其步骤，然视昔所作，犹觉语烦。

陈简斋葆真诗

自崇宁以来，时相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，何清源至于修入令式，本意但欲崇尚经学，痛沮诗赋耳，于是庠序之间以诗为讳。政和后稍复为之，而陈去非遂以墨梅绝句擢置馆阁。尝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宫池上避暑，取「绿阴生昼静」分韵赋诗，陈得「静」字。其词曰：「清池不受暑，幽讨起予病。长安车辙边，有此万荷柄。是身唯可懒，共寄无尽兴。鱼游水底凉，鸟语林间静。谈余日亭午，树影一时正。清风不负客，意重百金赠。聊将两鬓蓬，起照千丈镜。微波喜摇人，小立待其定。梁王今何许，柳色几衰盛。人生行乐耳，诗律已其剩。邂逅一尊酒，它年五君咏。重期踏月来，夜半啸烟艇。」诗成出示坐上，皆诧为擅场。朱新仲时亲见之，云京师无人不传写也。

仙传图志荒唐

昔人所作神仙传之类，大抵荒唐谬悠，殊不能略考引史策。如卫叔卿事云：「汉仪凤二年，孝武皇帝闲居殿上而见之。」月支使者事云：「延和三年，武帝幸安定，而月支国遣使献香。」案仪凤乃唐高宗纪年名，延和乃魏太武、唐睿宗纪年名，而诞妄若是。自余山经地志，往往皆然。近世士大夫采一方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传记及故老谈说，竞为图志，用心甚专，用力甚博，亦不能免抵牾。高夔守襄阳，命僚属作一书，其叙历代沿革云：「在周为楚、邓、鄾诸国。」据左传，鄾乃邓邑，后巴人伐楚围鄾，盖楚灭邓，故亦来属，元非列国也。又引左传蔓成然事，以蔓为国。据成然乃楚大夫，灵王夺其邑，无所谓「蔓国」也。

卷第十五(十五则)

徽庙朝宰辅

蔡京擅国命，首尾二十余年，一时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，其后颇采公议，与为异同。若宰相则赵清宪挺之、张无尽商英、郑华原居中、刘文宪正夫，所行所言，世多知之。其居执政位者，如张康国宾老、温益禹弼、刘逵公路、侯蒙元功者，皆有可录。康国定元佑党籍，看详讲议司编汇奏牍，皆深预密议，及后知枢密院，始浸为崖异。徽宗察京专愎，阴令狙伺其奸，盖尝许以相。是时，西北边帅，多取部内好官自辟置，以力不以才。康国曰：「并塞当择人以纾忧，顾奈何欲私所善乎？」乃随阙选用，定为格。京使御史中丞吴执中击之，康国先知之，具以奏。益镇潭州，凡元佑逐臣在湖南者，悉遭侵困，因爰莫助之图遂为京用。至中书侍郎，乃时有立异。京一日除监司郡守十人，将进画，益判其后曰：「收。」京使益所厚中书舍人郑居中问之，益曰：「君在西掖，每见所论事，舍人得举职，侍郎顾不许邪？今丞相所拟十人，共皆姻党耳，欲不逆其意，得乎？」逵以附京至中书侍郎。京去相，逵首劝上碎元佑党碑，宽上书邪籍之禁，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，稍稍厘正之。蒙在政地，上从容问蔡京何如人，对曰：「使京能正其心术，虽古贤相何以加？」上颔首，且使密伺京所为，京闻而衔之。凡此数端，皆见于国史本传。

教官掌笺奏

所在州郡，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，因而饷以钱酒。予官福州，但为撰公家谢表及祈谢晴雨文，至私礼笺启小简皆不作。然遇圣节乐语尝为之，因又作他用者三两篇，每以自愧。邹忠公为颍昌教授，府守范忠宣公属撰兴龙节致语，辞不为。范公曰：「翰林学士亦作此。」忠公曰：「翰林学士则可，祭酒、司业则不可。」范公敬谢之。前辈风节，可畏可仰如此。

经句全文对

予初登词科，再至临安，寓于三桥西沈亮功主簿之馆，沈以予买饭于外，谓为不便，自取家馔日相供。同年汤丞相来访，扣旅食大概，具为言之。汤公笑曰：「主人亦贤矣！」因戏出一语曰：「哀王孙而进食，岂望报乎？」良久，予应之曰：「为长者而折枝，非不能也。」公大激赏而去。汪圣锡为秘书少监，每食罢会茶，一同舍辄就枕不至。及起，亦戏之曰：「宰予昼寝，于予与何诛。」觿未有言，汪曰：「有一对，虽于今事不切，然溲是一个出处。」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云：「子贡方人，夫我则不暇。」同舍皆合词称美。

北郊议论

三代之礼，冬至祀天于南郊，夏至祭地于北郊。王莽于元始中改为合祭，自是以来，不可复变。元丰中，下诏欲复北郊，至六年，唯以冬至祀天，而地祇不及事。元佑七年，又使博议，而许将、顾临、范纯礼、王钦臣、孔武仲、杜纯各为一说。逮苏轼之论出，于是髃议尽废。当时诸人之说有六：一曰，今之寒暑与古无异，宣王六月出师，则夏至之日，何为不可祭；二曰，夏至不能行礼，则遣官摄行，亦有故事；三曰，省去繁文末节，则一岁可以再郊；四曰，三年一祀天，又一年一祭地；五曰，当郊之岁，以十月神州之祭，易夏至之方泽，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；六曰，当郊之岁，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，上不亲郊，而通爟火于禁中望祀。轼皆辟之，以谓无一可行之理，其文载于奏议，凡三千言。元符中，又诏议合祭，论者不一，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龄之议，最为简要。曰：「天地之势，以高卑则异位，以礼制则异宜，以乐则异数。至于衣服之章，器用之具，日至之时，皆有辨而不乱。夫祀者，自有以感于无，自实以通于虚，必以类应类，以气合气，然后可以得而亲，可以冀其格。今祭地于圜丘，以气则非所合，以类则非所应，而求高厚之来享，不亦难乎？」后竟用其议。此两说之至当如此。

讨论滥赏词

东坡公行香子小词云：「清夜无尘，月色如银。酒斟时，须满十分。浮名浮利，休苦劳神。叹隙中驹，石中火，梦中身。虽抱文章，开口谁亲？且陶陶，乐尽天真。不如归去，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」绍兴初，范觉民为相，以自崇宁以来，创立法度，例有泛赏，如学校，茶盐，钱币，保伍，农田，居养，安济，寺观，开封、大理狱空，四方边事，御前、内外诸司，编敕会要、学制、礼制、道史等书局，掖庭编泽，行幸，曲恩，诸色营缮，河埽功役，采石、木栈、花石等纲，祥瑞，礼乐，两城所公田，伎术，伶优，三山，永桥，明堂，西内，八宝，玄圭，种种滥赏，不可胜述。其曰应奉有劳、献颂可采、职事修举、特授特转者，又皆无名直与，及白身补官，选人改官，职名碍格，非随龙而依随龙人，非战功而依战功人等，每事各为一项，建议讨论。又行下吏部，若该载未尽名色，并合取朝廷指挥，临时参酌。追夺事件，遂为画一规式，有至夺十五官者。虽公论当然，而失职者胥动造谤，浮议蜂起。无名子因改坡语云：「清要无因，举选艰辛。系书钱，须要十分。浮名浮利，虚苦劳神。叹旅中愁，心中闷，部中身。虽抱文章，苦苦推寻。更休说，谁假谁真。不如归去，作个齐民。免一回来，一回讨，一回论。」至大字书写贴于内前墙上，逻者得之以闻。是时，伪齐刘豫方盗据河南，朝论虑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或摇人心，亟罢讨论之举。范公用是为台谏所攻，今章且叟奏稿中正载弹疏，竟去相位云。

尺　八

唐卢肇为歙州刺史，会客于江亭，请目前取一事为酒令，尾有乐器之名。肇令曰：「遥望渔舟，不阔尺八。」有姚岩杰者，饮酒一器，墚栏呕哕，须臾即席，还令曰：「墚栏一吐，已觉空喉。」此语载于摭言。又逸史云：「开元末，一狂僧往终南回向寺，一老僧令于空房内取尺八来，乃玉笛也。谓曰：『汝主在寺，以爱吹尺八，谪在人间，此常吹者也。汝当回，可将此付汝主。』僧进于玄宗，特取吹之，宛是先所御者。」孙夷中仙隐传：「房介然善吹竹笛，名曰尺八。将死，预将管打破，告诸人曰：『可以同将就圹。』」亦谓此云。尺八之为乐名，今不复有。吕才传云：「贞观时，祖孝孙增损乐律，太宗诏侍臣举善音者。王珪、魏征盛称才制尺八，凡十二枚，长短不同，与律谐契。太宗即召才参论乐事。」尺八之所出，见于此，无由晓其形制也。尔雅释乐亦不载。

三给事相攻

元佑中，王钦臣仲至，自权工部侍郎除给事中，为给事姚勔所驳而止。大观中，陈亨伯自左司员外郎擢给事中，为权官蔡薿所沮而出。政和末，伯祖仲达在东省，以疾暂谒告两日，张天觉复官之命，过门下第四厅，给事方会论为畏缴驳之故，所以托病，遂罢知滁州。

朱藏一诗

政和末，老蔡以太师鲁国公总治三省，年已过七十，与少宰王黼争权相倾。朱藏一在馆阁，和同舍秋夜省宿诗云：「老火未甘退，稚金方力征。炎凉分胜负，顷刻变阴晴。」两人门下士互兴谮言，以为嘲谤。其后黼独相，馆职多迁擢，朱居官如故，而和人菊花诗云：「纷纷桃李春，过眼成枯萎。晚荣方耐久，造物岂吾欺？」或又谮于黼以为怨愤。是时，士论指三馆为闹蓝。

蔡京轻用官职

蔡京三入相时，除用士大夫，视官职如粪土，盖欲以天爵市私恩。政和六年十月，不因赦令，侍从以上先缘左降同日迁职者二十人。通奉大夫张商英为观文殿学士，中大夫王襄为延康殿学士，显谟阁待制李图南为述古殿学士，宝文阁待制蔡薿、显谟阁待制叶梦得并为龙图阁直学士，宝文阁待制张近、通奉大夫钱即、右文殿修撰王汉之并为显谟阁直学士，中大夫叶祖洽为徽猷阁直学士，朝散大夫曾孝蕴为天章阁待制，朝散郎俞（上卤下木）、朝议大夫曾孝序、中奉大夫范致明、右文殿修撰蔡肇、大中大夫孙鼐、朝议大夫王觉、右文殿修撰陈旸并为显谟阁待制，朝请郎蔡懋、中奉大夫庞恭孙、朝请郎洪彦升并为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徽猷阁待制。至十一月冬祀毕，大赦天下，仍复推恩。

节度使改东宫环卫官

太祖有天下，将收藩镇威柄，故渐行改革。至于位至侍中、中书令、使相者，其高仅得东宫官，次但居环鞯。凤翔王晏为太子太师，安远武行德为太子太傅，护国郭从义为左金吾上将军，凤翔王彦超为右金吾上将军，定国白重赞为左千牛上将军，保太杨廷璋为右千牛上将军，静难刘重进为羽林统军。若符彦卿者，以太师中书令、天雄节度使直罢归洛，八年不问，亦不别除官。其庙谟雄断如是。靖康初，以戚里冒政、宣恩典，多建节钺，乃稽用此制。钱景臻以少傅安武节度，刘宗元以开府仪同三司、镇安节度，并为左金吾上将军。范讷以平凉，刘敷以保信，刘敏以保成，张楙以向德，王舜臣以岳阳，朱孝孙以应道，钱忱以泸川节度，并为右金吾上将军。自后不复举行矣。

宰相任怨

宰相欲收士誉，使恩归己，故只以除用为意，而不任职及显有过举者，亦不肯任怨，稍行黜徙。文惠公在相位，尝奏言：「今之监司、郡守，其无大过者，台谏固不论击。但其间实有疲懊庸老之人，依阿留之，转为民害。臣欲皆与祠禄，理作自陈，监司或就移小郡，庶几人有家食之资，国无旷官之失。」孝宗欣然听许。于是湖南转运判官任诏，改知复州，广东提举盐事刘景，改知南雄州。时太常丞阙，监左藏库许子绍欲得之，公以大超越，谕使小缓。子绍宛转愈力，乃白其事，出通判静江府。议者私谓若如此则是庙堂而兼台谏之职。殊不思进贤退不肖，真宰相之事耳。欲拟宫观三四人，未暇而去位，子绍之出，遂织入言章中。近者京丞相以国子录吴仁杰居职未久，便欲求迁，奏罢归吏部注签判，亦此意也。

四李杜

汉太尉李固、杜乔，皆以为相守正，为梁冀所杀。故掾杨生上书，乞李、杜二公骸骨，使得归葬。梁冀之诛，权势专归宦官，倾动中外，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，有帝欲不谛之语。桓帝得奏震怒，逮云下北寺狱。弘农五官掾杜觵，伤云以忠谏获罪，上书愿与云同日死。帝愈怒，下廷尉，皆死狱中。其后襄楷上言，亦称为李、杜。灵帝再治輒党，范滂受诛，母就与之诀，曰：「汝今与李、杜齐名，死亦何恨！」谓李膺、杜密也。李太白、杜子美同时著名，故韩退之诗云：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」凡四李、杜云。

浑脱队

唐中宗时，清源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曰：「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，骏马胡服，名曰『苏幕遮』，旗鼓相当，腾逐喧噪。以礼义之朝，法胡虏之俗，非先王之礼乐，而示则于四方。书曰：『谋时寒若。』何必羸形体、欢衢路，鼓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舞跳跃而索寒焉！」书闻不报。此盖并论泼寒胡之戏。唐史附于宋务光传末，元泰竟亦不显。近世风俗相尚，不以公私宴集，皆为要曲要舞，如勃海乐之类，殆犹此也。

岁阳岁名

岁阳、岁名之说，始于尔雅。太岁在甲曰阏逢，在乙曰旃蒙，在丙曰柔兆，在丁曰强圉，在戊曰着雍，在己曰屠维，在庚曰上章，在辛曰重光，在壬曰玄黓，在癸曰昭阳，谓之岁阳。在寅曰摄提格，在卯曰单阏，在辰曰执徐，在巳曰大荒落，在午曰敦牂，在未曰协洽，在申曰涒滩，在酉曰作噩，在戌曰阉茂，在亥曰大渊献，在子曰困敦，在丑曰赤奋若，谓之岁名。自后唯太史公历书用之，而或有不同。如阏逢为焉逢，旃蒙为端蒙，柔兆为游兆，强圉为强梧，着雍为徒雍，屠维为祝儗，上章为商横，重光为昭阳，玄黓为横艾，昭阳为尚章，大荒落为大芒落，协洽为汁洽，涒滩为汭汉，作噩为作鄂，阉茂为淹茂，大渊献、困敦更互，赤奋若乃为赤夺，若此盖年祀久远，传写或讹，不必深辨。但汉武帝太初元年太岁丁丑，而以为甲寅，其失多矣。尔雅又有月阳、月名。月在甲曰毕，在乙曰橘，在丙曰修，在丁曰圉，在戊曰厉，在己曰则，在庚曰窒，在辛曰塞，在壬曰终，在癸曰极。正月为陬，二月为如，三月为寎，四月为余，五月为皨，六月为且，七月为相，八月为壮，九月为玄，十月为阳，十一月为辜，十二月为涂。考之典籍，唯历书谓太初十月为毕聚。离骚云：「摄提贞于孟陬。」左氏传：「十月曰良月。」国语：「至于玄月。」它未尝称引。郭景纯注释云：「自岁阳至月名，皆所未详通者，故阙而不论。」盖不可强为之说。非若律书所言二十八舍、十母、十二子，犹得穿凿傅致也。资治通鉴专取岁阳、岁名以冠年，不可晓解，殊不若甲子至癸亥为明白尔。韩退之诗「岁在渊献牵牛中」，王介甫字说言「强圉」，自余亦无说。左传所书「岁在星纪，而淫于玄枵」，「岁在降娄，降娄中而旦」，「岁在娵訾之口」，「岁五及鹑火」，「岁在颛帝之虚」，「岁在豕韦」，「岁在大梁」，皆用岁星次舍言之。司马倬跋温公潜虚，其末云：「干道二年，岁在柔兆阉茂、玄黓执徐月、极大渊献日。」谓丙戌年、壬辰月、癸亥日，以岁名施于月日，尤为不然。汉章不自为文，殆是僚寀强解事者所作也。

官称别名

唐人好以它名标榜官称，今漫疏于此，以示子侄之未能尽知者。太尉为掌武，司徒为五教，司空为空土，侍中为大貂，散骑常侍为小貂，御史大夫为亚台、为亚相、为司宪，中丞为独坐、为中宪，侍御史为端公、南黙、横榻、杂端，又曰脆梨，殿中为副端，又曰开口椒，监察为合口椒，谏议为大坡、大谏，补阙今司谏。为中谏，又曰补衮，拾遗今正言。为小谏，又曰遗公，给事郎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为夕郎、夕拜，知制诰为三字，起居郎为左螭，舍人为右螭，又并为修注，吏部尚书为大天，礼部为大仪，兵部为大戎，刑部为大秋，工部为大起，吏部郎为小选、为省眼，考功、度支为振行，礼部为小仪、为南省舍人，今曰南宫，刑部为小秋，祠部为（氵水）柄。厅，比部为比盘，又曰昆鼐皆头，屯田为田曹，水部为水曹，诸部郎通曰哀乌、依乌，太常卿为乐卿，少卿为少常、奉常，光禄为饱卿，鸿胪为客卿、睡卿，司农为走卿，大理为棘卿，评事为廷平，将作监为大匠，少监为少匠，秘书监为大蓬，少监为少蓬，左右司为都公，太子庶子为宫相，宰相呼为堂老，两省相呼为阁老，尚书丞郎为曹长，御史、拾遗为院长。下至县令曰明府，丞曰赞府、赞公，尉曰少府、少公、少仙，此已见前笔。容斋四笔

卷第十六(十二则)

汉重苏子卿

汉世待士大夫少恩，而独于苏子卿加优宠，盖以其奉使持节，褒劝忠义也。上官安谋反，武子元与之有谋，坐死。武素与上官桀、桑弘羊有旧，数为燕王所讼，子又在谋中，廷尉奏请逮捕武，霍光寝其奏。宣帝立，录鬲臣定策功，赐爵关内侯者八人，刘德、苏武食邑。张晏曰：「旧关内侯无邑，以武守节外国，德宗室俊彦，故特令食邑。」帝闵武年老，子坐事死，问左右：「武在匈奴久，岂有子乎？」武曰：「前发匈奴时，胡妇实产一子通国，有声问来，愿因使者赎之。」上许焉。通国至，上以为郎，又以武弟子为右曹，以武着节老臣，令朝朔望，称祭酒，甚优宠之。皇后父、帝舅、丞相、御史、将军皆敬重武。后图画中兴辅佐有功德知名者于麒麟阁，凡十一人，而武得预。武终于典属国，盖以武老不任公卿之故。先公絷留绝漠十五年，能致显仁皇太后音书，蒙高宗皇帝有「苏武不能过」之语。而厄于权臣，归国仅升一职，立朝不满三旬，讫于窜谪南荒恶地，长子停官。追诵汉史，可为痛哭者已！又案武本传云：「奉使初还，拜为典属国，秩中二千石。昭帝时，免武官。后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，赐爵。张安世荐之，实时召待诏，数进见，复为典属国。」然则豫定策时，但以故二千石耳。而霍光传连名奏昌邑王时，直称典属国，宣纪封侯亦然，恐误也。

昔贤为卒伍

三代而上，文武不分，春秋列国军将皆命卿，处则执政，出则将兵，载于诗、书、左传，可考也。然此特谓将帅耳，乃若卒伍之贱，虽贤士亦为之，不以为异。鲁哀公时，吴伐鲁，次于泗上。微虎欲宵攻王舍，私属徒七百人，三踊于幕庭，卒三百人，有若与焉。杜预云：「卒，终也，谓于七百人中，终得三百人任行也。」或谓季孙曰：「不足以害吴，而多杀国士，不如已也。」乃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止之。此盖后世斫营刼寨之类，而有若亦为之。齐伐鲁，冉求帅左师，樊迟为右，季孙曰：「须也弱。」有子曰：「就用命焉。」谓虽年少，能用命也。冉有用矛于齐师，故能入其军。杜预云：「言能以义勇也。」皆孔门高弟，而亲卒伍之事，后世岂复有之？

兵家贵于备豫

晋盗卢循据广州，以其党徐道覆为始兴相，循寇建康，以为前锋。初，道覆遣人伐船材于南康山，至始兴贱卖之，居人争市之，船材大积，而人不疑。至是悉取以装舰，旬日而办。萧衍镇雍州，以齐室必乱，密修武备，多伐材竹，沈之檀溪，积茅如冈阜，皆不之用。中兵参军吕僧珍觉其意，亦私具橹数百张。衍既起兵，出竹木装舰，葺之以茅，事皆立办。诸将争橹，僧珍出先所具者，每船付二张，争者乃息。魏太武南伐盱眙，太守沈璞以郡当冲要，乃缮城浚隍，积财谷，储矢石，为城守之备。魏攻之，三旬不拔，烧攻具退走。古人如此者甚多，道覆虽失所从，为畔涣之归，然其事固可称也。

渠阳蛮俗

靖州之地，自熙宁九年收复唐溪洞诚州，元丰四年，仍建为诚州，元佑二年，废为渠阳军，又废为寨，五年复之，崇宁二年，改为靖州。始时渠阳县为治所，后改属沅州而治永平，其风俗夐与中州异。蛮酋自称曰官，谓其所部之长曰都幙，邦人称之曰土官。酋官入郭，则加冠巾，余皆椎髻，能者则以白练布缠之，曾杀人者谓之能。妇人徒跣，不识鞋履，以银、锡或竹为钗，其长尺有咫。通以班紬布为之裳。纪岁不以建寅为首，随所处无常月。要约以木铁为契。病不谒医，但杀牛祭鬼，率以刀断其咽，视死所向以卜，多至十百头。凡昏姻，兄死弟继，姑舅之昏，他人取之，必贿男家，否则争，甚则仇杀。男丁受田于酋长，不输租而服其役，有罪则听其所裁，谓之草断。凡贷易之逋，甲不能偿，则掠乙以取直，谓之准（上敫下手）。长少相犯，则少者出物，谓之出面。言语相诬，则虚者出物，谓之裹口。田丁之居，峭岩重阜，大率无十家之聚。遇仇杀则立栅布棘以受之。各有门款，门款者，犹言伍籍也，借牛彩于邻洞者，谓之拽门款。方争时，以首博首，获级一二则溃去，明日复来，必相当乃止。欲解仇，则备财物以和，谓之陪头暖心。战之日，观者立其傍和劝之，官虽居其中，不敢犯也。败则走，谓之上坡。志在于掠，而不在于杀，则震以金鼓，而挺其一隅，纵之逸，谓之（走并）。败者屈而归之，掠其财而还其地，谓之入地。兵器有甲胄、标牌、弓弩，而刀之铁尤良。弩则傅矢于弦而偏架之，谓之偏架弩，以利侔中土神臂弓，虽暑湿亦可用。凡仇杀，虽微隙必发，虽昔衅必报，父子兄弟之亲不避也。子弟为士人者，隶于学，仇杀则归，罢则复来。荆湖南、北路，如武冈、桂阳之属瑶民，大略如此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寄资官

内侍之职，至于干办后苑，则为出常调，流辈称之曰苑使。又进而干办龙图诸阁，曰阁长。其上曰门司，曰御药，曰御带。又其上为省官，谓押班及都知也。在法，内侍转至东头供奉官则止，若干办御药院，不许寄资，当迁官则转归吏部。司马公论高居简云：「旧制，御药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，即须出外，今独留四人，中外以此窃议。」言之详矣。后乃不然，逮其迁带御器械可带阶官，然后尽还所寄之资。至于宣政、宣庆诸使，遥郡防、团、观察，其高者为延福宫、景福殿承宣使。顷在枢密行府，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，于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，至四月，予接伴人使回，球通刺字来谒，已转出为武显大夫。问其何以遽得至此？曰：「副承旨比附武显郎，后用赏故尔。」盖亦寄资也。

亲王带将仕郎

薛氏五代史，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，皇第五男友雍封贺王。及友珪篡位，以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贺王友雍为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。以亲王而阶将仕郎，仍试衔初品，虽典章扫地之时，恐不应尔也。

郡县用阴阳字

山南为阳，水北为阳，谷梁传之语也，若山北水南则为阴，故郡县及地名多用之，今略叙于此。山之南者，如嵩阳、华阳、恒阳、衡阳、镇阳、岳阳、峄阳、夏阳、城阳、陵阳、岐阳、首阳、营阳、咸阳、栎阳、宜阳、山阳、属河内郡，太行在北。广阳、辟阳、河阳、鲁阳、黎阳、枞阳、零阳、巫阳、东阳、韶阳、郴阳、揭阳、弋阳、属汝南郡，弋山在西北。当阳、青阳、黔阳、寿阳、麻阳、云阳、美阳、复阳、南阳复山之阳。上曲阳、属常山。下曲阳、属巨鹿。稒阳、属五原。原阳。属云中。水之北者，冯翊之池阳、频阳、合阳、沈阳、扶风之杜阳，河东之大阳、大河之阳。平阳，平河之阳。太原之晋阳、汾阳，及河阳，洛阳，荥阳，偪阳，渭阳，淮阳，汶阳，济阳，襄阳，滏阳，渔阳，辽阳，泗阳，伊阳，永阳，滁阳，潮阳，澧阳，灌阳，汧阳，洮阳，沭阳，东郡之濮阳、东武阳，颍川之颍阳、昆阳、舞阳，汝南之汝阳、鲖阳、紬阳、濯阳、滇阳、新阳、安阳、博阳、成阳，南阳之育阳、涅阳、堵阳、蔡阳、筑阳、棘阳、比阳、朝阳、湖阳、红阳，江夏之西阳，庐江之寻阳，九江之曲阳，济阴之句阳，音钩，句渎之丘。沛郡之谷阳、扶阳、漂阳，魏郡之繁阳，巨鹿之堂阳，清河之清阳，涿郡之高阳、饶阳、范阳，勃海之浮阳，济南之般阳、朝阳，泰山之东平阳、东武阳、宁阳，北海之胶阳，东海之开阳、曲阳、都阳，临淮之射阳、兰阳，丹阳之丹阳、陵阳、溧阳，豫章之鄱阳、鄡阳，桂阳之耒阳、桂阳、浈阳，武陵之无阳、辰阳、酉阳、零阳，零陵之洮阳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汉中之旬阳、沔阳、安阳，犍为之江阳、武阳、汉阳，金城之枝阳，天水之略阳、阿阳，安定之泾阳、彭阳，北地之泥阳，上郡之定阳，雁门之沃阳、剧阳，上谷之沮阳，渔阳之要阳，辽西之海阳，右北平之夕阳、聚阳，苍梧之封阳，赵国之易阳，胶东之观阳，长沙之益阳，已上皆见汉书地理志。其水之下，必曰在某水之阳。合山水之称阳者，百有五六十，至阴字则甚少，盖面势在背，自难立国邑耳。山之北者，唯华阴、山阴、龟阴、蒙阴、鹑阴、雕阴、襄阴，水之南者，汾阴、荡阴、颍阴、汝阴、舞阴、济阴、汉阴、晋阴、蒲阴、湘阴、漯阴、河阴、湖阴、江阴、淮阴、圜阴，仅三十而已。若乐阳、南阳、合阳、被阳、富阳、属泰山者。昌阳、建阳、属东海者。武阳之类，尚多有之，莫能知其为山为水也。

杜畿李泌董晋

汉建安中，河东太守王邑被召，郡掾卫固、范先请留之。固等外以请邑为名，而内实与并州高干通谋。曹操选杜畿为太守，固等使兵绝陕津，数月不得渡。畿曰：「河东有三万户，非皆欲为乱也。吾单车直往，出其不意，固为人多计而无断，必伪受吾。吾得居郡一月，以计縻之足矣。」遂诡道从郖津度，固遂奉之。畿谓固、先曰：「卫、范，河东之望也，吾仰成而已。」比数十日，诸将斩固等首。

唐贞元初，陕虢兵马使达奚抱晖杀节度使张劝，代总军务，邀求旌节。德宗遣李泌往，欲以神策军送之，泌请以单骑入，上加泌观察使。泌出潼关，鄜坊步骑三千布于关外，曰：「奉密诏送公。」泌写宣以却之，疾驱而前。抱晖不使将佐出迎，去城十五里方出谒。泌称其摄事保城壁之功，入城视事。明日，召抱晖至宅，语之曰：「吾非爱汝而不诛，恐自今有危疑之地，朝廷所命将帅，皆不能入，故丐汝余生。」抱晖遂亡命。

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疾病，其子乃为兵马使，欲为乱，都虞候邓惟恭执送京师。诏以东都留守董晋为节度使。惟恭权军事，自谓当代万荣，不遣人迎晋。晋既受诏，即与仆从十余人赴镇，不用兵卫。至郑州，或劝晋且留观变。有自汴州出者，言不可入，晋不对，遂行。惟恭以晋来之速，不及谋，去城十余里，乃帅诸将出迎。晋入，仍委以军政。久之，惟恭内不自安，潜谋作乱，事觉，晋悉捕斩其党，械惟恭送京师。

观此三者，其危至矣！杜畿、李泌、董晋，皆以单车入逆城，从容妥定，其智勇过人如此。唐史犹讥晋为懦弛苟安，殆不然也。是时，朝议以晋柔仁多可，恐不能集事，用汝州刺史陆长源为行军司马以佐之。长源性刚刻，多更张旧事，晋初皆许之，案成则命且罢，由是军中得安。初，刘玄佐、李万荣、邓惟恭时，士卒骄不能御，乃置腹心之士，幕于公庭庑下，挟弓执剑以备之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时劳赐酒肉。晋至之明日，悉罢之。谓之懦弛，实为失当。晋在汴三年而薨，长源代之，即为军士所杀。向使晋听用其言，汴乱久矣。又李泌传但云拜陕虢观察使，开车道至三门，及杀淮西亡兵。于赴镇事略不书，亦失之也。

严有翼诋坡公

严有翼所著艺苑雌黄，该洽有识，盖近世博雅之士也。然其立说颇务讥诋东坡公，予尝因论玉川子月蚀诗，诮其轻发矣。又有八端，皆近于蚍蜉撼大木，招后人攻击。如正误篇中，摭其用五十本鍡为「种薤五十本」，发丘中郎将为「校尉解摸金」，扁鹊见长桑君，使饮上池之水，为「仓公饮上池」，郑余庆烝胡芦为卢怀慎云，如此甚多。坡诗所谓抉云汉，分天章，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。若用鍡为薤，用校尉为中郎，用扁鹊为仓公，用余庆为怀慎，不失为名语，于理何害？公岂一一如学究书生，案图索骏，规行矩步者哉！四凶篇中，谓坡称太史公多见先秦古书，四族之诛，皆非殊死，为无所考据。卢橘篇中，谓坡咏枇杷云「卢橘是乡人」，为何所据而言。昌阳篇中昌蒲赞，以为信陶隐居之言，以为昌阳，不曾详读本草，妄为此说。苦荼篇中，谓「周诗记苦荼」为误用尔雅。如皋篇中，谓「不向如皋闲射雉」与左传杜注不合，其误与江总「暂往如皋路」之句同。荔枝篇中，谓四月食荔枝诗，爱其体物之工，而坡未尝到闽中，不识真荔枝，是特火山耳。此数者或是或非，固未为深失，然皆不必尔也。最后一篇遂名曰辨坡，谓雪诗云，「飞花又舞谪仙檐」，李太白本言送酒，即无雪事。「水底笙歌蛙两部」，无笙歌字。殊不知坡藉花咏雪，以鼓吹为笙歌，正是妙处。「坐看青丘吞泽芥」，「青丘已吞云梦芥」，用芥字和韵，及以泽芥对溪苹，可谓工新。乃以为出处曾不蒂芥，非草芥之芥。「知白守黑名曰谷」正是老子所言，又以为老子只云为天下谷，非名曰谷也。如此论文章，其意见亦浅矣。

曹马能收人心

曹操自击乌桓，诸将皆谏，既破敌而还，科问前谏者，觸莫知其故，人人皆惧。操皆厚赏之，曰：「孤前行，乘危以侥幸，虽得之，天所佐也，顾不可以为常。诸君之谏，万安之计，是以相赏，后勿难言之。」魏伐吴，三征各献计，诏问尚书傅嘏，嘏曰：「希赏徼功，先战而后求胜，非全军之长策也。」司马师不从，三道击吴，军大败。朝议欲贬出诸将，师曰：「我不听公休，以至于此，此我过也，诸将何罪？」悉宥之。弟昭时为监军，唯削昭爵。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，并力讨胡，师从之。未集，而二郡胡以远役遂惊反，师又谢朝士曰：「此我过也，非陈雍州之责。」是以人皆愧悦。讨诸葛诞于寿春，王基始至，围城未合，司马昭敕基敛军坚壁。基累求进讨，诏引诸军转据北山。基守便宜，上疏言：「若迁移依险，人心摇荡，于势大损。」书奏报听。及寿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春平，昭遗基书曰：「初，议者云云，求移者甚觿，时未临履，亦谓宜然。将军深算利害，独秉固心，上违诏命，下拒觿议，终于制敌禽贼，虽古人所述，不过是也。」然东关之败，昭问于觿曰：「谁任其咎？」司马王仪曰：「责在元帅。」昭怒曰：「司马欲委罪于孤耶？」引出斩之。此为谬矣！操及师、昭之奸逆，固不待言。然用兵之际，以善推人，以恶自与，并谋兼智，其谁不欢然尽心悉力以为之用？袁绍不用田丰之计，败于官渡，宜罪己，谢之不暇，乃曰：「吾不用丰言，卒为所笑。」竟杀之。其失国丧师，非不幸也。

取蜀将帅不利

自巴蜀通中国之后，凡割据擅命者，不过一传再传。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，虽多以得鉥，将帅辄不利，至于死贬。汉伐公孙述，大将岑彭、来歙遭刺客之祸，吴汉几不免。魏伐刘禅，大将邓艾、锺会皆至族诛。唐庄宗伐王衍，招讨使魏王继岌、大将郭崇韬、康延孝皆死。国朝伐孟昶，大将王全斌、崔彦进皆不赏而受黜，十年乃复故官。

李峤杨再思

李峤、杨再思相唐中宗，皆以谀悦保位，为世所诋，然亦有可称。武后时，峤为给事中，来俊臣陷狄仁杰等狱，将抵死，敕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、侍御史刘宪覆验。德裕等内知其嚇，不敢异，峤曰：「知其枉不申，是谓见义不为者。」卒与二人列其枉。忤后旨，出为润州司马，然仁杰数人竟赖此获脱。峤此举可谓至难，而资治通鉴不载。神龙初，要官阙，执政以次用其亲。韦巨源秉笔，当除十人，再思得其一，试问余授，皆诸宰相近属。再思喟然曰：「吾等诚负天下！」巨源曰：「时当尔耳。」再思此言，自状其短，观过知仁，亦足称也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